

中國歷史故事新編  
叢刊

# 俠義的故事



施 瑛 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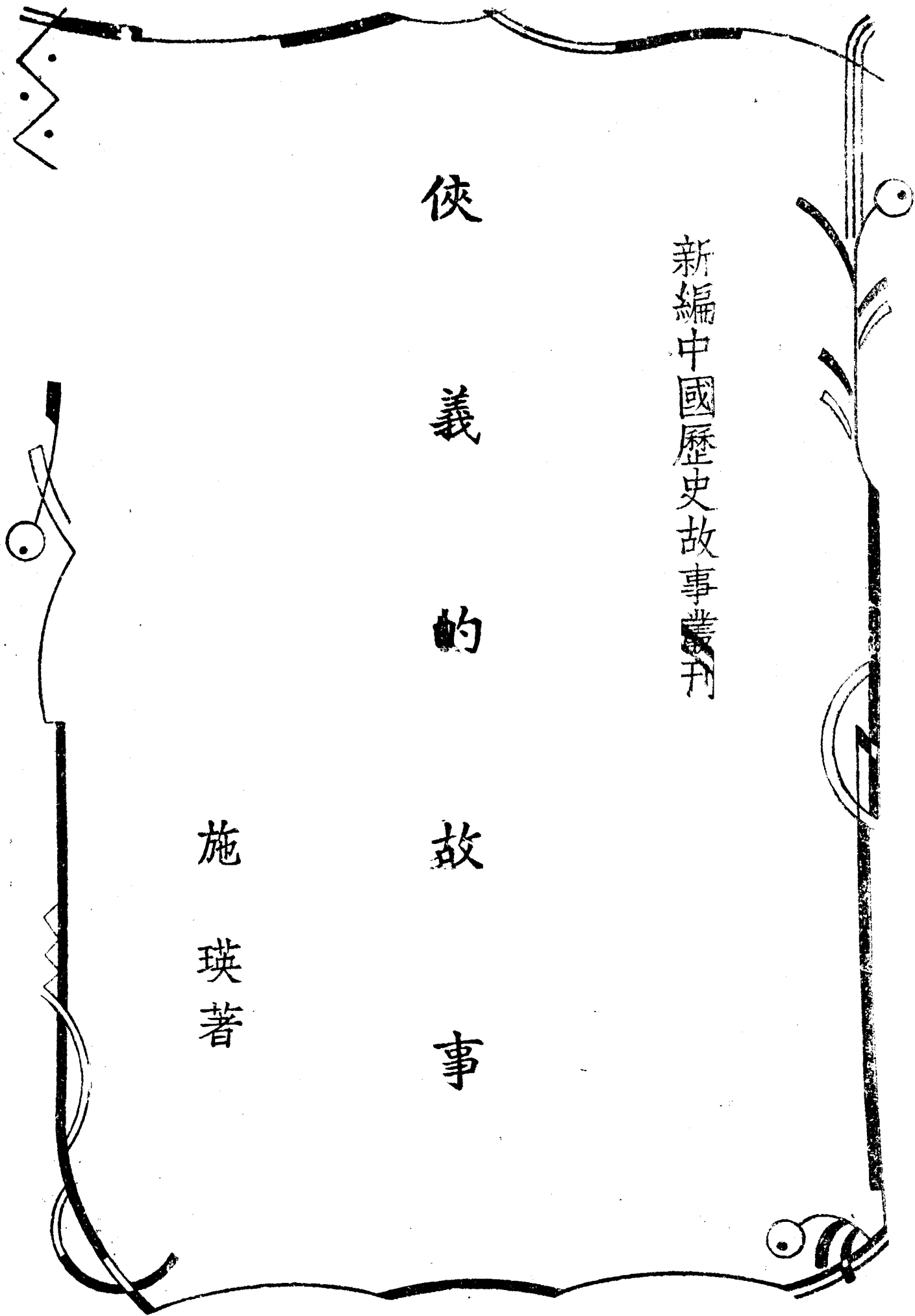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新編中國歷史故事叢刊

俠義的故  
事

施  
瑛  
著



## 卷頭代序

讀者們：

我一直豔羨着西洋的騎士精神，和東洋的武士道。我曾經神往於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中。但是我回頭看看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覺得如今我們雖然有着若干不容抹煞的優點，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民族精神，愈來愈萎靡不振了。士大夫們總愛把「苟全性命於亂世」這句話，當作口頭禪，試想苟全兩個字，包含多少阿附取容和對於不義的忍受。小民們只懂得自私自利，甚至於損人利己。正義感在那裏？捨己爲人在那裏？我真有點茫然了。

我們現今中國人卑瑣自私的性格，我想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也許跟長期的亡國有點關係。試想從南宋以還，黃河流域就淪於異族的鐵蹄下；胡元入主，統治整個的中國；其中朱明雖然一度光復，兩三百年後，又是滿清的征服。在征服者的壓迫和魔手的摧殘下，人們忍辱偷生，壯烈之氣，漸歸銷滅。正像有着稜角的石子，經過長期的洗鍊，給磨得那麼圓滑。於是在不知不覺中，民族性格裏的壯烈的分子，慢慢地消滅了，只顯出卑瑣自私的那一面。

我寫這本俠義的故事，只想激勵我們的讀者。什麼叫作俠義？我不敢隨便下界說，只能說這樣講：俠是捨己爲人，義是正義；以正義作前提，捨己爲人，不顧犧牲，稱爲俠義。我就在我們古老的歷史書上，搜尋這樣的事跡，編寫成俠義的故事。我並不想效仿阿Q的方法，提出祖宗來相耀。但是俠義的精神，在我們民族，很早原是充塞着的，正無殊於東洋的武士道，和西洋的騎士精神。不過經過好幾世紀的亡國之痛，它是給磨滅

了。我想這些古老的俠義的故事，也許可以給讀者一點朝氣吧。

我在寫的時候，約略經過一番選擇。廣義的俠義，為民族為國家的效忠盡節，原也可包括在內；但是恐怕本書的範圍太廣，只好割愛。不過本書所謂俠義的人物，雖為一家一姓效勞，也以直接間接有關大眾的利益為主，至於僅為權貴的家奴，相助爭利奪勢，則連「烈士徇名」的那句話還嫌勉強，自然斷然捨棄。內容大抵根據正史，間或略採傳說；可是力避牽強附會，有乖史實。本來想在每篇之末，寫出根據的書籍篇章；但是接着感到每篇故事所根據的，總不止一書一章，好在本書原非嚴正的著述，只是普通的讀物，這一件也就給略去了。

提到俠義，我不禁有兩點意思要說：第一、俠義有時是非法的舉動。「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書裏也早說過了。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為了大眾的福利，不惜犧牲自己，冒險犯法，所謂「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這是不不得已的。我們不是提倡這樣非法的行爲，却該培養這種俠義的精神。第二、陳腐的武俠小說，往往是一種毒素，它叫讀者無視現實而不作努力，夢想仗義鋤奸的英雄出現。可是我要鄭重地告訴讀者，別夢想仗義鋤奸的英雄，除非你自己動手去做，如果你認為是對的話。我們若有這樣的精神，也許卑瑣自私的性格，可以掃除幾分。

編寫俠義的故事，就只一點小意思。

本書中的每一篇，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其間雖然按照時代先後排比，却沒有連貫性的。不過每篇對於當時的形勢背景，略作介紹。篇末初擬略加評述。但是我想到讀者的眼光很犀利，一定可以從每篇故事的本身，得到什麼。我那方巾氣的說教，是多餘的。又何必費辭呢？

小鎮深夜，孤燈獨對，草此代序，願祝讀者康健！

民國三十三年深秋

# 俠義的故事

## 目次

- 一 生死友情……………一
- 二 雙義救孤……………六
- 三 全友復國……………一七
- 四 豫讓刺趙襄……………二七
- 五 聶政刺韓傀……………三五
- 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四〇
- 七 秦廷遺恨……………四六
- 八 孤島義士……………五七
- 九 貫高下獄記……………六二

十	漏網鉗奴	七
十一	李氏哀史	七
十二	馬援軼事	七六
十三	黨錮剪影	八三
十四	臧洪絕袁	八八
十五	封金掛印記	九八
十六	除三害	一〇四
十七	伯道無兒	一一五
十八	祖逖倡義	一二〇
十九	南八好男兒	一二八
二十	章臺柳	一三三
二十一	陳東的故事	一四一
二十二	東林義士錄	一四八
二十三	刺馬記	一五五
二十四	黨人魂	一六六
		一七五

## 一 生死友情

西周時代，人們的階級是極嚴的。大概說來，當時的人們，可以分作兩個階級。一個是貴族，一個是農民和奴隸。貴族是在上的統治階級；農民是在下的被統治階級。雖然貴族中間，也有大小；最大的是周天子，小貴族僅有幾十畝土地和一兩個奴隸。但貴族總世代是貴族，農民和奴隸總世代服役於人。農民和奴隸，好像永遠不得超牛似的。他們除了牛馬似的勞作外，決不能殼爬上統治階級，隨你有什麼才能和努力，都是沒用的。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社會情形，起了極大的變更。有許多貴族，逐漸式微，成了破落戶，金枝玉葉，居然操着從前所不齒的賤役。另一方面，工匠商人却興起了，還有非農非工非商的士人也出現了。這批新興的士人，很想力爭上游，爬上統治階級的位置。趁這社會制度極紊亂的時代，正是他們上進的好機會。同時，列國的國君，爲了使自己的國勢興盛，也着意尋找統治的幫手。國君們不惜用極優渥的待遇，招羅各地有才能的士人，封以官職，授以實權，甚至於將相可以立致。他們不但博取了好士禮賢的美名，實際上士人的治國之才，有幾個也是很卓越的。那些士人有着布衣而取富貴的機會，一聽得好士禮賢的國君，如蟻之附羶，爭趨唯恐不遑了。

這一部士人爭取政權的歷史，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春秋戰國時代殺身求名的烈士，原是很多的。本篇說的，是兩位患難朋友，他們遠道求功名的經過。

確實的年代是模糊了，就是本篇中兩位主角的故鄉，也不易考查。這兩位主角，一個姓名叫作羊角哀，一個姓名叫作左伯桃。他們的祖上，全是沒沒無名的種田人。但是到他們的父親手裏，有了點錢，收買了沒落貴族的土地，居然成爲小地主，再也不必爲生活擔憂。羊角哀和左伯桃，從小便有機會識字讀書，學習一禮、樂、書、數、騎、射——這些東西。這兩家住得很近，兩個少年是同學，因爲性情相投，志趣相同，他們訂爲生死之交。他們一起研究學問，一起出去騎獵，日子過得很滿意。不知不覺間，羊角哀和左伯桃全成功英俊的青年，同鄉里的人都誇稱他們的能幹，說將來定能光耀門楣。他們也非常自負，總想有機會做點事業，立身揚名，不願老死在畝畝之間。——這兩個青年是一樣的英俊，一樣的修養，一樣的志趣，不過比較起來，學問、才能、口才幾方面，羊角哀比左伯桃優勝得多。他們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這個無害於他們的友誼。羊角哀並不因此而驕傲，左伯桃也不妒忌前者，他們互相切磋，友誼反而更深切呢。

但他們是平民，要出山很不容易，他們很焦急地打聽着，等待着，想抓住每一個機會。從遠方來的旅客口中，他們聽到一個消息，說：南邊大江沿岸的荆楚，是一個大國，王上禮賢好士，正在招致有本領的人，不惜重用。遊士到楚國的很多，也給楚國做了不少事業；楚國草萊初闢，需要人才，一直是十分急切呢。羊角哀和左伯桃聽了，禁不住躍躍欲試。他們兩個人，決意結伴到楚王那邊去求功名。

這兩個青年，跟他們的家長商量。從這裏到南邊的楚國，有兩三個月的路程，又得經過荒涼無人的曠野和沼澤地帶，行旅是艱辛的。但是立身揚名，這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的家長雖然愛護子弟情切，可是找不到很好的理由勸阻。即使可說的話，怎能打消這兩個青年求功名的雄心呢？立身揚名，如果成功，躋入統治階級之列，他們的家長，還不歡歡喜喜嗎？於是家長答應了，還給他們準備行裝。

一切定當了，兩家的親戚，還備了饒別宴席，給他們送行，祝他們功成名就，衣錦返故鄉。羊角哀和左伯桃負笈出發的時候，正是涼秋九月的好日子。



多遼遠的路途！多困難的旅程！這兩個青年，憑着自己的勇氣，和求功名的熱情，向前奮進，一點也不依戀。

他們沒有隨從。兩個知己朋友結着伴，一路談談講講，討論一些實際的問題，說着關於未來的夢想，很覺高興，一點也不感到寂寞。說到前途的計劃時，羊角哀的高見，往往叫左伯桃十分欽佩。左伯桃比較老實些，他老是帶着無邪的笑容，傾聽着羊角哀，一邊連連地點頭。等羊角哀說完了，他才很誠懇地說：「老弟，我什麼都不如你。且不說你滿腹經綸吧，就是口才，你也比我好。你一定能說動楚王，很容易地拿到高官厚爵，幫助他做點事業。我呢，幸而跟你結伴同行，以後是要你提挈的了。」

「你說那裏的話！」羊角哀搶着說：「到了楚國，我們誰先成功，就得幫助另一個。人生的遇合是難說的。也許我要靠你提挈呢。」

「如果我們一直能殼在一起做事，那是多快樂呵！」左伯桃說。

他們走了一個多月光景，還未踏進楚國境界。忽然聽得前面有着戰爭，交通阻斷，他們不能殼向前走，只好耽擱在逆旅裏。逆旅裏的客人不少，工商遊士，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全是給戰爭打斷了行程的。大家全很焦急，天天設法打聽前面的局勢，希望亂事平定，再行出發。其中頂焦急的是羊角哀和左伯桃。因為他們預計行程，在孟冬之前，必可抵達楚國那裏，行李便帶得很簡單，每人只背負一個竹箱，裏面放着幾件衣服，和一些金銀作資斧。這樣的在途中耽擱下去，日子一長，弄得金盡裘敝，前進不能，狼狽地回故鄉去，那是多麼的難堪！還好，幸而只等了二十幾天的工夫，前面有人傳言過來，說戰爭已經結束，關隘可以通行無阻。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整裝出發，各奔前途。季節已是仲冬之末了。

行行重行行。兩個青年冒着嚴寒前進，經過的地方，越來越荒涼。同路的人陸續分開，前面就是沒有人跡的沼澤地帶，那是旅程中最艱苦的一段。過了那邊，就是楚國了。

天氣一直是很壞。天空帶着銀灰色，太陽從不露出臉來。凜冽的西北風捲着，連林中的空枝、和沼澤地裏枯乾的蘆葦，也在簌簌顫抖。接着，又是雨雪霏霏，整天整夜地下個不停。雨雪下在地面，路途變得非常泥濘，又溼又冷的，比在冰窖裏更難受。羊角哀和左伯桃的進行，自然非常遲緩。荒涼的道路中，沒有留宿的所在，在嚴寒的夜裏，兩個人只好伏在樹林裏，互相緊挨着取暖，等待天明。他們所帶的衣被，禦寒已嫌不敷。可是最成問題的，却是他們的糧食。他們所帶的資斧有限，竹箱裏的乾糧更有限。現在既沒有什麼地方買東西吃，這裏又是冰天雪地，鳥獸絕跡，要獵些小動物補充，也不能彀。兩個人只好節省着，用所帶的乾糧充飢，省得每天吃一頓。這兩個青年，一股熱情，已經冰冷。他們是又疲倦，又沮喪。雨雪好像沒有停止的時候。他們要趕路也不可能。資斧和乾糧，全沒有多少留下了。看樣子，求功名的事，只成一場春夢，他們注定的命運，是在這雨雪的空林中凍死。

這一夜——最慘苦的一夜。羊角哀和左伯桃，蟄伏在一株古樹幹的空洞裏，因為樹幹裏比較乾燥些與暖和一些。但是北風捲着雪片，還在黑暗中刮到他們的臉上來。他們身上又冷，腹中又飢餓，不停地戰抖着，怎能眼呀！他們想起在家鄉的光景，不禁啜泣起來。但是啜泣有什麼辦法呢？

兩個人心事重重，整整一夜不曾睡着。他們也不大說話。好容易天漸漸地明了，雨雪雖然小些，可是還沒有停。不要說人聲，連鳥獸的鳴聲都沒有。左伯桃站起身來，突然很堅決地說：「老弟，你走吧，趁現在雨雪小些，還勉強可以趕路。獸在這裏，再過幾天，便是餓死凍死呀！」

「你呢？」羊角哀驚奇地說：「那末我們同走呀。」

左伯桃搖搖頭說：「不，不！從這裏到楚國有人煙的市鎮，一定還有好一段路程。我們兩個人的糧食不敷

支持幾天。如果再結伴同走，在未會達到目的地以前，必得倒在路上做餓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老弟，我的意思是我留在這裏，你一個人前往。我把我的糧食資斧全給你，你到楚國是沒有問題的了。」

「這是那裏的話！在患難中爲了自己，丟下朋友，已經是不應該的事。何況你犧牲自己，凍死在這荒野裏，單成就了我。我即使得了功名，也有什麼面目住在人世！我們親如兄弟，同生共死，那可以在這裏分手！」

左伯桃決然說：「老弟，你錯了！你什麼比我好，也比我能幹，趕到了楚王那裏，照你那樣的人才，功成名就是一定的。我們同死在這裏，只是意氣用事，對你對我，全無好處，我的犧牲，是不足道的。我在地下看到你的成功，也可以含笑瞑目了。有些地方是要從權的，你不能穀這樣固執。」他一邊說着，一邊打開竹箱，把自己那份的乾糧、資斧、衣被，全拿了出來。

羊角哀哽咽地說：「老哥，你太苦了自己了！」

左伯桃說：「今日的事，不是這樣做，我們只有同歸於盡的份兒。老弟，不單是爲了你，而且也爲了我，你不要再推却了吧。」他給羊角哀把乾糧衣被，滿滿的塞進竹箱，又連連地催促着：「趁雨雪下得小些，你走吧。你忘掉了我吧。」他鄭重地加上一句：「我們不能穀兩個人全賣志而沒！」

着末的那句話，刺激了羊角哀的心，他哭着，向左伯桃說：「老哥既然這樣的成全我，如今性命在呼吸之間，我也不像婦人孺子那樣了。只是——老哥在上，請受小弟一拜。我有生之日，決不忘記你的友情的。」他拜了下去，左伯桃忙不迭的扶他起來。

在霏霏的雨雪中，羊角哀負着竹箱，一邊拭着眼淚，一步一回頭的，向前走了。左伯桃蜷伏在空樹幹裏，身子顫抖，目送着羊角哀，直到看不見。雖然他又冷又難過，却慢慢地躺了下來，臉上露出安詳的笑容。

羊角哀到達楚王那裏，馬上得到楚王的賞識，做了高官。這時已經是早春，天氣也好了。他馬上跟楚王告了假，親自帶了幾個人，到從前落難的荒野裏去。他所找到的，是蟄伏在空樹幹裏的左伯桃的尸首。他着實痛哭了一番。

他帶了左伯桃的尸首回去，把一路的經過告訴了楚王，連楚王也深受感動，點頭嘆息。隆重的改葬禮是舉行了，楚王親自題「烈士」兩個字作碑銘，放在左伯桃的墓上。一部份的缺憾，總算是滿足了。

## 二 雙義救孤

在山西省中部，有着著名的雲中山脈；它的主峯，就叫作雲中山。點綴在雲中山麓的，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城市和村莊。這些城市和村莊，如今是荒涼的很，好像歷盡古今興亡，顯出憔悴衰老的樣子。不錯，這一帶在黃河腹部，原是古中國文明的發祥地，它老早有過燦爛的時光，叫四周的隣人歎羨。二三十年以來，精華已竭，只剩下了廢墟，讓考古家在那裏留連着，找尋寶貴的資料。細心的考古家，總可以在雲中山麓的××村上，看見一個大坟墓。這個坟墓埋在白草黃沙裏，久未修葺，一坏磚土，樣子非常寒儉，並沒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所在。墓前一方石碑，也不知道是何年建立的，經過風雨剝蝕，連碑上的字，也模糊得看不清楚。但是仔細分辨，可以知道碑上只有三個大字：「雙義塚」。——雙義塚，怪不得這個坟墓這樣大，原來是兩個人合葬的。這裏面準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據說，這件事的發生，在二千五百年之前，有兩個義士，把壯烈的犧牲，完成了一件事業。他們給合葬在這裏。——他們可是真的合葬在這裏，也不用加以確切的考據，反正二千五百年來，滄海桑田的變遷，實在也不能彀細說。也許坟墓經過好幾度的修葺過了。石碑也是後人建立的，也許這

個坟墓根本是後人的附會，那兩個義士的埋骨所，另有地方。但是這些可不用管，這兩個義士的事跡，是千真萬確的。

事情發生在二千五百年前，還是紀元前第六世紀的春秋時代；地方就是在如今山西省的晉國。春秋時代，中國大陸上有着許多封建諸侯的國家，周天子不過是封建諸侯的「共主」。封建諸侯大小不齊，晉國算是一個大國。晉國的領袖是姬姓，當初晉文公曾經做過「霸者」，挾天子而令諸侯，顯赫一時。然而晉的政權，却在幾家大族的手裏。那些大族，有着領地和私人，形同獨立，晉國的領袖可奈何他們不得。大族有姓趙的、姓韓的、姓欒的、姓卻的、姓狐的、姓魏的，而以趙氏勢力為最大。趙氏是晉國的貴族和功臣。當晉文公重耳未曾登位流亡在外的時節，趙衰就是患難相從始終不渝的，後來自然大受賞賜。但趙衰的功勳雖大，却是一位好好先生，人們把他比作寒冬時的太陽，譽為「冬日可愛」。到了他的兒子趙盾手裏，掌握國政，一味嚴正用事，不稍假借，人們便說趙盾是「夏日可畏」了。不幸嚴正的趙盾，碰到了晉靈公這位昏君，趙盾苦口規諫，晉靈公看作多事，愈加淫樂不惜民生，於是釀成了政變，靈公在他的別墅桃園裏被弒。弒君的事雖不是趙盾主謀，但執政的趙盾，不能弭亂，却該負這個責任。趙氏是更見興盛了。有些貴族妒嫉他們的權勢，想要傾陷他們；同時，晉國的領袖因為趙氏勞苦功高，權傾人主，也想消滅他們。到了趙盾的兒子趙朔時候，禍變便發作，趙氏遭到滿門抄斬的厄運。事情便從這裏開頭的。

當時晉國的領袖晉景公，寵信一個名叫屠岸賈的倖臣，一味游獵飲酒，不理政治。屠岸賈不單是一個倖臣，還是一個野心家。晉景公對於他，言聽計從，他仍舊不滿足；他要把兵權和政權，完全從趙氏手裏奪過來。他在晉景公的面前，好幾次進讒言，誣蔑趙氏，景公原是沒主意人，漸漸地忘却了趙氏的功勳，聽信了屠岸賈的話，讓他便宜行事，去擺布趙氏。屠岸賈又把厚利挑動另外的貴族，答應勦滅了趙氏以後，把趙氏的領

地財貨，給他們均分。於是那些貴族全肯給屠岸賈幫忙，共同推翻趙氏。但是既要發難，總該名正言順，屠岸賈便舊事重提，聲討趙盾桃園弑君之罪。實際上這是莫須有的事，不過是屠岸賈想爭權奪利罷了。

趙朔是一位青年公子。他的夫人，又是晉景公的姑姑，他們一家好幾世盡瘁國事，再也想不到那些陰謀。等他得到消息，已經來不及，他還當屠岸賈此來，奉着君命，便不想抵抗，預備束手受戮。得到惡消息的那一夜，一家老小，聚在一起痛哭，生離死別，盡在今宵，那情形真是穀慘苦的。趙朔的夫人莊姬勉強抬起頭來，對丈夫說：「我夫難道不想逃走嗎？時間還來得及。掌國門鎖鑰的將兵，大多受過我們趙氏的恩惠，一定肯放你走的。你出亡到異國，總有機會捲土重來，何忍同爲玉碎！我夫呀，你不要再顧念一家一族，趕快出走吧。」

趙朔拭去臉上的淚痕，莊嚴地說：「不，不能穀！前時我父不曾阻止暴君的淫行，反而受到弑君的惡名。如今屠岸賈奉君命來聲討，我趙朔生爲管臣，死爲管鬼，怎敢逃誅，落得不忠不孝之名？……只是，我妻呀，你是金枝玉葉，我們趙氏縱有不赦大罪，也不該牽連你。」

莊姬哽咽地說：「我夫，我要跟你死在一起，我不能穀捨棄你呀。」

趙朔說：「我妻呀，就是你爲着我，你也不應該死。你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這是趙氏唯一剩下的一點骨血。也許將來宗脈延續，枯樹復榮，全在你腹中的遺孤。我在黃泉下，也默佑你的平安。你怎麼可以死呢？……趁此月黑夜深，你就到宮裏去避難吧。你是主公的姑姑，屠岸賈雖然凶橫，怎能難爲你。……我妻，你如果愛我，就聽了我的話。」

莊姬說：「唉，這一場血債，只在我腹中的遺孤報仇了。撫育遺孤，這是我的責任，我只能含羞忍辱地活着。我夫呀，就在今夜，我們要作永遠的訣別嗎？」她又痛哭起來。

趙朔忙說：「不要哭，一刻千金，我有話要叮囑你。你腹中的孩子生了，如果是女的，你給他取名叫文；

如果是男的，你給他取名叫武。文弱的姑娘無用，勇武的男兒才可報仇。我們一家遭奸佞傾陷，飲恨畢命，只有這一點指望。

商量定當，趙朔忙分付家人，準備了一輛溫車，送莊姬進宮。夫妻分別之苦，一言難盡。莊姬是從後門走的，幸喜一路沒有攔阻，她逕入宮中，到晉景公母親成夫人那裏求蔭庇去了。

天才黎明，屠岸賈率領甲士，把趙氏的府第，圍得水洩不通。他把晉景公的詔書，懸掛在大門上，聲言奉命討逆。一聲令下，那些如狼如虎的甲士，挺起刀矛，衝入裏面去。見物便毀，逢人便殺，竟不由得你分辯。號哭聲，怒罵聲，喊殺聲，鬧成一片。剎那間，殺得尸橫堂戶，血浸庭階；一座華麗的府第，變成了血磨坊，真的是鬼哭神號，天愁地慘。屠岸賈嗜血的狂慾過後，才喝住部下。檢點尸骸，單少趙朔的夫人莊姬，其他趙氏一族無分男女老小，全倒在血泊中。屠岸賈知道莊姬懷孕將產，斬草不除根，必留後患，於是緊緊盤查着。有人報告說夜半有溫車入宮。屠岸賈料定一定是她，便來回奏晉景公說，逆臣趙朔，已經滿門抄斬，只有莊姬事前走入宮中，請主公定奪。

晉景公搖頭說：「你要我殺死莊姬，負殺姑之名嗎？我可做不到。而且她是我母親所喜愛的，母后也不答應。你還是免了吧。」

屠岸賈裝出惶恐的樣子，說：「主公，我怎敢對她無禮呢？只是她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這一點逆種，他日長大，必然要給趙氏報仇。我的微軀不足惜，主公却不得不顧慮，桃園逆謀再度重演！」

景公給說得心動了，便說：「你倒想得週到。那末等莊姬分娩了，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就趁早把他除掉吧。」

屠岸賈謝恩而退，派遣心腹人日夜守在宮中，探聽莊姬生產的消息。

再說另一方面，趙氏是晉國的大族，幾代富貴，門下有不少的士大夫。這次慘變，門客殉難的也有，出亡的也有，颯顏事新主的也有。且說有兩個門客，原是趙盾的舊屬。一個姓名叫程嬰，一個姓名叫公孫杵臼。他們在城外，聽到屠岸賈率兵圍了趙氏府第的警報，知道不妙，公孫杵臼便約程嬰同去赴難。程嬰說：「屠賊假託君命，布詞討逆，聲勢很盛，我跟你前往，也不過去送死。不是我愛惜生命，白白送死，對於趙氏有什麼好處呢？」

公孫杵臼說：「我也明知沒有益處。但趙氏世爲晉國忠臣，我跟你又世受趙氏厚恩，我們眼見故主遭難，怎敢逃死！」

程嬰說：「我早想過了。夫人莊姬一定是進宮避難的。我知道她懷着身孕。萬一生男，你我共奉他爲主，計劃報仇，不是比白死有意義嗎？」

公孫杵臼點頭稱是。於是這兩個人，跟屠岸賈一樣的熱切，關心莊姬生產的消息。但是他們地位微賤，不能直接聽到宮裏的事情，只好得諸傳聞。而兩三個月裏，傳說紛紛，是那樣的不可靠。好像說莊姬已經分娩了，有的說生的是男孩，已經遭到屠岸賈的毒手；有的說生的是女孩，莊姬痛哭了幾天，到現在還臥病不起。後來還是程嬰從熟識的宮人口中，探得真相：莊姬生的定是男孩，屠賊曾帶領心腹，假傳君命，搜索宮中。莊姬情急，把遺孤放在褲子裏，暗暗禱告說：「如果天意要滅絕趙氏，不使復興，你就啼哭吧。如果趙氏還有一脈之延，你就別做聲。」接着，屠賊牽出莊姬，把什麼地方都搜到，却想不到那一盞褲子裏有着秘密；遺孤真的不發一聲，幸免於難。程嬰告訴公孫杵臼聽了，又說：「這樣的幸免，只能瞞過一時；日後事洩，屠賊決不肯放鬆。最好設法把遺孤偷出宮門，藏匿在遠方，好好地撫育他長大，才對得起我們的故主。但是我們人賤位微，怎樣的下手呢？」

公孫杵臼沈吟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用嚴肅的口氣問道：「程嬰，你說，立孤和死難兩件事，那一件比



較艱難呢？」

程嬰不加思慮的說：「自然是死難容易。撫育遺孤長成，那是多麼麻煩而巨艱的事。」

公孫杵臼看着程嬰，眼光炯炯有神，決然說：「那末，容易的歸我來做，你去担任那件難事吧！」

程嬰一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睜大眼睛看着他。

公孫杵臼說：「你方才說起，屠賊在宮裏搜不到遺孤，以爲已經給莊姬寄出宮門，藏在什麼地方，於是懸千金重賞，購求遺孤下落。如果我們找得到另外一個男嬰，假稱趙氏遺孤，我帶了去躲在鄉村裏，你便去出首，說明孤兒藏處。屠賊得到了偽孤，自然放鬆了。你再設法從宮中偷出真孤，到深山隱處藏匿。撫立遺孤，這個艱巨的使命，你勉爲其難吧。」

程嬰說：「好計，好計！正巧我妻新生一兒，跟趙氏遺孤誕期相近。就犧牲這個無罪的羔羊，來李代桃僵。但是，要偷得真孤出宮，宮禁森嚴，總得一個有地位的人幫忙。」

公孫杵臼說：「另外的貴族都附炎趨勢，決不能跟他們商議的。我看朝中的人，只有一位韓厥，他不肯依附屠岸賈，而且是趙氏的舊交，他曾經苦諫主公不要討滅趙氏。這個人我們可以去重託他。」

「好的，我跟韓厥原是相識的。我馬上去見他，請他進宮，把我們定當的計劃，告訴莊姬，再托他竊孤出宮。」程嬰不禁哽咽起來：「然而，我友呀，你有藏孤大罪，一定要死在屠賊的刀下。你先我而死，我却忍辱苟生，於心何忍呢？」他一邊說着，一邊淚落不止。

公孫杵臼正色說：「這是一件美事。一死易而立孤難。你負着重大的使命，怎可效婦人稚子悲泣呢？快收淚吧。此後我們雖幽明永隔，但我們堅如金石的友誼，總是永存的。」

這天夜半，程嬰抱了他自己的嬰兒，付與杵臼，又去見韓厥。韓厥一直激於義憤，自然極願意出力。他告訴程嬰；莊姬產後有疾，正託韓厥求醫，他可以趁此機會把密謀告訴她，而且設法偷出遺孤。他叮囑程嬰好好

地幹去。

程嬰在市上揚言說：「屠公要找得趙氏遺孤，却在宮裏搜索，真是緣木求魚的舉動！」

他的話正巧給屠岸賈的門客聽到。那門客知道話中有因，便上去輕聲問程嬰說：「朋友，聽你這麼說，你是知道趙氏遺孤藏匿的所在嗎？」

程嬰傲慢地說：「自然！但是這個祕密，我要親口告訴屠公，獲取千金重賞的。你可用不到盤問我。」

「我就是屠公的門客。千金重賞，這是容易的很，我帶你去見屠公吧。」

程嬰跟了那門客，到了屠岸賈的書房裏。屠岸賈聽說是來報告趙氏遺孤下落的，不勝歡迎之至。他先叩問姓名。程嬰說：「我姓程名嬰，跟我的朋友公孫杵臼同事趙氏。幾個月前，莊姬生下遺孤，囑心腹乳媪抱出宮門，託我們兩人藏匿。公孫杵臼是答應下來了。我愈想愈不妙，深恐日後事露，有人出首，出首的受了千金重賞，我却違了君命受誅，太不值得。因此前來告發。」

屠岸賈點頭說：「不錯，你是早該來報告我的，不過現在還不算。千金重賞就放在外面的廳堂上。」

且慢，你先說，遺孤究竟藏匿在什麼地方？」

程嬰假裝左右四顧，低聲說：「在××山麓的村莊上。我們得趕快找去，否則公孫杵臼那斷帶了遺孤，要亡命到秦國去了。」

屠岸賈站起身來，說：「好的，我馬上點了甲士，親往捉拿。你在前領路。找到了後，千金重賞就是你的。」

屠岸賈點了甲士三百，偕着程嬰，飛奔出城，逕往××山麓。那裏路極幽僻，人跡不到。山迴路轉，看見臨溪有草莊幾間，柴門雙掩。程嬰便指點着說：「這裏就是公孫杵臼和趙氏遺孤藏匿的所在。」說完了，他搶

上幾步，前去敲門。應聲開門的，正是公孫杵臼。杵臼還來不及跟程嬰招呼，看見有許多甲士擁上前來，不禁面色如死，倉皇地尋找逃避的路。程嬰喝道：「杵臼，你不要走！屠公已經知道趙氏遺孤在這裏，他親自來拿了。如果你識時務的，趕快獻出吧！」

「呸！我道是誰，賣友背主的，原來是你！」公孫杵臼咆哮着，他直撲程嬰，說時遲，那時快，幾個甲士一擁而上，不由他分說，就把他緊緊綁住。

屠岸賈走上前來，怒氣勃勃地說：「好傢伙，胆敢違抗我的命令，做下這件好事！我且慢收拾你。老實招呀，趙氏遺孤在那裏？」

「遺孤……沒有。」公孫杵臼強硬地說，語氣總有點支吾。

搜索令下，甲士們衝入草莊中，分頭尋找。他們走到堂後的一間祕室裏，因為只有天窗上漏下一方亮光，裏面是暗沈沈的。竹床上面，有小兒啼哭之聲。甲士一把抱起，只見綿綳綉襖，裹着一個才幾個月的女孩，瞧那豪貴的打扮，不是趙氏遺孤是誰！公孫杵臼一見，想衝過來搶奪，可是他給綁縛着，動彈不得。他看見程嬰站在屠岸賈的旁邊，面有得色，不禁咬牙切齒的說：「程嬰呀，你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記得當初趙氏蒙難，我約你同死。你推說夫人有孕，大家殉了難，沒有誰去撫養遺孤，所以忍辱偷生。接着夫人把遺孤付託我們，藏在這裏，你跟我同謀做事，却又貪了千金重賞，前去告發。我死不足惜，你孤恩負義，還有什麼面目見人。趙氏一脈，由你而絕，你這個狗彘不食的畜生呀……」公孫杵臼目眦迸裂，罵個不了。甚至於幾個鐵石心腸的甲士，也深受他的忠義感動，替賣友求榮的程嬰羞慚。

屠岸賈喝令甲士，趕快把公孫杵臼斬訖報來。他一面劈手奪過遺孤，向地下一擲，「刻赤」一聲，可憐那孩子腦漿迸裂，倒臥在血泊裏，只微微動彈一下，那小性命就完了。程嬰背過頭去，暗暗拭淚，却又強顏對屠岸賈說：「這孩子原是无辜的，誰叫他的父祖作了那麼多的孽！斬草除根，永無後患，可爲我公賀！」屠岸賈

滿懷高興，可聽不出程嬰的聲音裏，帶着哽咽。

事情完畢，屠岸賈把千金賞賜給程嬰。程嬰一意辭謝。屠岸賈覺得奇怪，說：「你原是爲了千金重賞出首的，如今爲什麼不肯收受呢？」

程嬰說：「我的心裏實在很難受。我跟公孫杵臼原是老友，同爲趙氏門客已久。如今首告遺孤，苟全自己，已經不義之極，那裏敢受千金呢？」他頓了一頓，說：「如果我公念我微勞，答應我收葬趙氏一門之尸，讓我略表門下之恩，一面也可表顯我公的盛德。」

屠岸賈連連點頭說：「唉，你真是一個信義的人！趙氏遺尸，聽你收葬，我索性錦上添花，把這千金讓你當作營葬的費用吧。」他覺得趙氏已經死絕，樂得做個人情。

程嬰便去做營葬的事。當初趙氏一門受戮，只草草收殮，幾十具薄棺，露置在荒郊。程嬰另購棺木盛殮，分別葬在趙盾的墓側。又把老友公孫杵臼也葬了。他着實痛哭了一番。喪葬完畢，他去見屠岸賈，表示謝意。屠岸賈看他一表人才，想留用他。程嬰流涕說：「不瞞我公說，我一時貪生怕死，幹下這件不義的事，此後實無面目再見晉人，預備在流浪中度過餘生了。」屠岸賈也不強留他，還送了他一點贖儀。

話分兩頭。當屠岸賈率領甲士，前往鄉村裏捉拿遺孤的時節，城裏沸沸揚揚，已經傳遍。也有替屠氏歡喜的，也有替趙氏嘆息的。各方面的盤詰，也就怠慢了。那位古道熱腸的韓厥，事前已經跟莊姬碰過頭，趁屠岸賈不在城裏，韓厥便叫一個心腹門客，假作醫師，入宮給莊姬看病。醫師攜着一個很大的藥囊，藥囊上寫着一個「武」字。莊姬看見，已經會意。診脈已畢，醫師說些胎前產後的套話。莊姬看見左右兩三個侍女，俱是自己的心腹。便把孤兒裹置藥囊中，對着他說：「趙武，我一門百口冤仇，全在你一點血泡身上，將來你給出一口氣吧！」她又對醫師說：「請韓公告訴他們，孩子長大，決不會忘記他們的恩義的。」她垂淚看着那醫師

攜着巨大的藥囊，蹣跚出宮門，幸喜沒有誰盤問，才放下了心。

韓厥恐怕得禍，做得很秘密。他叫奶娘帶了遺孤，躲在祕室裏，甚至於家裏的人，都不知道有這件事，也不知道這嬰孩是趙氏遺孤。直到程嬰辭別了屠岸賈，深夜來見韓厥。他說：「我友殉難，已先我而死了。立孤之責，落在我的身上。我該怎樣努力，不負趙氏和我友的犧牲呢！」

韓厥道：「屠賊以為遺孤已死，你又遠走他方，不會節外生枝了。但是你究竟預備到那裏去呢？」

程嬰說：「我早跟亡友公孫杵臼商量好藏孤的地方。離此很遠的孟山裏，我有一點田莊，深山野處，自耕自食，撫育孩子長大，我也可以見主公和我友於地下了。」

韓厥附着程嬰的肩背，連連嘆息說：「好一對義士！好一對義士！老夫耄矣，你們好自爲之。也許給趙氏報仇，和復興晉國，全在這遺孤的身上。」

韓厥把奶娘和遺孤，交給程嬰。夜色茫茫，兩輛溫車，載着他們走了。

十五年過去了。誰也不知道在孟山的深處，有着程嬰和趙氏遺孤。趙氏滅門的慘劇，似乎人們早已忘懷了。

晉國的朝廷上，已經換了領袖晉悼公。屠岸賈還安富尊榮。只是晉悼公並不怎樣信任他。晉悼公原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他發憤圖強，登位以後，就鋤除奸邪，進用老臣韓厥。好一個韓厥，趁着謝恩的機會，就對悼公說：「臣等如今能敬侍奉左右，全靠先世的功勳；可是先世的功勳，沒有比趙氏更大的。當初趙衰佐文公，趙盾佐襄公，都是鞠躬盡瘁，爲國家爲主公取威定霸。不幸有桃園之變，也是靈公失政之故。景公寵信屠岸賈，屠岸賈想獨占朝廷，假稱趙氏弒逆，把他們一門全都誅滅。非獨趙氏先世飲恨，就是臣民憤怒，至今未已。現在主公賞功罰罪，一新國政，對於趙氏的含冤，最好也有補救的辦法。」

悼公說：「是的，當時我也給趙氏不平。但是聽說趙氏一門已全滅了。」

韓厥說：「不。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屠岸賈搜索趙氏遺孤，一點也不放鬆，幸得有趙氏門客程嬰公孫杵臼兩個義士解圍。公孫杵臼抱了程嬰的幼子，假稱遺孤，受了誅戮。程嬰帶了趙朔的遺腹子趙武，避匿在孟山深處，迄今已十五年。如今趙武已經長成一個英俊的少年了。」

悼公驚喜地說：「有這樣的事嗎？你趕快去召他們來見，我一定不虧待他們。」韓厥說：「屠岸賈還在朝中，主公必須秘密一點才好。」

悼公說：「不勞叮囑。你去召他們吧。屠賊的奸佞，我早已恨透了。」

兩三天後，有一輛馬車，進了晉的國都新絳城。車中坐着一位少年公子，就是趙武。駕車的是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就是程嬰。但是城郭已非，人民異舊，沒有誰認識他們。那輛車直到宮裏，大概到趙武的母親莊姬那裏去。

這幾天晉悼公稱疾不朝。韓厥便帶領貴族百官，入宮問安，自然屠岸賈也在內。大家看見悼公氣色很好，不像有什麼病。他從容地對請安的百官說：「諸位知道我害的病嗎？其實我害的並不是大病，只因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心裏非常不舒服。」

那些卿大夫全叩頭說：「臣等愚昧，不知道爲的是那一件事呢？」

悼公說：「趙衰趙盾，兩世有大功於國家，如今宗嗣滅絕，我的心裏很難過。」

大家應聲說：「趙氏滅族，已經十多年。主公雖然懷念他們的功勳，但他們已無後嗣可立了。」

悼公更不答話，反過身來，向內侍一招手。立刻屏後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公子來，跟悼公和各位卿大夫，一一見禮。大家回禮不迭，一邊問：「這位少年公子是誰？」

韓厥代爲回答說：「一位就是趙氏的遺孤趙武。當初所殺的嬰兒，其實是趙氏門客程嬰的孩子。」

在別人的驚嘆中，屠岸賈面色如死灰，俯伏在地上，向晉悼公請罪。悼公嚴肅地說：「趙氏含冤滅族，全是屠岸賈的陷害。今天不殺屠岸賈，怎樣安慰飲恨地下的趙氏冤魂！一使喝令甲士，馬上綁出屠岸賈斬首。而且把屠氏一族，滿門抄斬，給趙氏復仇。趙武程嬰，還攜了屠岸賈的頭，到先人的坟墓上去祭告。十五年前的血債，此刻總算償還了。」

晉悼公追念趙氏的功勳，便把從前趙氏的領地，仍舊給還趙武，又留他在朝，學習辦事。

這十多年裏，趙武是給程嬰當作己子，撫育長大的。程嬰對於他，負着嚴父慈母的雙重責任，一面關切他的身體，一面又給他貴族的教養。因此趙武長成得很好。如今沈寃已雪，趙氏恢復過去的光榮和地位，趙武仔細明白了前情，對於程嬰，真是說不出的感激。程嬰現在已經老了，鬚髮斑白，應該住在趙氏的府第上，享點老福。但是程嬰看見一切安排定當，却來對趙武告辭說：「小主，我的責任盡了，我該走了。」

這真是出乎意料的話。趙武忙問：「老伯，你還要到那裏去呀？」

程嬰嘆息說：「我從前不死，因為負着立孤的使命。如今趙氏復興，大仇已報，我那可自貪富貴，讓公孫杵臼獨死！我將跟從我的亡友於地下，別叫他等待得太久了。小主，再會，希望你重振家聲！」他從身邊掣出寶劍，自刎而死。

趙武來不及阻攔，只能伏在程嬰的尸上痛哭。等悲痛稍止，才把他從厚殮殮，跟公孫杵臼同葬。他又喪服三年，以紀念程嬰的恩德。

雙義塚裏，就埋着程嬰公孫杵臼兩個義士的俠骨。

## 三 全友復國

時間，公元紀元前五二〇年左右。地點，長江腹部的楚國。

楚國是荆楚人所建的一個國家，一直跟中原（黃河流域）的周國對立的。周人很早就想征服荆楚人，可是總做不到。當周的勢力全盛時代，荆楚人也不過把一點微薄的土產物品，貢獻給周天子，表示敬服的意思。有一位周天子曾經親自帶領兵馬，南下討伐荆楚人，結果遭到敗績，連天子自己也溺死在漢水裏。到春秋時代，荆楚人更強了，建立王國，他們的領袖自稱爲王，簡直想跟周天子分庭抗禮。因此，中原那些強大的諸侯，雖然目無周室，却還打起爲周天子攘夷的幌子，好幾次跟楚國打仗，名稱叫「尊王攘夷」，實際是擴充自己的勢力。然而沒有用，楚國獨踞南方，還是一個強盛的王國。

本篇故事的開端，在楚國國王平王，和他的世子建的糾紛。建是平王的嫡長子，照封建制度的規矩，他有繼承王位的資格，因此平王把他立作世子，而且派一位有才德的貴族伍奢，做他的師傅。但平王却寵信一個叫費無極的奸臣。費無極跟世子建不睦，常在平王前說建的壞話，平王不由的將信將疑。他索性擺佈了一個醜態的陰謀，叫楚平王父子間生了猜疑，再勸王上把世子建逐出外面，去守一個大城，平王不知是計，聽信了他。於是費無極派心腹散布謠言，說世子建因爲怨恨他父王的放逐，在跟伍奢計劃謀反。平王信以爲真，十分生氣；調兵遣將，去捕殺世子建和伍奢。伍奢給拿來，世子建得信早，狼狽地逃奔宋國去了。楚平王見捉到伍奢，便把他關在牢獄裏。

秋末時候，長江沿岸已經草木黃落，景象非常蕭索。在沿江的大道上，有幾乘車馬，在緩緩地前來。車裏坐着的，是楚國的一位年輕貴族，姓名叫作申包胥的。申包胥是一位極會辦事的人物，因爲奸佞在朝，不得重用，楚平王只派他幹點小差使。此刻他正從外國奉使回來，預備到郢都（楚的國都）去覆命。他坐在車上，一邊賞玩着江邊秋景，一邊心裏惦念着國事。他抬起頭來，看見迎面樹林裏，有一個騎馬的漢子，也好像看見了



他，在轉彎躲進樹林去。秋深葉落，樹林裏空疏得很，那漢子影影綽綽還瞧得出，但不知是誰。申包胥不由得生疑了。「也許是暗算我的刺客吧！」他忙喝令從騎趕緊一步，衝到林旁，預備進去搜尋那個人。

申包胥才走進樹林，那漢子像是知道躲不過，已經撥騎走出林來。他到申包胥的車前，跳下馬，立在車左，跟申包胥見禮。申包胥在驚忙中，看見那漢子全身縞素，面帶戚容。他不是別人，正是包胥的知己好友伍子胥。包胥驚慌失措，趕緊下車見禮，嘴裏說：「子胥呀，你怎麼在那裏？而且見了我想趨避？」——「噢，子胥，你怎麼穿着喪服？記得我奉使外邦，到你府上來告別，你的雙親都很康健呀！」

「說來真覺可憐！好友包胥呀，如今我無家可歸，成爲亡命之徒了。」子胥說着，淚如雨下。「如果我不想報復我家的奇恥大辱，我真不願意再活在世界上。」

包胥熱切地握着子胥的手，說：「子胥究竟怎麼一會事？我去國不到一年，敢是有什麼大變故了？」

「是的，」子胥說：「我從頭說給你聽。無道昏王，聽信了奸臣費無極的話，疑心世子謀反，把我父親下獄。他想殺死我父親，却害怕我哥哥尙和我，一時還不敢下辣手。費賊給昏王設計，叫我父親寫信給我們，信上說如果我們弟兄倆到郢都去，那末王上馬上釋放我父親，而且把官職封賞我們。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哥哥雖然忠厚，也知道昏王奸臣，想把我們誘到郢都，一網打盡；我父純忠，怕我們跟王上搗亂，所以肯下筆寫這封信。但我哥哥還是要走，他不是想要官職，只想見見老父的面。我苦口勸他說，如果我們弟兄倆在外面，昏王有所顧忌，決不敢殺死老父；如果我們前去，只是送死罷了。我哥哥聽我種種譬解，總是不肯聽。他也說得不錯。他說：『萬一父親的信，果然是真情，我們却不去，使得王上老羞成怒，對父親有所不利，我們不是不孝嗎？即使這是誘騙的信，是父親寫的，我也難於違抗父親的命令。我能覓見了父親的面，跟他死在一起，也是極甘心的。』我激烈地說：『哥哥一定要去，做兄弟的請從此辭別。萬一昏王真的做出什麼來，我必給父兄報仇。』我哥哥說：『我的智力，原不及我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我只能去跟從我的父親；你可亡

命他國，預備報仇。這樣我們各全孝道。再會吧，弟兄們從此準沒有相見的機會，願你努力！」我哥哥走了，我便亡命出來。不到幾天，就在路上聽到，昏王已把我父兄斬首市曹。——天呵，我伍氏世世忠於楚國，我的父兄何罪，駢首就戮！」子胥一口氣哭訴着，說到怨憤處，他不禁捶胸大慟。

「想不到老伯慘遭不幸，唉！」包胥惻然改容，安慰了幾句，便說：「子胥，你亡命出來，目的是怎樣呢？」

子胥說：「長江下流的吳國，與楚國鄰近，而且常有戰爭。我要到吳國去，給他們計劃軍事，借兵伐楚，手誅昏王奸佞，覆滅楚國的宗廟，方洩我恨。」

包胥忙勸他說：「子胥，你的話錯了。王上的舉動雖然過分；你我究竟是他的臣下，有着君臣的名分。臣下向王上報仇，在義理上是說不通的。你還是取消了這個念頭吧。」

子胥說：「這個昏王，那裏還有一點王上的樣子！他怎樣欺侮和迫害他的世子，簡直比禽獸都不如。他相信奸佞，殺害忠良，把朝廷上鬧得烏煙瘴氣。我將來得志，帶兵殺入郢都，非但報復不共戴天之仇，而且給楚國掃蕩污穢。我必要毀滅楚國，才肯罷休。」

包胥說：「你真的這樣想嗎？」

子胥說：「是的。我方才遠遠地瞧見你，就想躲避，便是怕你勸阻我的緣故。我志已決，我友，你不用攔住我吧。」

包胥見子胥鐵石心腹，無可挽回，覺得很為難。他看着子胥，莊嚴地說：「子胥，你必要覆滅楚國，給父兄報仇嗎？」

子胥堅決地說：「是的。」

包胥說：「唉，如果我鼓勵你幹這樣的事，我變得不忠；如果我阻止你這樣做，又使得你成爲不孝。你走

吧。我們有着深切的友誼，我決不洩露你的行蹤。可是——」他的聲音十分嚴肅：「你能毀滅滅楚國，我一定得恢復楚國。這是我們臨別時唯一的話！」

在亡命到吳國的路途中，伍子胥經過了許多的艱苦，有幾次連生命也危如一髮。最驚險的一幕，是在過楚吳交界的昭關。幸得幾位素昧平生的俠士，仗義相援，才使他脫出天羅地網。

昭關之外，便是長江，連吳國的水路。那裏有楚國的將兵把守，仔細盤詰行人。因為楚平王也料到伍子胥溜到吳國去，特別繪了伍子胥的像貌，懸在關門口，叫將士們留心。伍子胥到了那裏，插翅也難渡過昭關，只好在附近盤桓着。

事有湊巧，伍子胥碰到一位隱士東皋公。東皋公却認得子胥，誠懇地邀他到家，暫且安頓。子胥看見東皋公古道熱腸，便不隱瞞，哭訴父兄的慘禍，並說預備出亡吳國，借兵報仇。東皋公激於義憤，答應幫他出昭關。原來伍子胥奔波辛苦，風塵勞頓，已經不像從前那麼俊偉的樣子。東皋公心生一計。他告訴子胥，說他有一個朋友姓名叫皇甫訥的，身體魁梧，眉目英俊，有幾分像子胥，可以叫他假扮子胥，賺得守關的將士認錯，子胥扮作鄉下人，趁紛亂間混出昭關。他正跟子胥商量的時候，恰巧皇甫訥來到。東皋公便把這計劃告訴皇甫訥，皇甫訥一口答應。子胥一看皇甫訥，形狀跟自己果然有三分相像，但他覺得因此連累他，心裏很是不安。東皋公忙搶着說：「我友原是一個慷慨的人，大家不用客氣，而且我友給關上的守將擒獲，我也有解決的辦法。你放心吧。」

伍子胥感激得很，向東皋公和皇甫訥拜謝說：「兩位仗義相救，將來我伍子胥有出頭的一天，一定重重相報！」

皇甫訥笑着說：「我們同情你家的慘禍，只希望你報仇成功，那裏想什麼報酬！」

東皋公便出去料理事務。到第二天黃昏時分，叫伍子胥解了素服，給皇甫訥穿着；又把一套鄉下人的衣裳，給子胥更換了，還叫他故意裝出猥瑣鄙陋的樣子。他們連夜出發。次晨，皇甫訥走到昭關口，正巧開門。他挨挨擠擠地想混過去，給守兵喝住。守兵看他帶着驚惶的樣子，已經有點生疑，況且還穿着素服；再把關上懸掛的圖形一對照，更覺相似。忙把皇甫訥扣留，飛報主將。主將又驚又喜，飛步趕到；他遠遠望見，便嚷着：「是了，正是叛臣伍子胥！給我拿下吧。」

皇甫訥結結巴巴地喊着：「我不是伍子胥，我是皇甫訥。你們放我過吧！」誰聽得他的話！即使聽得的也不相信。他只挨了幾下巴掌，兩臂給綁住，守兵們簇擁着帶他到營房裏去。

守關的將士和近旁的百姓，聽得捉到楚王懸賞通緝的伍子胥，大家都擁過來觀看。人們亂烘烘的，關門大開，連盤詰的守兵也沒有。鄉下老打扮的伍子胥，很容易的混出關門，望沿江大路上跑去，再不回頭了。

守昭關的主將，見捉了子胥，滿懷高興，預備把他拷打取供，好解到楚王那裏去邀功。皇甫訥受到拷打，却一口咬定不移說：「我姓皇甫名訥，是這裏附近××地方的士人，從不認識什麼伍子胥。這次出關，是我的老朋友東皋公約我東遊。不過東皋公遲走了一步。你們這樣羞辱我，真太豈有此理！」

主將聽他的口音，的確是本地人，心裏有點疑惑。好在主將是認識東皋公的，他想派人去請東皋公來，對證一下。正在這時候，守兵報告東皋公來見。主將喜出望外，忙出去迎接，提起這件事情。皇甫訥已做了階下囚，他一見東皋公，忙喊起來說：「我公約我出關東遊，爲什麼不跟我同走？我先走一步，受了這樣的恥辱，還要把我押到郢都去殺頭！」

東皋公笑着對主將說：「哎呀，將軍弄錯了！這位是我的好友皇甫訥，約我同遊，在昭關前相會，想不到他先走一步，鬧出這樣的誤會。將軍如還不相信，我帶着旅行許可證在此。」他一邊說，一邊從袖中拿出旅行許可證。

主將很覺難堪，忙給皇甫訥解了綁縛，一疊連聲的謝罪。東皋公說：「將軍奉公守法，小小誤會，那有什麼關係。也許我友覺得掃興，不預備出關東遊。我們就此告辭回家了。」

主將恭送他們下關。一邊號令守兵，照舊堅守盤詰，嚴阻漏網。

\*

\*

\*

\*

伍子胥混出了昭關，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前面就是大江，茫茫浩浩，水光接天。江邊可沒有擺渡的船。伍子胥心裏很焦急。萬一後面有追兵來，阻着大江，只有束手成擒的分兒！他抬起頭來，忽然看見有一隻漁船，船頭坐着一個老漁夫，正沿着這一邊江岸，溯流而上。好像那漁夫也看見癡立在江邊的伍子胥。這時候伍子胥用急燥的語氣，高聲喊着說：「漁翁，來渡我過江！漁翁，快來渡我過江！」

漁夫看到伍子胥倉皇的神氣，猜到 he 一定是犯了事的亡命之徒。他在未曾把船攏岸之前，先仔細打量岸邊，看附近可有什麼人。於是他高聲唱着：「日月昭昭乎浸已馳，與子期乎蘆之磯。」

伍子胥懂着漁夫歌中的意思。他望下流沿江而走，找到蘆葦深處，在那裏藏身。這所在非常隱僻。他靜聽着外面，好像那漁船在靠攏岸來，漁夫又在高聲唱着：「日已夕矣，子必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這歌聲分明是叫子胥出來渡江。

子胥忙從蘆葦中鑽出，看見漁夫在那裏招手，更不說話，便跳上船去。漁夫把船一篙點開，搖起櫓來。不到一個時辰，那廣闊的大江已經渡過，對岸不再是楚國的境界了。漁夫讓子胥上了岸，才對子胥說：「我看你狀貌不凡，容色匆忙，好像帶着深切的憂戚和傷痛，所以我願意冒險渡你過江。你究竟是什麼人，此刻不妨告訴我了吧？」

「我嗎？不瞞老丈說，我就是楚國的逋逃客伍子胥，想逃到吳國去，借兵給父兄報仇的。」

漁夫聽了，不禁點頭嗟歎。他誠懇地說，這裏過去，到最近的村莊，還有好一段路。我的船梢裏正放着麥

飯魚羹，你就飽吃一頓，再去趕路吧。」他便從船梢拿出飯菜來，就放在岸石上，讓子胥吃。

子胥肚中正感飢餓，也不推辭，就狼吞虎咽的吃起來。吃完了，漁夫一邊收拾，一邊對子胥說：「時間不早了，你請便吧。」

子胥覺得說不出的感激，從腰間解下佩劍，給漁夫說：「這柄寶劍，中間用寶石嵌鑲成七星花紋，價值百金，是楚國的先王賞賜給我們伍氏的。我的父祖到我，已經佩了三代。如今送給老丈，聊表今天援手的恩惠。」

漁夫笑着說：「我聽說楚王有命令，捉到伍子胥的，賞賜米穀五萬石，封爵做上大夫。我不貪這樣重賞，渡你過江，難道貪這價值百金的寶劍嗎？再說，你要遠行，也得有寶劍防身，我得了它却沒有用，又何必客氣呢？」

子胥見漁夫這樣慷慨，便請教他的姓名。漁夫却不肯說。子胥再拜稱謝，告辭將走，又回頭對漁夫說：「如果後面有追兵過來，請老丈別洩露我的行蹤。」

漁夫點點頭，仰天嘆息說：「唉，我這樣冒險渡你，你終不放心。如果有了追兵，從別處渡江，追上了你，叫我怎樣分辯呢？我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來絕你的疑心吧。」

子胥知道失言，忙前來請罪。誰知漁夫放下槳，就在船中向大江一躍，水花四濺，水面捲起漩渦，什麼都沒有。子胥措手不及，漁夫已葬身水底了。子胥不識水性，無從搭救，又不敢多逗留，只跪在那裏掉淚說：「老丈呵，我因你而活，你却因我而死。你這樣壯烈的犧牲，我今生再也不能報答你了！」

夜色罩籠了江邊，半鈎新月已經掛起在柳梢，伍子胥孤獨地向吳國走去，趁着夜裏，趕路也便利些。

幾年裏，伍子胥在吳國很得意。他的才能和忠信，給吳王所賞識。吳王很相信他。等到吳國的兵力，足

跟大國比較了，子胥就領導吳軍進攻楚國。楚國什麼都腐敗，全沒有抵抗的力量。只打了五次仗，吳軍已經攻入郢都。楚國的王室和貴族，倉皇出走。伍子胥重返郢都，楚平王和費無極早死了；他要報仇，只能發掘楚國先王的坟墓洩恨。父兄的慘禍，總算吐了一口氣，楚國是覆亡了。

幾年裏，申包胥一直注意着國事。他深痛伍氏的慘禍，又因為顧全子胥的友誼，對於子胥的事情，果然不會向誰洩露。但是他跟子胥是總角交，他是深深懂得子胥的。子胥是鮐鮐男兒，說得到做得到，他要給父兄報仇，覆滅楚國，那是一定成功的。但楚國是申包胥的祖國。包胥不能爲了深重如山的友誼，對於祖國不忠。他斬釘截鐵地立下這樣的志願；子胥要滅亡楚國，他便要恢復楚國；在朋友之義氣上，他日夜不忘記的，是他的國家。

但是申包胥位卑職微。楚平王只相信費無極等那一班佞臣，並不重用他。包胥一有到宮廷裏來的機會，總是苦口向王上進諫，勸他留心國事，整頓軍備。王上聽了，只覺得討厭。王上對於諄諄地說着迂話的申包胥，愈來愈感煩嫌，便把他攆到外面去，不要他住在左近，掃自己的興。申包胥雖在外邑，心不忘郢都，只是他無可奈何。他聽到楚平王病故了，新王登位了，接着，伍子胥帶領吳國的軍隊，進窺楚國東面的疆域了。包胥忙從他的本邑裏，徵募勤王兵，前來赴難。誰知吳軍長驅直入，是那樣的快，包胥的兵還不會動，郢都淪陷和楚王出走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各地。人心渙散，大家忙着逃難，包胥剩下單人匹馬，相隨的只有幾個家丁，如果他趕到郢都去，是到老朋友手裏去討死。

包胥還寫信給他的老朋友：提明他究竟原是楚國人，勸他不要做得太過分；如果他不叫吳軍馬上退出楚國，包胥自己便得實行恢復楚國的約言，那時休怪以公忘私，誼同兄弟的兩個人，以兵戎相見。送信給子胥的使者，並不會帶子胥的回信來。據使者說，子胥只託他轉言包胥：他對於包胥義重如山的友誼，永銘心版，只是自己日暮途窮，爲了宣洩心頭的積怨，在不知不覺中，也顧不得倒行逆施了。——他顯然是很客氣地拒絕了

包胥的忠告，他要永遠不讓楚國再存在。包胥對於老朋友，此刻可以說仁至義盡，現在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怎樣用實力來恢復楚國。

包胥向四面看看：西方的秦國是強國，而且秦的王室跟楚的王室，還是至親近戚。請求秦國援手吧，借了秦國的兵，來趕走占據郢都的吳軍。但是楚國已經殘破了，包胥又搜括不到豐厚的禮品，要空口白舌，說動秦國出兵，那是很難的。國家存亡，危在一髮，包胥也不能較計較成敗了。他收集了行裝，單帶幾個貼身家丁，也不告訴任何人，連夜西行，抄近便的小路，趕往秦國去。爲了爭取時間，這真是一個極苦的旅行，他甚至於不願花費食宿的時間，一直的走着。跟從的家丁，走得腳底也擦破了，步步流血，便在衣裳上撕下一塊帛來包裹着，再往前走。包胥自己，肉體上的痛苦，加上心頭的焦慮，更不必說了。

總算包胥趕到秦的都城裏，而且找到朋友的介紹，有機會謁見秦國的王上。他以悲壯的語氣，訴說祖國的國難，請秦王念甥舅之情（楚的新王是秦王的外甥），代爲興兵解厄。秦的王上猶疑着，他不大願意興師動衆；秦的羣臣，也說秦在西北，吳在東南，兩國素無恩怨，何苦啓衅多事。雖然這樣，王上總拗不過申包胥苦苦的請求，又礙於兩方王室的親戚情誼，只好敷衍地對包胥說：「你暫且在迎賓館裏耽擱幾天，容我跟大臣們仔細商量了，再作定奪吧。」說完，王上懶洋洋地退庭了。

「我們的王上，亡命在草野中；我那裏好在迎賓館裏安適地住下呢！」包胥嘆息着。他並不走，就在秦王的宮廷外號哭着，等待秦王的決定。他守候了七天七夜，一勺水漿都不喝，也不躺下來，只是哀哀哭泣。如果秦國不肯幫助，包胥沒有面目到祖國去，預備死在這裏。王上受他的忠心所感動，對羣臣說：「楚國有這樣的忠臣，怎會覆亡呢？我們再不肯援助，顯得太無情無義，恐怕天也不容了。」於是王上馬上派兵跟包胥去救楚。

秦軍一向是勇悍善戰著名的。戍守楚國的吳軍，因勝而驕，實在不敵對敵。伍子胥帶領軍隊，留在郢都，



一面聽到前方的敗報，一面又知道吳國內部也有點不穩，也很想退兵，但還有點躊躇。申包胥又遣使者送信給子胥了。信上的話大概是這樣說：「老友：你已經覆滅了楚國，但天意却不欲如此。我也要履行恢復楚國的約言。當時我爲了友誼，並不會阻撓你的亡命吳國，如今我還是顧全友誼，勸你全師而退。這不是我的威嚇，而是我的忠告。」

子胥是聰明人，他懂得自己的榮譽，再不能作孤注一擲。便下令凱旋，在秦軍來到之前，退出郢都，一路擄掠戰利品，回吳國去。

伍子胥帶領吳軍退却了，申包胥也挈了妻子，逃入深山裏。他只告訴他的家人說：「當初我爲了朋友之誼，不會阻撓子胥的亡命，我的心裏一直是痛苦着。子胥破楚，其實罪過在我。如今我只是補過，那裏敢貪功呢？」

蒙塵的楚王，回到郢都，恢復社稷。一切就緒了，王上論功行賞，却找不到首功的申包胥。——是的，申包胥的下落，從此永沒有人知道了。

#### 四 豫讓刺趙襄

本篇仍舊回頭說晉國的故事，而且跟晉國的大貴族趙氏有關係的。在時間上說來，本篇的故事，離開孤兒趙朔復興趙氏，重掌政權，已在一世紀半之後。在這一世紀半的時期裏，晉國的情形，變動得真厲害。晉國的王上，跟當時的東周天子一樣，只成功了一個沒有實權只有空名的傀儡。從前屬於王上的大貴族，一步步地抬起頭來。這幾個大貴族，他們的領地，要比王上大得多；他們的臣民，也比王上衆多。他們還天天在轉念頭，怎樣用武力或陰謀併吞別的小貴族，增加自己的勢力。國家的政權，由他們分掌着，王上奈何他們不得。只是

他們偶然碰到爭執的時候，抬出王上，當作幌子罷了。

趙氏自從孤兒趙朔復讐以來，權勢駸駸日上，比從前更興盛了。好幾代裏，他們成功了晉國數一數二的大貴族。就是他們的老祖宗趙衰趙盾，也比不上此刻的聲勢煊赫。差不多可以跟趙氏並肩的大貴族，還有韓氏（韓厥的後裔），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這六個大貴族，在事實上支解了晉國，威勢籠蓋了王上。他們給稱作「六卿」，其實就是晉國的六個土皇帝。六卿的心目中，只有本族的利益，那有晉國和王上呢？

六卿們全爭權奪利；誰都想損害別人，補益自己。范氏中行氏先給滅掉了，剩下趙、韓、魏、智四姓大貴族。晉國的王上只好睜大眼睛瞧，瞧那四姓中，再「火併」掉那一個。四姓中此刻是智氏頂強，雖然趙氏也未必多讓。只是智氏的領袖智瑤，是一個懷有野心的英雄，一個凶殘嚴酷的暴君。他一直想剪滅另外的大貴族，自己做晉國的主人翁。受着野心的驅使，智瑤收羅大批有本領的游士，把他們待遇得很好，希望他們助成大事。——本篇的主角豫讓，就是以游士而為智氏上客之一。——智瑤的才幹是有的，他那統一的野心也許是對的；但他的個性，殘暴剛愎，最後弄得身敗名裂，却是另一個問題。

智瑤憑藉威力，要韓魏趙三姓貢獻領地給他。韓魏答應了，趙氏的領袖趙襄子，偏不肯輕棄祖宗的土地，一口拒絕。智瑤很生氣，趁此跟趙氏開衅。他帶領了家兵，聯合韓魏兩姓，攻打趙氏。趙襄子抵敵不住三姓的兵馬，只好固守他的根據地晉陽城。三姓的兵，把這孤城團團圍住，只是趙襄子守得很好，急切也攻不下。智瑤一心想毀滅趙氏，便決了絳水，來灌晉陽城。晉陽城浸着滔滔的濁流，外援久已斷絕，裏面的人心也難於堅持，形勢便危急萬分了。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趙襄子派遣能言善辯的謀士，縋城而出，說動了韓魏的領袖。原來這兩姓的貴族，跟趙氏本來沒有怨仇，上次智瑤強迫他們貢獻領地，已經懷恨在心，此刻跟從智瑤來攻晉陽，不過害怕後者的威勢，更不是本意。他們一向明白智瑤獨占晉國的野心的，他們很容易受趙襄子所差來的謀士的說動，知

道如果趙氏毀滅了，接着就要輪到他們自己，智瑤非要到完成統一大業，不肯休止。唇亡齒寒，毀滅了趙氏，只是更增加了智瑤的貪慾，還不如韓魏趙三姓攜手，滅了智氏，分割了他們的領地，三家鼎立，誓不侵犯。在黑夜中計議定當。於是趁着晉陽尚未陷落的前夕，韓魏倒戈了，趙氏的兵馬也出城衝殺。三面夾攻，智氏措手不及，給殺得大敗。智瑤被趙襄子擒住斬首。三姓聯合，把智氏滿門抄斬，平分擄獲。在晉國的歷史上，智氏就此告終了，只剩下了趙、韓、魏三大貴族。

昔日做智氏上客那批游士，樹倒猢猻散，有的另找新主，有的覲顏事仇。只有豫讓一個，還想給故主報仇，智瑤死得極慘，據說趙襄子恨極了智瑤，還辱及骸骨；豫讓想到從前智瑤待他那麼的優渥，事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他總得給這個失敗的英雄一雪恥辱。「恩怨必報」，這是俠士的精神。他要報復，不辭赴湯蹈火。

豫讓要手刃趙襄子。這裏沒有個人的私怨，他是爲了故主，爲了那失敗的英雄。但是他沒有機會接近趙襄子。趙氏門禁森嚴，決不會讓一個面目生疎形跡可疑的人，溜進府第。豫讓要手刃趙襄子，他不給你抓住，簡直是空想！

豫讓窮思極想，到底得着了了一個辦法。那時受過刑罰的囚徒，大抵是充作奴隸，給貴族服役的。趙氏的府第裏，就有着大批囚徒，做着建築、墾殖，和一些低賤污穢的事務。這正是一個好機會。豫讓不惜屈辱自己，扮成一個受過刑罰的囚徒，身上藏着刺刀，偷偷摸摸地，居然給他溜進趙氏的府第了。

趙襄子有一個習慣，每天早晨，他必得到新築的花園裏去散步，一邊看看那些奴隸的工作，一邊靜靜地思考一些事務。豫讓在趙氏府第裏混了幾天，什麼都知道了。那天早晨，趙襄子帶了幾個貼身的衛兵，走到花園的門口。照例他是分付衛兵候在門口，獨自走進花園的。園裏靜悄悄的，因爲時間太早，做工的奴隸全沒有來。一陣冷風，吹上趙襄子的臉，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好像看見，那邊花棚後面一堵土牆腳下，影影綽綽

的，有什麼東西在那裏閃動。究竟是什麼，他看不真切；愈看不真切，愈叫他害怕。他不禁失聲喊道：「來人！快來人！」

候在門口的幾個衛兵衝進來，聽奉了趙襄子的命令，趕到那邊去搜索。如果是鬼怪，一定是來無蹤去無影的，但是衛兵却在土牆腳下，搜出一個人來，七手八腳地將他綁住，擁到趙襄子的跟前來。

趙襄子抬頭一看，那個人是服役的囚徒打扮——那裏是囚徒！趙襄子是認識的，他是智氏的門客豫讓！在智伯那裏，趙襄子跟他同席談過話呢。豫讓也知道趙襄子認識他，只是圓睜雙眼，瞪着趙襄子，一句話也不說。

趙襄子定了定神，便問：「豫讓，你這麼打扮，躲在這裏，是什麼意思呵？」

衛兵長搶着說：「主公，這個囚徒想行刺。我們在他的懷中，搜到這個東西。」他呈上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趙襄子瞥了一眼，看那尖刀寒光射眼，不禁顫抖一下。他揮手分付擱在一旁，對豫讓說：「你的故主智瑤早死了，你還想做什麼？」

「我想給我的故主報仇！」豫讓決然說：「你殺了我的故主，又辱及他的骸骨。我不給他報仇，九泉下也沒有面目見我的故主。」

趙襄子說：「你濟得什麼事！智氏門下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你還這樣的不達世務！」

「因為沒有別人幫忙，我的責任更重。給故主報仇的責任，全在我的肩上。趙襄子，你對我的故主這樣慘毒，我不能手刃你，死後定爲厲鬼相報！」

趙襄子看着豫讓激烈的態度，聽到他那聲色俱厲的話，面容上泛出蒼白，不知道是感動呢，還是害怕。他低頭沈吟着，衛兵長又上前說：「主公，這個囚徒無禮，罪不容誅，請下令斬了吧！」

趙襄子嘆了一口氣，說：「唉，他真是一個義士。他不忘故主，找我報仇，總算是難得的。殺義士不祥。把他趕出府第，也就算了。」

衛兵們遵了趙襄子的命令，把豫讓攆出門去。他才走到門口，又給趙襄子喊住了。趙襄子說：「且慢，豫讓，我問你，我饒恕了你的罪，你那報仇的念頭，可肯從此丟開嗎？」

「不能毀！我要等待第二個機會！」

豫讓竟敢這樣回答，大家都相顧失色。趙襄子只能向他揮揮手，無可奈何地說：「好，你走吧。我知道你是匹夫不可奪志的。以後我當隨時留心你。不過我警告你，你既不肯跟我解去怨仇，你第二次落到我的手裏，我一定要殺死你的。」他目送着豫讓的背影，直到看不見，才回頭對他左右的人說：「他真是一個義士，我希望我手下的人，個個像他的樣子。但是，你們以後得特別留心，不讓他有今天一樣的機會。現在你們全認識他了，再見了面，不要放過他。」——唉，今天真危險，我的府第裏，也太疏忽了。」

豫讓回到家裏，他只有一個念頭：「報仇！」他欽佩趙襄子的大量。但他自己解釋說：「釋放我，是趙襄子的私恩；報仇，是我的大義。我不該以私恩而丟掉大義。爲了今天的失敗，我該再接再厲才對！」

但是，豫讓想，他的面目，已經給趙襄子的左右全認識了，他再也沒有機會接近了，那怎麼辦？自然他必得化裝，而且得非常祕密，不讓第二個人知道。他決定了，便悄然離家，連妻子也不說一句告別的話。可憐的妻子，看見丈夫舉動異常，也不敢問他。

豫讓找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住下。他用漆塗在身上。漆是有毒的，人中了漆毒，皮肉浮腫，好像害着癩病一樣。豫讓忍受痛苦，把自己造成一個癩子。他的臉上，毛髮脫落，眼鼻歪斜，頭腫得像一個畸形的瓠瓜；從前的面目，半分也不存在。他做了一個患不治之疾的乞丐，在街頭討飯。他在晉陽城裏混來混去，有時候裝出凍

餒的樣子，躺在牆角，等待他的仇人趙襄子經過。他做着守株待兔的笨事。自然，這樣的一個癩皮乞丐，誰也想不到是從前的名士豫讓。只是有一次，他幾乎露出馬腳來。那天，豫讓正在街頭求乞，有一個女人經過。她原是從前豫讓的鄰居。她聽得求乞的聲音，不禁說：「那不是失蹤已經好久的豫讓嗎？他的聲音我是很熟悉的。」讓上去看一下，如果是他，我可以去告訴他那焦急着的妻。「她三腳兩步的走到那乞丐前面，仔細端詳了一會；這個面目浮腫形狀醜陋的乞丐，那裏是豫讓。她失望的很，自言自語地說：「這傢伙那裏是豫讓！原來天下竟有相同的聲音！」等她走遠了後，豫讓才想到他的聲音還沒有改換過，也許難逃熟人的耳朵。於是他又找到一種藥吞了，把聲音變得異常粗糙暗啞，正像一個有殘疾的乞丐的聲音了。

但是豫讓有一個知己朋友，姓名叫須敬的，他素來明白豫讓的為人。那天須敬無意中，在街頭碰到這個陌生的癩皮乞丐。雖然聲音和面目都不熟悉，他却看出他有幾分像豫讓。他愈看愈像，正想上去招呼，豫讓已經覺得了，忙旋轉身，向冷僻的地方走去。須敬也是有心人，在後面緊緊地跟隨着。出了市梢，到了冷僻的地方，須敬趕上兩步，手撫着豫讓的肩膀說：「讓哥，我知道一定是你！你何苦自己犧牲，弄到這個地步？」他說着，打量豫讓的模樣，淚水不禁從眼角掛下來了。

豫讓低聲說：「老友，我也不用瞞你了。我爲了要完成光榮的使命，不得不這樣做。」

「不錯，給恩主報仇，是國士的天經地義。我欽佩你的決心。但是你何必這樣！」須敬說：「我知道趙襄子最會耍那套收買人心的手段。凡是從前智氏門下的，肯來投他，他總棄瑕錄用。如果你肯向他屈膝，他一定歡迎之不暇。你看你是那樣的忠義，便要重用你。那時你乘間行刺，是很容易的了。讓哥，報仇的方法很多，你真何必毀形滅性到這樣可憐的地步呢？」

豫讓握着須敬的手。他受到了深切的友情的感動。他說：「老友呵，你的方法是很好的，但是我不能做。如果我向趙氏屈膝，做了他的臣下，再謀行刺，那顯得我的反覆無義。我爲了俠義，才這樣的自己忍苦，

死而無悔。義士是決無二心的。」

須敬點頭嘆息，覺得沒有話可說。豫讓却哽咽着說：「老友，此後我無論成功和失敗，總沒有跟你相見的機會了。請從此永訣吧！」

須敬目送着豫讓的背影，也只有哽咽的份兒。

\*

\*

\*

\*

再說趙襄子，自從那天放走豫讓之後，心裏總懷着鬼胎，害怕他再來給智瑤報仇。他的府第裏戒備得很嚴密，面目生疏的人，自然混不進去；就是比較熟識的，也得經過盤詰和搜查。趙襄子到外面來，警衛更不放鬆一步，前驅們老遠的就將路上的閑人趕跑，誰也不允許偷看這位貴人的出巡。幸而一直沒有什麼風吹草動的事，趙襄子才放了一點心。他偶然想到，也許豫讓這傢伙知道在晉國容身不得，亡命到外邦去，在找捲土重來的機會——瞧他有什麼能耐，捲土重來不是容易的事！於是趙襄子對於豫讓的恐怖，漸漸地淡忘下去。

那天，趙襄子帶領了幾個人，到晉陽城外，去參加一個典禮。前驅的幾個衛兵，已經過橋去了。趙襄子勒馬徐行，正要跨上橋去。他的馬原是一匹駿馬，很懂得人性的。這時，它突然收住腳步，向後一仰，趙襄子抓緊繮繩，險些給摔下馬背。這時正有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利刃，從橋洞下縱身上來，直撲趙襄子。幸得那匹駿馬這樣一退，才閃過了。那人預備第二次撲過來，已經嫌遲，幾個如狼似虎的衛兵，已經抓住了他的臂膊，奪下他的利刃，把他按倒在地上。那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面目浮腫，像是害着大麻瘋的。方才他直挺挺地躺在橋洞下，前驅的衛兵，草草地瞥了一眼，以為是一個路斃的乞丐的尸體，所以毫不介意。但是趙襄子驚魂才定，他那閃利的眼光，還從這個刺客醜陋的狀貌中，找到了豫讓的氣息。他怒氣勃勃地喝着：「這個卑瑣難看的傢伙，你不是豫讓嗎？」

「我是豫讓！」聲音雖然嘶啞，但那麼淒厲，正是豫讓的話。他抬起頭來，浮腫可怕的臉上，閃着一對炯

炯的眼睛，悲憤的光輝，直射趙襄子蒼白的臉：「趙襄子，你還認得我！可惜老天爺不佑我，我苦心孤詣地等候到今天，又是一個失敗。我何必再隱瞞自己的姓名。」

趙襄子怒罵着：「你這囚徒！上次我已經饒恕了你，希望你能懺悔過。誰知道你總改不了狼心狗肺，如今又來行刺，皇天也不能赦你。我的忍耐也有限度，我怎肯給你第三個機會！」——呌，就拖去斬了吧。」

衛兵們拉拉推推的，要把豫讓拖下去行刑。忠勇的豫讓，突然變了態度。他掙扎着，頓腳號哭；聲音很悲切。趙襄子冷笑着，向豫讓說：「原來你這位給故主報仇的義士，也是怕死的！」

豫讓停了哭聲，凜然地說：「那裏的話！我所悲傷的，是死了後，再沒有人給智氏報仇了。」  
趙襄子說：「你真不肯悔改嗎？」

豫讓說：「我甘願這樣犧牲的。一個義士的心裏，決沒有懊悔這兩個字。」  
「我知道你的心百折不回，決不能赦再赦你，反而使我將來遭你的毒手。」趙襄子說：「不過，我不願意手刃義士，你還是自殺了，去從故主於地下吧。」他就解下佩劍，擲給豫讓。

豫讓太息說：「唉，趙襄子，雖然你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但是我也佩服你的識度。我兩次報仇都失敗，自己也很覺羞慚，如今我有一個最後的要求。請你把自己所穿的錦袍給我，讓我在你的衣上砍幾劍，聊洩心頭的積憤。想你總不會拒絕我的。」

好一個趙襄子，他果然解下錦袍，叫旁邊的人遞給豫讓，說：「好，我成全你。」

豫讓執劍在手，怒眼圓睜，對着錦袍，好像對着他的仇敵一樣。他縱身用勁，在錦袍上砍了三劍，才說：「我總可以讓後人明白爲臣之道了！」話說完了，便把劍鋒向自己的項頸上一橫，身子倒在血泊裏。

趙襄子看着這一幕，心裏很受感動。就是他左右的衛兵，看着豫讓壯烈地砍袍和自殺，也覺得很悲慘。趙襄子分付他們，把豫讓好好地收葬。又叫他們拿上豫讓砍過的錦袍來，留作紀念。衛兵提起錦袍，呈上趙襄



子。趙襄子定睛一看，錦袍上給劍砍破的地方，好像有着斑斑血痕。他吃了一驚，還疑心自己的眼花，再看仔細，分明是給鮮血點污着。趙襄子惶惑地想：「是豫讓自刎，頸血灑在袍上呀？」——不，是他的精誠所至，袍上也會作怪呀？」

## 五 聶政刺韓傀

自從智氏滅族以後，晉國剩下趙韓魏三大貴族。這三大貴族，其實是晉國真正的主人。晉國差不多名實俱亡，分成了趙韓魏三個國家。在三家分晉的前夕，豫讓爲智氏報仇不多年以後，韓國又有聶政刺韓傀的事件。這一件事跡，不單使聶政姊弟，名傳後世，而且可以看到先秦俠義之士的風度典型。

聶政住在軹縣深井里，是一個年青的屠夫。市井上的人，全認識聶政。他喜歡交結朋友，勇敢豪爽，又有知識，大家都對他有好感。他正直公平，給人排難解紛。他不但叫人害怕，還叫人欽佩。有幾位朋友，也知道聶政的家庭情形。他沒有娶親，家裏只有一位老邁的母親；聶政對於母親，是很孝順的。他有一個姊姊，名叫聶嫫，已經出嫁了，却住在左近，常有往來。他們這一個家庭，融融洩洩，是很快樂的。不過朋友們略略有點奇怪，像聶政這樣的青年，一點也不像市井上的人物，操着屠夫的賤業，實在是不應該的。他爲什麼不力求上進呢？誰也不知道。他們只記得他不是本地人，是五六年前，遷到軹縣來的；至於另外的事，誰也不敢去問他自己。不過有一次，聶政跟朋友喝酒，酒酣耳熱，聶政在言語中，約略吐露了一點過去的祕密。原來他的家世並不怎樣輕賤，爲了避仇，才奉了老母，住到這裏來，隱身在屠夫們的中間。他算是「隱身」嗎？——是的，也許未必。他那勇敢豪爽的聲名，傳遍在這一帶老百姓的口中，只是肉食的士大夫，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罷。

了。

這一年春天，有一位韓國的貴族，姓名叫作嚴遂的，在山東一帶遊歷。他到軹縣，不知道是愛風景優勝呢？還是有別的理由，他便在軹縣住下了。一住就是幾個月。看他輕裘肥馬的光景，用錢又爽快，確是貴族達官的氣派。但是他不大跟當地的士大夫往來，却整天逗留在屠門酒肆之中，跟那批樸素的老百姓很談得上。他碰到了聶政。雖然一個是貴族，一個是青年的屠夫，但是兩個人一見如故。尤其是聶政，覺得嚴遂一點也沒有貴族的臭味，是很難得的。嚴遂對於聶政，看作同階級的朋友，推心置腹的知己。但聶政是聰明人，看到嚴遂待自己這樣好，簡直有點曲意交歡的樣子，不禁感到蹊蹺。有一天，在談話的時候，聶政老實說：「多謝老兄的厚意。只是老兄對我，可有什麼差遣嗎？」

嚴遂却半吞半吐地說：「我們的交游，並沒有多少時候，我那敢麻煩你。——且別談這個，乾了這杯吧。」第二天上午，嚴遂備了宴席，親自送到聶政的家裏，拜謁聶政的母親；還奉上黃金百鎰，作為送給聶母的禮物。聶政驚於他的恭敬和厚禮，着意辭謝不敢當。却總推不掉。聶政最後很嚴正地說：「不瞞老兄說，我家貧作客，在這裏做着屠夫賤業，只想可以賺點錢養活母親。幸得老母也不感到什麼缺乏，我已經很滿足了。如今那敢無緣無故，受你的厚禮呢？」

嚴遂只是唯唯諾諾地答應着。等那位老太太返席後，他陪着聶政喝酒，旁邊沒有別人，他才低聲對聶政說：「我原是韓國的貴族，因為有着仇家，亡命在外。我經過的地方多了，聽到這一帶的人，異口同聲地說起你的高義，心裏非常欽佩，所以跟你交了朋友。這一點黃金，原是幫助你，給老太太買點東西吃吃。表示我的小意思。請不要再推却吧！」

聶政說：「你的仇家是誰，可以見告嗎？」

嚴遂說：「事情讓我從頭講起吧。我原是韓國的貴族，跟韓傀一同執掌朝政。——你知道韓傀嗎？他是韓

王的叔父，又是相國。他把持着朝廷，擅作威福，炙手可熱，弄得百姓們怨聲載道。我自然不能夠坐視。我的責任，我的性格，也不能夠讓我緘默。爲了韓國的前途，我常常勸告韓傀。那廝非但不聽，反而懷着怨恨。在朝上議事的時候，我跟他起了衝突。那一次我實在看不慣那廝專橫的態度，拔出劍來，預備跟他拚一拚。不是我犧牲，便是給韓國除掉一個驕奢的權貴。可惜是給旁人攔阻了。等我的頭腦稍稍冷靜下來，我就感到不妙。我得罪他，那廝心如蛇蝎，一定要設法陷害我；王上尚且怕他三分，我怎能逃過他的毒手。於是我趕緊帶了家眷，逃出韓國，亡命在外，一直到現在。我知道韓傀憑藉他的權勢，已經下了祕密的命令，如果我返國，他要馬上逮捕我殺戮。——唉，我跟他結下的怨仇已經深了。私仇之外，就是爲着韓國的前途，我也想除掉這個專橫驕蹇的東西。這一件事，是我幾年來耿耿於懷的。我在遊歷外邦的時候，一邊結交江湖上的朋友，一邊也留意能夠給我幫忙的人。我友呵，我已經推心置腹的告訴你了。你不嫌我說得太率直嗎？」

聶政點頭說：「哦，原來老哥的仇人是韓傀。我早已聽到過的，韓傀那廝禍國殃民。只是，我所以不惜白己混在市井裏，做一個屠夫，就是想奉養母親，讓她享點暮年的快樂。如今老母在堂，我的身子未敢允許別人，這一點還得請你原諒呢。」

嚴遂聽了，正色說：「老弟，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在這一帶，聽到你的聲名，就把車騎來到軹縣找你。我只想跟你做個朋友，那敢別有希求。」他的語氣很誠懇：「我們之間，只有友情；我決無此心，想雇傭你爲我報仇。今天的歡會，原是我登堂拜母，並表我欽仰之心罷了。」

話題說到另一方面去，他們開懷暢飲着。嚴遂並沒有失掉他恭敬的態度。酒闌席散，聶政終不肯接受嚴遂的黃金，仍舊請他帶了回去。

以後，聶政和韓遂，還繼續歡敘了幾個月。秋末冬初，嚴遂離開了軹縣，回濮陽城去。

兩三年後，聶政的母親去世了。關於喪葬等情，自然不必細說。他的姊姊聶婆，也歸寧幫同料理。等到一切都完畢了，聶政收拾行裝，跟姊姊告別。姊姊問：「母親故世不久，留下我們姊弟倆。如今瞧你的模樣，將有遠行，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

聶政說：「我要到濮陽去，訪一個知己朋友，要幹一件事。這件事成敗很難說。姊姊，等我走了後，你從此把我忘掉了吧。」

姊姊素來知道聶政的性格的。她不禁啜泣起來：「弟弟，難道你也要丟下我嗎？唉，母親去世也沒有多少時候呢！……不過，我決不會攔阻你的，我明白你的志願。我只希望你成功歸來，姊弟倆仍就能夠團聚。我天天等待你的好音。」

聶政辭別姊姊，向西進發。不一日，到了濮陽城。因為嚴遂是城裏有數的人物，聶政很容易找到了他。他們握手歡敘別後，好像仍舊在軹縣的酒肆裏一樣。嚴遂知道聶母去世，歎惋了一番。倒是聶政先提起舊事，說：「唉，我原是市井間一個不足掛齒的屠夫，蒙你遠道枉駕，訂道義之交，待我又是那樣的好。我很感激你的厚意。你是深知我的。士爲知己者死，我一向服膺這一句話。上次我所以不曾答應你，因為老母在堂，身不由己。如今老母已經壽終，我願意聽你的驅策。」

嚴遂歎息說：「你說的韓傀嗎？那厮獨占朝綱，如今更驕貴了！他上挾國君，而且宗族很多，誰也奈何他不得。我曾經好幾次派人去算計他，因為他的警衛森嚴，沒有一次不是失敗的。」

聶政說：「那末，讓我去走一趟，給你報復公仇私怨，除掉那個國賊吧！」

嚴遂說：「你願意給我效勞，我自然感激的很。不過，你去的時候，應該多備車騎，我再挑選幾名壯士，作你的助手。」

聶政搖搖頭說：「不！這裏到韓都，路程並不遠；多備車騎，不單是沒有用，反而惹眼；去的人多了，難

於謹守秘密。如果事情成功，韓傀的宗族知道是你主動的，怎肯干休，你也將蒙到禍殃了。還是讓我單身去吧。無論成功失敗，我決不留下一點柄。」

嚴遂聽他的話很決絕，便不勉強他。

這幾天裏，韓都正舉行一個盛會。會場上人山人海，非常熱鬧。韓王和相國韓傀，親臨觀禮。自然，貴人降臨，戒備森嚴，四圍布滿手持刀戟的衛兵。當時，會場上正表演游藝，演得十分精采，觀眾們歡聲雷動，坐在堂上的韓王和相國，也相顧微笑。拍手歡呼聲未息，突然之間，有一個漢子，挺着劍，衝出人叢，猛虎一樣的向堂上奔來。階前的衛兵來不及攔阻，那漢子已經撲到韓傀的面前，趁勢一劍，就刺中韓傀的心窩。韓傀負了重傷，倉皇地抱住旁邊的王上。那漢子又是一劍，他用力過猛，刺透兩個人的身體，韓傀和王上，全倒在地。會場上剎時大亂起來，衛兵們方才措手不及，呆了一呆，見王上和相國，死在那漢子的劍下，便蜂擁過來。那漢子也厲害，他不慌不忙，挺起長劍迎敵，打倒了幾個人。他大聲喊着，衝來衝去；人們自相踐踏着，鬧得天翻地覆，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作亂。他趁這個時候，反刃自刺，割碎自己的面頰，抉出自己的眼珠，毀容自殺。他倒在那裏，臉上血肉模糊，叫人認不出他是誰。

到底不和道這刺客是誰，好像這件行刺大事，只有他一個人幹的，連同謀也沒有。韓的執政者，嚴嚴查究，終是得不到蛛絲馬跡。他們把那漢子的尸體，陳列在市上，旁邊還附着賞格，如果有人知道他姓名的，賞千金。還是沒有誰應賞。看來竟是一件大疑案。韓傀的宗族雖然想報仇雪恨，可找不到對手。難道那漢子是天上降下來的？他幹的事，會機密得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嗎？

十天後，那漢子的尸體還沒有收斂，看守的人，已經怠懈了。却有一個中年婦人，全身縞素，趕到近旁來。她風塵滿面，帶着悲壯的臉容，想是從遠方趕來的。她看到血肉模糊的尸體，已經潸然淚下。上去伏在旁邊，哽咽地說：「唉，勇敢的弟弟，你死得多麼壯烈呀！你殺身成仁，當無遺憾。但是毀形滅名，一定是恐怕

牽累我。我怎可爲了自己，不讓你名垂後世呢？姊姊是跟你一樣，是甘心爲你犧牲的！……」她痛哭着。看守的人不敢冒昧，便問：

「婦人，你認識這個凶手嗎？」

「只有我知道他。我原是給他傳名來的。」她拭去眼淚，鎮定地回答說。

「他是什麼人？你說。」

那婦人看着四圍的人，揚聲說：「諸位聽着！這位烈士，就是我弟軹縣深井里聶政。我是他的姊姊聶嫫！」

「好，原來你是他的姊姊！」幾個衛兵惡狠狠地要來抓住她。說時遲，那時快，聶嫫從懷中抽出一把短刀，向自己項頸上一抹，便倒在聶政的尸旁。姊弟兩個尸體，並在一起，她的臉色很平寧，好像睡着一樣，一點痛苦也沒有。

## 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在戰國七雄（燕、趙、韓、魏、齊、楚、秦）中，秦國是最強者。她靠了雄厚的兵力，侵略附近的國家，蠶食他們的地方。受秦國壓迫最厲害的，是所謂三晉的韓、魏、趙。他們連年疲於奔命，岌岌乎不能夠自存了。

長平一戰，秦的大將白起，大破趙軍。趙軍的統將趙括陣亡，四十萬兵士，完全給殲滅。這次致命的敗仗真可慘！其中倖得逃生，回到趙國的老弱殘兵，不過兩三百人。他們狼狽地奔進了趙的國都邯鄲，逢人便痛哭流涕地敘述這空前的慘敗，還奏聞了趙王。消息一傳開來，邯鄲城裏，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哭的聲音不斷。……可憐四十萬的趙國壯丁，都做了戰場新鬼，就是鐵石心腸的人，看到這一幅情景，也一定覺得悽慘。趙王和羣臣，喪敗之餘，害怕得無計可施的時候，秦軍

挾着戰勝之威，又進攻邯鄲了。邯鄲不久就被秦軍包圍，快遭到陷落的命運。

趙王跟友好的國家求救。魏國跟趙國可以說是弟兄之邦，馬上派遣救兵來，幫助趙國。其餘的國家，害怕秦的凶暴，不敢惹事。把禍移到自己的頭上，忘了從前六國間的攻守同盟；有的竟然乾脆拒絕，不肯出兵，有的也是表面上敷衍，口惠而實不至。就是魏國，雖然爲了婚姻至親，不得不出兵。然而魏王的心情，其實是害怕秦國的。他派遣一位謹慎持重的老將軍晉鄙，帶領軍隊救趙，又密令叫他駐紮在湯陰地方，既不攻打秦軍，也不前往邯鄲，只抱着觀望態度。秦軍却加緊包圍邯鄲。這樣一來，真把趙國的君臣急壞了。

魏王的手段也不錯。他派了援軍，却不去救趙，又要各方面都圓滑週到，尤其要使秦趙兩國，對他只有好感，沒有懷恨。他一向向秦國暗送秋波，並不翻臉，一面差遣一位姓名叫作辛垣衍的說客，到邯鄲去接洽。辛垣衍此行，不用說銜着祕密使命的。

辛垣衍到了圍城裏，先見了趙國執政的貴族平原君趙勝，說明來意。平原君聽他的話有理，無可奈何地答應了。接着，平原君介紹辛垣衍見趙王。辛垣衍才說：「秦國現在所以急攻邯鄲，並不是貪圖區區地方，她不過是爲了聲名。現在列國當中，只有秦國頂強盛，如果趙王派遣大使，帶了國書到秦國去，尊秦王作帝，做列國的領袖。秦國欣感這樣的好意，一定罷兵歸去，邯鄲也可以解圍了。這是多容易的事。」

趙王是一位糊塗而自用的君主，平原君也是一個平庸的執政者。他們聽了辛垣衍的話，覺得兵不血刃而解圍，原是極便宜的。但再轉念想到，趙王同是列國諸侯，如今列國中趙王首先尊秦王爲帝，自覺於心有愧。因此猶疑未定。但這件事外面沸沸揚揚，已經給人在談論着了。

當時有一個齊國人姓名叫作魯仲連，作客在趙，正巧在邯鄲圍城中。這位魯仲連先生，是齊國高士，他的學問極好，口才更不錯，從青年時，就有了很大的聲譽。等到年長了，無意做官上進，只喜歡遠遊，一邊玩賞

各地的名山大川，一邊交結情投意合的朋友。他最熱心的是幫助人家，給人排難解紛。在山東一帶，提起了魯仲連先生的大名，沒有誰不知道的。

魯仲連一貫的主張，是扶弱抑強，盡自己的力量，達到這個目標。他退留在圍城裏，原想趁機會給趙國勤勞，幫助他們抵抗秦軍。如今他聽到街坊上紛紛傳言，說趙國將要用降重的儀式，尊秦王爲帝，以求解圍。魯仲連很不高興。他馬上去找平原君。平原君以禮賢下士著名，原是認識魯仲連的。魯仲連坐定，也不寒暄，就關切地問道：「局勢的緩急怎樣？公子可以見告嗎？」

平原君嘆息說：「唉，還談什麼局勢！長平大敗，損折健兒四十萬，如今國都邯鄲幾乎給完全包圍。趙弱秦強，救兵又姍姍其遲來，有什麼辦法。不瞞先生說，魏王派了一位說客辛垣衍在這裏，勸趙國尊秦爲帝，他的話頭頭是道，我其實作不得主張了。」

魯仲連正色說：「公子素有賢名，不該說這樣的話。趙國自己也得有點主張！尊秦爲帝，這是什麼話。名器是不可假借的。那位辛垣衍在那裏？讓我跟他一談，曉以大義，叫他明白自己的錯誤。」

平原君說：「我知道先生的高義。先生一定能夠說動這位魏王的使者。待我給先生介紹吧。」

平原君請辛垣衍來到自己的府中，告訴他說：「齊國有一位高士魯仲連先生，如今恰巧在這裏。我想介紹他跟將軍談談。將軍可肯答應嗎？」

辛垣衍也是極有經歷的遊士出身，他早聽到過魯仲連的大名，也知道他的爲人，明白他一定來阻擋尊帝這件事的，忙謝絕平原君說：「我聽到過這位魯仲連先生，他是清高的遊士。我是奉着使命來的。有職在身，不便跟他相見，請公子回絕他說，我已經離開這裏了。」

平原君說：「不過，我已經告訴他，說將軍在這裏。這似乎有點不大好。」



辛垣衍無可奈何地說：「我不敢固拒公子的好意。我也很希望聽聽魯仲連先生，到底有什麼意見。」於是因平原君的介紹，魯仲連跟辛垣衍相見了。辛垣衍打量這位來客，見他神清骨爽，衣冠樸素，領下飄着銀白色的短髯，嚴正的面容上，却隱然含着和藹的神色。令人一見，肅然起敬。辛垣衍作了幾句應酬話，便說：「我看先生的樣子，決不會是在平原君這裏求差使的，爲什麼還要逗留在這個圍城裏呢？」

魯仲連太息說：「唉，我所以不走，是最近聽到秦王將要稱帝的消息。暴秦無道，靠欺詐列國，把征服者當作奴隸，從來沒有什麼仁義。如果秦國居然稱帝，我魯仲連是決不願做他的子民的。不自由，毋寧死。我甘願赴東海而葬身魚腹！我請平原君介紹見將軍，想把秦國稱帝後的禍害談一談，希望將軍可以幫一點忙。」

辛垣衍說：「我們魏國雖然並不想擁護秦王稱帝，可是有說不出的苦衷。先生可看到主人和奴隸嗎？一個主人總擁有十多個奴隸，難道十個人的智和力不及一個嗎？其實是積威之下，一向害怕了的緣故。」

魯仲連正色說：「這是什麼話？堂堂魏國，跟秦國來比，自己甘心在婢妾的地位嗎？」辛垣衍聽了，有點難堪，但強顏說：「是的，那原是無可奈何，忍受一時呀。」

魯仲連說：「忍受既然不是一時，恐怕也忍受不下呢。讓我說一件故事吧：從前，我們齊國有一位糊塗的王上閔王，受了幾個渾蛋大臣的慫恿，居然關起門稱起帝來，然而國內的政治，却愈弄愈糟，結果是衆叛親離，閔王安身不得，只好亡命出國。在亡命的路途中，是一個叫夷維子的渾蛋給他駕車的，他們還不能設忘記稱帝的威儀。經過魯國。魯國城門口的衛士預備請他們進城。夷維子衝頭就問：『你們將要怎樣招待王上呢？』衛士說：『我君魯公預備大設宴席。』夷維子搖頭說：『錯了！我們的王上是帝，是天子。天子出來巡遊，諸侯們應該避位，把國政全交給天子。天子用餐的時候，諸侯只好在旁伺候，天子用餐畢才賜食。另外的規矩多着呢，待我一件件說來吧。……』魯國的衛士不等聽完，忙說：『對不起，這樣的貴客我們不敢招待！』便鑿以閉門羹。閔王和夷維子進不得魯國，借道鄒國而行。正巧鄒君病故，閔王想進去吊唁，叫夷維子先通報一

聲。那些人正忙着辦理喪事，夷維子驕蹇地說：「唉，你們竟不懂得天子下弔的儀式！我們的王上來弔，鄒先君的靈柩應該給搬動了向着北方，讓天子可以南面而坐。還有，你們的嗣君和臣民該……」鄒國的臣子們說：「呸，如果要這樣，我們甘願伏劍自殺，不忍見到先君死後受辱！」閔王和夷維子聽到這麼激烈的話，自然不願再進鄒國去。——這件故事，也許將軍也聽到過的。我們且不管閔王君臣的糊塗；像鄒魯小國的臣民，明白列國間大小雖然不同，地位却是平等，不能說忍受非分的天子之禮。如今魏和秦同是大國，兩國的領袖都是王，只見秦國打了一次勝仗，就急急地擁護他稱帝。這樣看來，三晉的大臣的見識，還不及鄒魯的士民呢！」

辛垣衍面色如死灰，要想說什麼，却是說不出口。

魯仲連接着說：「還有，秦王一稱帝，自然要行使他的鐵腕，來干涉諸侯的。列國君王的大臣，如果他看不中眼，馬上可以強迫革職，再把秦王的親信調換上去，一面還帶着監視性質。這樣下去，外面朝廷上的大臣，裏面宮闈中的姬妾，全做了秦王的眼目。就魏國來說，將軍還能繼續得到魏王的寵信嗎？就是魏王，還能說長保王位嗎？」

這一夕話，非但叫辛垣衍沒有分辨的餘地，而且緊緊地抓住了他的心。尤其是末了的幾句話，叫辛垣衍知道，擁護秦王稱帝，是損人而害己的事；在個人利益得失上，也不該這麼做。於是辛垣衍起身告罪說：「先生的宏論，使我茅塞頓開。我今天才認識先生是天下的義士了。再會吧。我預備馬上回到本國去覆命，再不敢主張讓秦王稱帝的事了。」

辛垣衍臨走的時候，反而勸平原君和趙王嚴守邯鄲，等待援兵。邯鄲城頭，軍容復振，鮮豔的軍旗，明亮的刀矛，映着日光，顯得異常的威武。包圍的秦軍，看到這樣的情景，覺得很是驚奇，恐怕趙國別有計謀，開城突擊，忙退兵若干里下寨。

\*

\*

\*

\*

正在兩方相持的時候，魏公子信陵君前來，他奪了老將軍晉鄙所統帶的軍隊，攻打秦軍，救援邯鄲。秦將孤軍深入，恐怕受到內外夾攻，全軍覆滅，便下令解圍班師。這樣，臨到陷落前夕的邯鄲，是保全了，趙國也轉危爲安，可以慢慢地休養生息，恢復元氣了。

信陵君是救趙的英雄，又是鄰國的貴族，平原君的姻親。他受到趙王和平原君盛大的招待，自然不必說。平原君是長者，他並不會忘記魯仲連。——如果沒有魯仲連勸阻了辛垣衍，魏趙兩國，居然尊秦爲帝，信陵君來救，也嫌遲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許事情從此使無可挽回。唉，那次魯仲連對辛垣衍說得多麼壯烈：「如果秦國稱帝，我魯仲連是決不願做他的子民的。不自出，毋寧死。我甘願赴東海而葬身魚腹！」他激烈的聲音，好像還在耳邊。因爲他的堅持，才使辛垣衍掃興而歸，不至造成天大的錯誤。魯仲連的功績是不能毀泯滅的。平原君論功行賞，把幾個城邑封給魯仲連。魯仲連是清高的遊士，不願做官受到羈束，再三辭謝不受。而且他對平原君說，邯鄲的圍已解，道路通了，他也預備離開這裏，繼續他的漫遊去了，行期就在近日。

平原君爲表示他的謝意，就在他的私邸中，備了最豪華的宴席，給魯仲連餞行，並且邀請趙國的貴賓作陪。魯仲連被推爲上坐，他倒並不推却。平原君殷勤招待，備極恭敬。酒酣，平原君的侍從，捧出一個盤來，盤裏滿堆着燦爛的黃金。平原君起立，對魯仲連說：「聽說先生近日就要遠行，這一點不腆之儀，給先生補助旅費，請賞光受了吧。」

魯仲連笑着說：「謝謝公子的好意。然而所謂天下的義士，最要緊的，是給人排難解紛，或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捨己爲人，決不受一毫的報酬。如果爲了報酬而給人効勞，這是庸奴商賈的行爲，那裏好說天下的義士呢？我魯仲連可不願意這樣。請公子不要再勉強我。」

平原君原是一位賢公子，自然不再勉強。大家繼續歡飲，直到日暮才散席。那盤燦爛的黃金，還放在席前，沒有誰對它瞥過一眼。

第二天早晨，魯仲連帶了簡單的行李，飄然走了。從此以後，平原君沒有見過他再回來。

## 七 秦 廷 遺 恨

公元前二三〇年左右，已經是秦國剪滅六國統一天下的前夕。

六國都急於在計劃自保的辦法，可是無法可施。在強秦的壓力下，他們又不能彀聯合抵抗，只好眼看着一個個地被擊滅。苟延幾年殘喘的，已算是絕大的僥倖了。

這裏說的是苟延殘喘的燕國的故事。

\*

\*

\*

\*

在一間富麗的宮殿裏，有兩個人坐在席上，很輕聲地談着天。屋裏沒有別的人，連侍候的僕人，也遠遠地站在殿外。這兩個人的面容都非常緊張，眉宇間露出憂慮的樣子，他們準是在秘密地商量着什麼大事。坐在上首的一個，錦袍玉帶，瞧他的打扮，就是一位貴公子。他就是燕國的嗣君丹。坐在旁邊的，是一位老先生，那是燕丹的太傅鞠武。鞠武是燕丹的老師，同時也是他的參謀。燕丹的父王，因為年已老邁，是難得上朝的，實際上，政權全在太子丹的手裏。燕丹碰到什麼困難，總去跟鞠武商酌；幾年來，鞠武已經給他解決不少問題了。鞠武不是一個迂腐的儒者，却是深明國際大勢和胸中頗有權衡的人。這時，他在那裏很誠懇地對燕丹說：「太子呀，你心裏的怨憤，我是知道的。從前你在趙國的時候，嬴政也在趙國，你們訂了患難之交，常在一起挾彈馳馬，杯酒言歡，那時候你們的交誼多麼好，誰不豔羨你們。等嬴政返國，做了秦王，你到秦國去，他把前者的友情，丟在腦後，擺出強國的架子來，簡直把你當作俘虜，軟禁了你，想叫你老死在關中，不讓你回來。總算你脫身回到燕國了，你想出這口惡氣，這是不錯的。可是秦國是那樣的富強，燕國是那樣的弱小，他

們的鐵騎不來侵略，燕國還勉強可以自存。如果我們去激怒了他，秦國的大軍一到，長城以南，易水以北，還是燕國的土地嗎？小不忍則亂大謀，太子呵，你總該明白這一點的。」

燕丹蹙着雙眉，一邊點頭，一邊說：「先生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我要對付嬴政，報自己的私怨，那是小事；嬴政是那樣的貪暴，并吞韓魏趙以後，其次就要輪到燕國。我們可不能穀食旦夕的安逸，坐等毀滅到來！」

鞠武說：「因此，我們該從長計議。我說，太子最近的那件事是做錯了。」

「那一件呢？又是說樊於期將軍嗎？」

「是的。樊將軍得罪嬴政，亡命出來。他是嬴政刻骨刺心的仇人。如果嬴政知道太子收留了樊將軍，他會狂怒得什麼都做得出來，況且我們連一點準備都談不到。我希望太子一邊跟韓魏趙諸國交好，訂結攻守同盟，來對付秦國；一邊請樊將軍到匈奴去，讓嬴政沒有侵略燕國的藉口。等到準備完成，就是太子揚眉吐氣的時候了。」

燕丹露出痛苦的神色，說：「唉，我貴爲一國太子，連一個窮困的亡命客，都不能穀保護嗎？樊於期也是我的患難之交，我可不願學嬴政那樣的薄情，把他放逐到匈奴去，而且先生教我連結別國，暗中準備，那樣的做法如今也嫌遲了。如果六國一直能穀齊心對秦，也不會弄得今日的形勢。我以爲這是不妥的。」

鞠武搔着頭皮，說：「那末依太子的意思，是想走那一方面呢？」

燕丹放低聲音，很鄭重的說：「曹沫的故事，是先生告訴我的。我想弱國要想從強國下掙扎求生，只有走曹沫路。」

鞠武沈吟着：「不錯，這是極痛快的辦法。——但是——但是，太嫌行險僥倖。如果失敗的話，那……」  
燕丹打斷他的話：「先生老成持重，不贊成我的意思，是當然的。不過我已經決定了。請先生別的話不要

說，只給我留心留心，如今有沒有曹沫那樣的人？」

鞠武想了一想，才慢慢地說：「不錯，我記得燕國有一位俠士，姓名叫作田光的。他仗義行俠，急人患難；提起他的姓名，市井間誰也知道的，雖然他並不是一個食祿的士大夫。」

太子驚喜地說：「田光嗎？我好像也聽到過。他既然是仗義行俠的人，爲了祖國，幹這樣的工作，一定是勝任愉快的。不過事先應該十分祕密，最好連我的父王也不知道。我要親自去找田光，雖說是恭敬盡禮，却很有不便。先生可能彀去請他來見我嗎？」

鞠武說：「那自然可以的。」

\*

\*

\*

\*

鞠武陪伴着田光來了。田光鬚髮如銀，顯然年紀已經很老邁；但是精神健旺，扶着一枚手杖走着，一點也沒有龍鍾的模樣。燕丹站在宮殿外接他，鞠躬爲禮，迎他進屋裏坐下，樣子十分恭敬。坐定了，燕丹說着久仰的話，田光也謙遜幾句。接着，燕丹屏去左右，連鞠武也告辭了。旁邊沒有別人，燕丹才說出自己的意思，很懇切地請田光幫忙。——不單爲燕丹個人，而且爲了祖國的存亡。

田光說：「太子的意思是不錯的。可是太子不恥下問，我實在不敢當。那些駿馬在壯盛的時候，一天可以疾馳千里；等到它衰老了，連駑馬也趕不上。況且我還彀不上駿馬。我老了，自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爲了祖國，我可以推薦我的朋友給太子。」

燕丹熱切地問：「貴友是誰呢？」

「荆軻。」田光很清楚地吐出這兩個字。

「荆軻？」燕丹問：「荆軻是誰？老先生能彀約略告訴我嗎？」

田光慢慢地說：「他現在這裏，不過廁身在市井間，太子自然不知道他。他本來是衛國人——不，他的祖

先還是齊國人；後來搬到衛國去的。他也出身於貴族之家，受過很好的教養，劍術尤其不錯；天性豪爽，喜歡結交豪傑，不論那一個階級裏，都有朋友。他想幫衛國的王上做點事，衛國太小了，王上也不能容他。於是離開了那裏，憑着他的豪氣，在江湖上流浪。一邊跟各地的俠士劍客訂交，他的技術更進步了。這幾年裏，他來到燕國，總算住定了。可是他願高攀貴族達官，他的交遊，全是市井裏幾個真性情的人。平日他在酒店裏，痛飲爛醉，歌哭無常，大家總當他是一個酒徒，誰也不知道他滿腹詩書，擅長一手好劍術的。他不把我當作老朽，常來請教，因此我知道他的底細，非常敬佩他。我想他一定願意給太子効勞的。」

燕丹聽得有這樣的一個人，非常興奮，忙說：「好極了。承老先生推薦，感激的很。老先生可以介紹荆君到這裏來嗎？」

田光點點頭，說：「我馬上去邀他。」於是他起身告辭，預備去邀荆軻。燕丹很客氣地送到門前，見左右無人，便鄭重地丁寧說：「方才我跟老先生商酌的，是國家大事，關係非同小可。希望先生不要洩露，免得有什麼意外。」

田光正俯身上車，聽了燕丹的丁寧，忙回頭笑着說：「遵命！」

他驅車到荆軻那裏，說了幾句話，便道：「燕國太子因為燕秦不兩立，把國家大事託我。可是老夫耄矣，無能為力。我冒昧介紹了老弟，去擔當這個使命。太子想請老弟進宮去談談。」

荆軻素來知道田光古道熱腸，就說：「好的。我就去吧。」

田光說：「一個義士做事，光明磊落，決不肯讓人有絲毫猜疑。我來的時候，太子丁寧相告，叫我謹慎不要洩漏。可見太子並不怎樣信任我。別人不能毀信任的，實在有愧義俠之士。我可不能毀玷污了這高貴的名詞。」他用悲壯的語調，激勵荆軻說：「老弟，你趕快去見太子，順便告訴他，我只能毀以一死表示自己的不洩漏。」他不讓荆軻阻攔，很快地掣劍在手，自刎而死。

在太子的宮裏，荆軻會見了燕丹，先說起田光的自殺。燕丹流涕失聲說：「唉，田光先生誤會我的意思了。要他先犧牲，我真對不起他。唉，我的過失怎樣的補救呢？」

荆軻太息說：「田光先生原是個激烈的人。他的自殺，我也說不出的痛苦。但以死報知己，原是俠士的信條，太子也不必於心耿耿。還是計劃大事要緊。」

燕丹拭淚頓首說：「蒙田先生推薦荆君前來，真是天佑燕國，我是說不出的感激。如今西線的形勢，已經危急萬分。秦王派了王翦李信兩大將，帶領數十萬軍隊，南北夾攻趙國。趙國是決不能擊堅持到底的。趙國一朝崩潰，我們的西線完全沒有屏障；秦兵一渡易水，毀滅的命運就在眼前了。弱小的燕國，是不敵抵敵強秦的，列國害怕強秦，只求自己苟延殘喘，又爲了利害衝突，對秦的攻守同盟也談不到。因此，我寢食不安，總想怎樣先發制人。」

荆軻看着燕丹說：「那末，依太子的意思，應該怎樣呢？」

燕丹慢慢地說：「不瞞荆君說。我想，如果我得到一位勇士，借了進貢的名目，到秦王那裏去。趁着召見的機會，威迫秦王，叫他歸還所侵占的地方，這是最好的了。從前魯國的曹沫，就是這樣的在齊桓公那裏，得到兵不血刃的勝利。倘使嬴政那廝不漂亮的話，就把他刺死。這樣，秦國自然大亂，給列國聯合破秦的機會了。——這是我一直藏在心中的計劃，可是找不到這樣的人。天幸荆君助我，請別推却吧。」

荆軻沈吟着說：「這樣的大事，我恐怕不能擊副命。」

燕丹再度頓首說：「荆君是俠義之士，急人患難。況且這是國家存亡大事，使列國在暴秦的魔手下得到解放。希望你不要相棄。」燕丹聲淚俱下地添了一句：「願荆君哀憐燕國，哀憐太子。」

荆軻無論如何不能擊推辭了，他的熱情，也不能擊叫他再推辭。燕丹馬上封荆軻做高官，給他住在府第



裏，加以破例的優待。

幾個月過去了，時局急轉直下。秦軍擊滅了趙國，虜了趙王，蹂躪着河北一帶。燕國的西邊，一夕數驚，害怕秦軍前來侵略。燕丹焦急的很。但是他所尊奉爲上客的荆軻，却安逸地住在府第裏，享受着豐厚的供奉，陶情作樂，好像對於時局，毫不關心。燕丹實在等得不耐了，便駕臨荆軻那裏，說：「王翦的軍隊，不久就要渡易水攻燕，到了那時，我再想侍奉你，也不可能了。不知道荆卿有什麼見教？」

荆軻從容地說：「是呀，我原想找一個機會告訴太子。現在我要去見秦王，如果沒有厚禮和可信的東西，決不會蒙他親自召見的。這就難了。我知道秦王懸賞捉樊於期將軍，不惜千金重幣和萬家之封。有了樊將軍的頭和燕國名城督亢的地圖，獻給秦王。那斯又貪又喜，一定肯召見我。於是我可以不辱使命了。」

燕丹繃着眉，說：「這個怎麼成呢？樊將軍亡命在這裏，求我庇護，我可不能因一己的私仇，而傷了友誼！」

荆軻聽燕丹說得很決絕，便攔開一邊，另外敷衍幾句。等燕丹走後，他自己偷偷地去見樊於期，跟這個爽直的亡命客談天。談到中間，荆軻很着意地說：「秦王對於將軍實在太凶辣了。將軍的自族，留在秦國的，給滿門抄斬，還懸重賞求將軍，不論生死。將軍對於這個，預備怎樣呢？」

這話引起了樊於期的創痛，他悲壯地說：「唉，我每想到自家的慘滅，和嬴政的凶狠，真是痛心切齒的。可惜我如今亡命在外，托庇於太子，實在沒有復仇的方法。」

荆軻正色說：「我倒想到一個計劃，在公可以解救燕國的危急，在私可以給將軍復仇。不知道將軍願意採納嗎？」

樊於期驚喜的很，忙上前請教。

荆軻說：「如果我借了將軍的頭，去獻給嬴政，他一定很高興地召見我。趁着這個貼身的機會，我猝然起來，左手拉住嬴政的手臂，右手掏出短刀，向他的胸前喀叱一聲，什麼都完了。燕國的危急，將軍的怨仇，就在這一刀裏解決了。太子是長者，我又不便冒昧出口，但是不知道將軍以爲這個方法怎樣？」

樊於期捋袖仰天，用激昂的口氣說：「這個好極了。我日夜苦思，今天才得承教。我那敢不遵命！」他馬上拔劍自殺。

有人去報告了燕丹。燕丹飛騎趕到，只見樊將軍倒在血泊裏，兩眼還圓睜着，好像在等待以後的結果。再有什麼辦法？燕丹除了撫尸痛哭以外，只好把樊於期的頭割下，盛在木匣裏，讓荆軻去行事。

行刺的短刀，燕丹是早已找好的。那刀不過七八寸長，明晃晃的煞是鋒利，而且早用毒藥浸煉過幾遍，見血封喉，只要割破對手的皮膚，那人就活不了。於是燕丹把短刀、地圖、樊於期的頭，一起交給荆軻。荆軻想到他自己一個人去做，或有疏虞，豫先送信給一位朋友，約他前來同往。燕丹焦急得等不及，却已給荆軻找到一個副手，姓秦，舞陽的少年。荆軻看那少年鹵莽倔強，覺得不適合，還在盼望他的朋友會來。燕丹把什麼都料理好了，等荆軻動身；荆軻却儘自向門外盼望着。燕丹有點不高興了，便向前說：「太陽快下山，一天又將過去了，如果荆君還有什麼待考慮的話，讓我差遣秦舞陽先走。」

這樣露骨的話，荆軻自然受不住，他怒聲對燕丹說：「太子何必這麼說！如今只帶一把短刀，進入虎狼的強秦，萬一失敗，後患豈堪設想。我所以遲遲未行，等我的朋友同走。太子以爲我有什麼改悔，那末此刻就辭行吧！」

於是他們馬上出發了。太子和荆軻的幾個知己，穿了白衣冠送行，到易水邊上。時節已是初秋，草木枯落，白茫茫的易水，接着銀灰色的天空。西風吹來，捲飛了祭路神所燒的紙灰。岸邊的蘆葦，在風裏嗚咽着。燕丹敬了荆軻一杯酒，荆軻的朋友高漸離，彈起琴，奏出送別的歌曲——聲音又淒厲又悲壯，聽的人都暗暗垂

淚。荆軻乾了酒，高聲應着琴音唱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餘音嗚咽着。荆軻和秦舞陽，上車走了。

俗語說：「錢可通神」，荆軻是很明白人情世故的。他以燕國進貢使者的名義，到了秦都咸陽，先帶了重

金厚禮，去見秦王的寵臣。那位寵臣得了厚賂，便到秦王那裏去疏通說：「燕王害怕天威，情願舉國歸附，把土地人民獻給大王；自己只要像大王派遣的官吏一樣，在本鄉永守宗廟，於願已足。但恐大王不懂得他的至誠，所以斬了樊於期的頭，和督亢城的地圖，謹慎密封，派使者荆軻送到庭上來。請王上鑒察。」

督亢地圖，秦王還不怎樣動心。可是燕國使者，帶着樊於期的頭——樊於期是秦王切齒銘心的仇人，秦王倒要看看這仇人死後的面目。自然秦王很高興地答應了。於是決定次日在驪山下的咸陽宮，召見燕國進貢的使者，準備隆重的典禮，而且讓各國的使節觀禮。

典禮官引導燕國的使者進謁。正使荆軻捧着盛樊於期頭的木匣在前，副使秦舞陽捧着地圖匣在後，依次上殿。兩位使者在殿階上俯伏行禮，秦舞陽面色如死灰，身體顫抖，舉止失措。秦王跟旁邊的臣子，全覺得奇怪。荆軻回頭看着舞陽笑笑，向王上表示歉意，說：「這位副使，原是小國裏的鄉下人，年輕識淺，從來不曾見過天子。如今到了威儀堂皇的庭上，不覺露出窘態來，還得請王上不要介意。」

秦王說：「既然這樣，叫他留在殿下吧。你把匣手中捧的地圖拿來。」

荆軻放下木匣，從秦舞陽手裏取過地圖，從容地上前，到了秦王的座下，獻上地圖。秦王先看地圖。他不介意地叫荆軻打了開來。地圖原是卷着的。荆軻慢慢地舒展着。——明晃晃的短刀正夾在地圖裏！荆軻疾如脫兔，左手抓着秦王的衣袖，右手挺起短刀，用力刺去。秦王很快地一閃，衣袖斷了，荆軻一刀落了空。秦王年輕，手腳輕捷，他趕緊想拉出佩劍來抵抗，劍在鞘裏，倉皇間偏拔不出。荆軻又直撲過來。秦王避到銅柱背

後，荆軻追上去。兩個人繞着銅柱追逐。……且慢，在這一點時間裏，秦王的侍衛和羣臣怎樣呢？這事出乎意料之外，大家驚慌得莫明其妙。照秦國的規矩，帶武器的侍衛，只能敲站在殿下，沒有王上的召喚，不能上殿。殿上的臣子們，都是手無寸鐵的。秦王生死繫於呼吸間，自然想不到叫衛兵上殿。殿上的臣子們驚魂少定，找不到武器抵敵荆軻，只得徒手相搏。此刻殿上亂得不堪；有一位御醫，把所提的藥袋，向荆軻頭上扔來。這一羣亂闖闖的人有什麼用，不過阻攔了荆軻，不讓他有抓住秦王的機會。同時，在殿下拿着武器的衛兵，雖然乾急，可是不敢冒昧上殿。只是秦舞陽晦氣，兵戈交下，給砍成肉泥！……秦王一邊環着銅柱逃跑，一邊還在拔劍，幾個小太監喊着：「王上把劍推到背後去！把劍推到背後去！」秦王把劍推到背後，前面短了，很容易地抽了出來。於是形勢一變，秦士挺了長劍，向拿着短刀的荆軻反攻。第一劍就砍在荆軻的左腿上，立刻鮮血直冒，荆軻支持不住，倒了下去。但是他還掙扎着，看準秦王，咬緊牙關，把短刀向秦王胸前擲去。這一擲勢急如箭，秦王閃身得快，拍的一聲，火星四射，短刀打中了銅柱。荆軻沒了武器，秦王挺劍直砍荆軻，他只能敲空手格阻，片刻之間，身上被了八劍，秦王還不敢上前來。……

荆軻血流如注，靠着銅柱，勉強支持着，臉上露出輕蔑的笑容，向着秦王罵道：「嬴政，總算便宜了你！我今番所以不成功，原想逼你簽了投降的契約，才好去回報太子。那知却給你逃了狗命！」這時秦王已經有工夫招呼衛兵上殿，荆軻不讓他們近前，頭向銅柱上一撞，腦漿迸裂，嗚呼哀哉！

荆軻作壯烈犧牲後四五年，秦軍擊滅了燕國。次年，六國全告消亡，秦統一天下。秦王立號稱始皇帝。

秦始皇帝總忘不了這生平最驚險的一幕。他下令天下，通緝從前燕太子丹和荆軻的門客朋友。告發者受重賞，容留者羅死罪，而且追究得很嚴厲。且說有一個高漸離的，原是荆軻的知己朋友。他一向流浪在燕國的市上，擅長彈琴，不治生產，像是一個賣唱的。荆軻跟他的交誼很好。從前兩個人常在市中小酒店裏痛飲，酒酣

耳熱，高漸離彈琴，荆軻和聲高歌，不管別人笑他們是癡子。上次荆軻赴秦，在易水北岸送行的，就有高漸離。「風蕭蕭兮易水寒」悲壯的歌聲，誰能忘記呢？燕國滅亡以後，高漸離逃到宋子城裏，改變姓名，給人做短工，混一口飯吃。琴自然好久不彈了。然而墾地灌園那麼辛苦的工作，他實在力不勝任，做得胼手胝足，他只好在背地裏嘆氣流淚。

一天，高漸離正在一家的堂下操作，聽得堂上有彈琴的聲音。原來主人宴客，座中有一位音樂家，在當眾獻技。一曲彈畢，主客無不拍手稱好，高漸離在堂下放開工作，一邊聽着，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哦，這一曲不是這麼奏法的。……不，這一段根本是彈錯了。……」他說着，悲從中來，眼裏泛着淚水。偏巧有一個多嘴的僕人，在旁聽到高漸離的話，上去向主人搬弄是非，說：「主公，你瞧，堂下那個短工，他不做工作，也在那裏聽琴，而且嘴裏在毫無忌憚的批評，好像他也懂得音樂似的。」

主人抬頭一看，沈吟着說：「也許——也許他也懂得彈琴的，人不可以貌相——喊他上來試一試，再加詞斥未遲！」

高漸離給喚到座前，幾位高貴的客人，懷着輕蔑的心思，聽他彈琴。他開始和着絃，鏗鏘鏘鏘，是那樣的優婉中聽。彈奏完畢，連方才獻技的音樂家，也點頭稱贊，說是天才。主人揚揚得意，例外開恩，請高漸離也入座喝酒。

他略坐一坐，心緒異常紊亂：「唉，我這樣藏頭縮尾的，過着卑微的生活，做着困苦的工作，究竟到什麼時候呢？我鎮天提心弔胆地害怕，即使我能毀一直下去，也不過是庸庸碌碌，跟草木同腐。我對得起我的朋友荆軻嗎？」想到這裏，高漸離便起身，說聲「少陪」，馬上到自己就攔的地方，匆匆沐浴整容，穿上從前當遊士時代的漂亮服裝，抱着從前朝夕不離的琴，從容地再來到堂上，堂上酒闌而客未散。高漸離回到自己的原座上。一席的人見了，都吃了一驚。連主人也恭敬地跟他招呼。高漸離嘆息說：「請諸位不要問我的來歷吧。」

讓我再奏一曲以娛諸位，我也要離開這裏了。」

這時代正在全國統一的開頭，各地的貴族豪傑，隱姓埋名流落在民間的很多。主人也不便多說。大家靜聽高漸離再奏一曲。調子是改變了，時而悲壯，時而淒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亡國的悲哀，身世的感觸，懷友念舊的深情，都在琴絃裏吐露出來。座客情不自禁，全陪着高漸離垂淚。

餘音嫋嫋裏，高漸離不作一聲，抱着琴離席走了。

高漸離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彈得一手好琴，不單維持了個人的生活，而且使他成了名。雖然誰也不知道這一個流浪藝人的真姓名及來歷。

他到中央政府的咸陽，幾位新近貴顯的官僚，都延請他獻技。甚至於秦始皇也聽到了他的盛名。皇帝是喜愛音樂的，對於藝人，一向很優待，就下旨請他來宮廷上演奏。他來了，皇帝的左右，很有幾個從前在燕國做過事的。他們告訴皇帝，這位流浪的藝人不是別個，正是那次胆敢當殿行刺的荆軻的知己朋友，真姓名叫高漸離的。這時候高漸離給人指破，也俯首無詞。——荆軻的知己朋友，已經是罪不容誅的罪名！皇帝才聽了他的妙手彈奏，覺得把他正法，優美的技術竟成絕響，未免太可惜了。於是他下令，弄瞎了高漸離的一雙眼睛，使他成爲瞽者，讓他被供奉在內庭，做皇帝的樂師。高漸離雖然瞎了眼，可是他的技術一點也沒有影響。秦始皇是一聞絃歌而知雅意的人，每次聽到他的彈奏，總嘆賞不已。看他是那樣的和善，知趣，與人無忤無爭的樣子，皇帝跟他稍稍地親近了，而且荆軻的影子，也漸漸地給淡忘了。

高漸離在退休的時候，撫着他寶愛的琴，臉上總露出悲壯的神情。他祕密地找了碎鉛，填充了琴的內部，重甸甸的很可當作武器，雖然外表上什麼都看不出來。在一次夜宴裏，皇帝坐在豔麗的妃嬪旁邊，一邊喝着美酒，一邊聽着高漸離彈琴。高漸離坐在皇帝的席間，凝神一致的彈着。多美妙的曲調呀！皇帝情動，也丟開平

日莊嚴矜持的樣子，與箸敲着酒盞，唱起和歌來。皇帝顯然是半醉了。高漸離彈完了，抱着琴站起身來。他從皇帝的聲音裏，認清了皇帝所坐的地方。他雙手舉起寶劍的琴，很快地向前劈下去。……鏘鏘一聲，桌上的杯盤全給打翻了，皇帝閃了一閃，並沒有給打中。這是高漸離瞎了眼的緣故。

於是高漸離也完了。這夜寒癩琴的事，成了荆軻刺秦王的尾聲。

## 八 孤島義士

荆軻刺秦王失敗，犧牲在秦國的朝廷上。秦王非常震怒，他派了大兵，加緊攻打燕國。這樣的泰山壓卵之勢，小小的燕國，怎麼抵擋得住。不到四五年，燕國是跟着韓魏趙楚一樣地滅亡了。那時戰國七雄中，只剩下齊國，還沒有給秦國併吞。齊國能殼存在到最後，並不是她比另外的五國，有什麼特別強大的力量。這完全是徼倖。原來齊國的位置，正在如今的山東半島上。她是海東的大國，跟在西方關中的秦國，遙遙相對，中間却間隔着另外的幾國。齊秦既然不會接壤，自然沒有什麼利害衝突；強秦的侵略軍，決不會踏到齊國的國境上。因此，齊國對於秦國，一直是很放心——有另外的幾國做屏障，還怕秦國什麼！當另外的幾國計劃訂結攻守同盟抵擋秦國的時候，最不熱心的就是齊國。她背山負海，有鹽鐵之利，家給戶足，又沒有什麼野心，何苦跟另外幾國嘖嘖嘈嘈地在一起！六國不能殼協力抵擋強秦，齊國自然該負一部份的責任。

秦國遠交近攻的外交手腕也不錯。秦王想到，他跟齊國既不接壤，沒有利害衝突，樂得做個人情，跟齊國非常要好。兩國的修好使者，往來在驛道上，絡繹不絕。秦王對於齊王，竟不惜卑詞厚禮，就是齊國來的使者，秦王每次總是大加賞賜，讓使者回去，滿口稱說秦王的客氣。這樣一來，齊國朝廷上，簡單有受寵若驚的樣子。而且當時齊國的國王田建，和相國后勝，是一對糊塗蟲。他們因為本國承平，便貪圖苟安，從不想到外

患。后勝還是一個親秦的政客，齊王早給他的高調所蠱惑。當韓魏趙告急的時候，齊王毫不動心；一個國家給秦國擊滅了，齊王反而派遣使者，到秦王那裏去，慶賀勝利，兩方面興高采烈地打得火熱。直到五國次第滅亡了，糊塗的齊國君臣，才感到唇亡齒寒的味道，再也不能裝出強顏歡笑來。他們手忙腳亂地調動兵馬，守備西部國境。自然已經遲了！秦將王賁（王翳之子），帶領大兵數十萬進逼，一路勢如破竹，不到幾天，就到了齊的國都臨淄城下。齊王沒法，跟后勝和羣臣商量，只有開門迎降的一條路。於是跟着燕國滅亡的第二年，齊國最後一個滅亡。六國剪滅，秦王嬴政統一天下的大功業是完成了，時在紀元前二二一年。

秦王統一天下，在中國歷史上，原是空前的大事跡。他爲了紀念這樣的豐功偉業起見，便自稱爲「皇帝」。——皇帝這個稱呼，就從這時候開頭的。——他要把這樣廣大的統一國家，當作嬴氏一姓的產業。他夢想着自己千秋萬歲之後，把它傳給子子孫孫。在秦朝的系統上，他自己是始皇帝，嗣君是二世皇帝，再是三世皇帝，四世皇帝，直到萬世。秦始皇帝的夢想固然很好，治國的手腕也很來得。可惜的是長生乏術，千古同恨，他只做了十年的皇帝，一旦晏駕，便永遠辭別他親手造成的莊嚴豪華的帝國了。嗣君二世皇帝立，他是一個愚暗的青年，顯然是無力統治這個大帝國的。而且老百姓積怨已久，六國的後裔蠢然思動，陳涉吳廣以戍卒揭竿起義，天下又大亂了。

秦朝的統治是那樣短促，前後不到二十年，猶似一個五色燦爛的肥皂泡，乍起乍滅。她是傾覆在各地蜂起的叛軍的手中的。當時造反的叛軍，大抵有兩類：第一類是暴動的農民無產階級，如陳涉吳廣劉邦（漢高祖）全是。第二類的領袖是六國的後裔，他們是昔日的貴族，銷聲匿跡已久，利用老百姓懷念故國的心思，也來爭取政權；他們想恢復故國，便自立爲什麼趙王、齊王、魏王等。西楚霸王項羽，也是屬於這一類的。秦朝滅亡以後，羣雄逐鹿，誰都想做統一天下的主人公。其間紛紛擾擾，大亂了七八年光景，競爭最厲害的，是劉邦和項羽。換句話說，是農民無產階級的領袖跟六國的殘餘貴族的鬥爭。結果，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兵敗垓



下，自刎烏江，前者得到了最後勝利。另外的六國殘餘貴族，幾年裏敗降走死，也差不多消滅殆盡了。

這裏說的，是六國殘餘貴族中齊王田橫的悲壯的故事。

羣雄逐鹿的結果，齊王是失敗者一分子。原先田橫並不是齊王，他是一個帶領兵卒的貴族。齊地是給劉邦的大將韓信平定的；韓信的軍隊步步進逼，喪敗之餘，齊國貴族，只好向東方海濱退走。但是韓信還不肯放手。大陸上沒有立腳的地方，殘部到海島上去藏身。剩下的人已經很少，除了田氏自己的女人稚子外，跟從的部下只有五六百個。他們的領袖是田橫。自從正式的齊王敗亡以後，田橫便自立爲齊王，他雖然勢孤力弱，不能穀有什麼作爲，但還想在海濱孤島上，維持齊的國脈一線呢。田橫跟他的五百部下藏身的地方，相傳是在山東半島南面金家口外的一個孤島。這個孤島，如今就叫作田橫島。

亡命在海濱孤島上，愁苦的情形，是不難想像的。田橫想起當秦末大亂時，當今的漢皇帝劉邦，跟自己一樣是一個逐鹿者。劉邦的出身，教養，聲譽，其實是比不上田橫的。誰知天意不可逆料，劉邦繼承秦的系統，做了統一天下的漢皇帝。而田橫自己，金枝玉葉，淪落孤島。雖然還留着齊王的名義，那裏像什麼王上！他跟五百多個親信的部下，住在山腳邊的茅屋裏。荒山野地，長滿着一片荊棘；在這彈丸似的孤島外，便是白茫茫的大海，連帆影也不見一點。整天大家無言默坐着，臉色緊張，傾聽着從山頂滑到海面上去的風聲，和澎湃的波濤聲。——多麼悲愴的景色！多麼淒涼的聲音！他們上山樵蘇，婦人們親操井臼，才維持了很困苦的生活。想到昔日雄心，化爲泡影，田橫只能穀付之長嘆。他未嘗不想東山再起，但是大事已定，要復興除非是奇跡；在這孤島上維持齊國的一脈，能穀到幾時，還很難說呢。幸而部下五百人，原是田橫昔日享過富貴共過患難的老弟兄。他們傾倒於他的豪氣下，死心塌地跟從他，從來沒有半句抱怨的話。田橫也決不相信他們會有叛離之心，他們一定跟隨他到底的。——但是，田橫蒼涼的聲音自言自語：「項羽的八千子弟兵，結果是片甲不回。」

我只有五百個人，縱然我知道他們忠義無雙，偏促在這孤島上，濟得什麼事呢？」

漢皇帝却不肯放過田橫。——第一，他跟田橫從前是認識的，知道他是一個人傑，雖齊國只在孤島上剩一口氣，瓦片也有翻身日，總得斬草除根爲妙。第二，他從布衣仗劍起義，做到皇帝，尊榮富貴已極，他要叫舊日的夥伴，看看他的威風。於是漢皇帝住在洛陽的南宮裏，派遣使者到東海之濱去，告訴田橫說：「田橫，你趕快去掉僭竊的名號，到我這邊來。我是極肯顧念舊情的，你投降了，公侯都有份。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何苦老死在孤島上呢？」漢皇帝知道田橫的性情，接連着派遣了兩三個使者去，不單是利誘而且加上威脅：「田橫，離開這孤島吧。如果你不識好意，拒絕投降，我馬上派兵來征剿。大兵一到，玉石俱焚，休想有一條性命逃生，那時悔之無及！」

田橫聽了漢使者的幾度傳話，咬牙切齒地說：「劉邦呀，諒你不過是泗上的一個酒徒！一旦風雲際會，給你統一了天下，你還貪心不足，不肯遣下海外一孤島，讓我們田氏留存一脈嗎？我是堂堂貴族，齊國嫡系，我怎願向你屈膝！」

五百多個部下齊聲說：「大王的話不錯，我們全願意跟他拚一拚，爭這一口氣！」

「寧爲玉碎，毋爲瓦全。這是大丈夫的天經地義。」田橫拔劍在手，說得那麼慷慨激昂。

「照呀！」五百人應和着。

靜默了片刻。屋後隱隱地傳來哭泣聲和嘆息聲。那是婦人稚子啼飢號寒和愁苦的嘆息。大家想着嚴重的心事，默不出言，這淒苦的聲音，夾着外面風水相激的嗚咽，分外聽得親切。——這淒苦的聲音呵，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禁不住給打動。「這些可憐的東西，他們有什麼罪過，淪落到這裏，爲了我受苦，而且再受到誅戮的命運！罷了罷了！」田橫把劍慢慢地放在案上，悲愴地說：「爲了我的故國，我是不辭一死的。但諸位是這幾年裏跟從我的，沒有被我連牽的義務。」說到這裏，他頓了一頓，可是不讓部下有插嘴抗爭的機會，繼續說

下去：「我明天就離開這裏，輕車簡從地到洛陽，去見劉邦，看他怎樣處置我。諸位給我留守在這裏，靜候我的消息吧。」

五百壯士中，有兩個姓名叫作魯無忌和鄭雄的說：「劉邦貪暴傲慢，大王輕入虎穴，一定要受虧的。」

田橫說：「這個怕什麼。我去見劉邦，決不肯失掉齊王的身分的。」

魯無忌鄭雄齊聲說：「我們兩個人，伴送大王同去。」

田橫沈吟一下，點頭說：「也好。讓我準備一下，我們明天早晨就走。」

田橫跟隨了漢皇帝的使者，帶了魯無忌鄭雄兩個部下，離開孤島，渡海踏到大陸上。他們乘坐了驛站裏預備着的馬車，向洛陽進發。一路上夙興夜宿，櫛風沐雨，種種旅途的情景，不必細說。那位伴送的使者，對於田橫倒還客氣；各處驛站裏的招待供應，也很週到。不過田橫自己，看到大陸上的情形，昔日龍拏虎爭的活劇，已告風平浪靜，一堆堆的瓦礫廢墟，一處處的禾黍荆棘，流亡的農夫們已經陸續歸來，在重新翻墾荒蕪的田園。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這位逐鹿的失敗者田橫，看到已經統一的漢家天下，他是多麼的傷感呵！

一行人西行，不一日，到了離開洛陽不過二三十里的一個驛站裏，時間已晚，便安頓休息。次晨，大家吃過早飯，預備再趕路。忽然那位使者露出躊躇的樣子，似乎想說什麼話，又像說不出口。田橫已經覺察了他的神色，便問：「我們今天不是可以趕到洛陽嗎？」

「是的，皇帝陛下很焦急地在等着大王呢。」使者說，又頓了一頓：「因此，我們得準備一下。」

這一句話，像箭一樣地刺進這位英雄的心。田橫一直爲了這件事橫在心頭，他讓自己的心麻木，絕對不去想它，可是事到臨頭，却不能穀再逃避了。他閉上眼睛，那個泗上亭長出身的皇帝驕倨自喜的神態，就清楚地浮現出來。田橫願意以戰場上的對手的資格去見他，可不願意以階下囚的姿態去見他。他問使者：「那末要怎

樣呢？」

使者很爲難地說：「照朝廷上的規矩，要請大王原諒。這二三十里的一段路，改乘了囚車，把大王當作戰俘，送到皇帝那裏。……然後，由皇帝的赦旨，再行君臣之禮。」——這是沒奈何的，投降的諸侯，總是這樣的規矩，只好請大王委曲一點。」

田橫心頭的血湧上來了。他還勉強忍住，回頭看看兩位跟從者，魯無忌和鄭雄，全氣得面如死灰，鄭雄還把手按在劍柄上，似乎要想發作。田橫丟眼色止住他，裝出鎮靜的樣子問使者：「囚車在外邊嗎？」

「是的，只等待大王卸了冠服上車。」

「好的。」田橫悲壯地說：「使者，有勞你去告訴皇帝。他要我來，我是來了。我是爲了保全一島的性命，不因我個人而牽累他們駢首受戮，所以來了的。齊國的一脈是完了，但是皇帝要我屈膝，我可做不到。我是一個血氣的丈夫，如果漢家的規矩是這樣的，請帶了我的頭去跟皇帝相見吧。」他回頭分付兩個部下：「你們給我記得這樣的話，代表我把這意思轉達漢皇帝！」他又慘然一笑，自言自語地說：「我在九泉之下，跟西楚霸王相見，是毫無愧色的了！」他拔出佩劍，向頸上一橫，立刻倒在血泊裏。

使者載了田橫的尸身，當天正午，趕到洛陽，把這事情的始末，向漢皇帝奏聞，而且有魯無忌、鄭雄兩個做證人。漢皇帝第一感到的，是極大的掃興。然而他到底是一位豁達的英雄，馬上走出去，他看到田橫的面目，還和從前一樣，眉宇間充滿悲壯的神情。皇帝泫然說：「唉，田橫呀，我們原是老朋友，我不過約你來共享富貴，敘敘舊情，你何必弄到這個地步！」皇帝當場就下令：田橫既然已經來到，便以國王之禮殯葬；他的兩位部下魯無忌鄭雄，拜爲都尉。

齊王田橫葬禮的舉行，備極哀榮。田橫的故舊，在漢皇帝那裏做事的，親臨執紼，人數也不少。葬禮完畢，人們漸漸地散了，魯無忌和鄭雄兩個人，還逗留墓前行了禮，說：「主公，我們兩個爲了

轉達你的遺言，經營你的喪葬，所以苟全性命到今天。主公不肯向漢皇帝屈膝，難道我們肯接受漢皇帝的官職嗎？我們始終是跟從主公的人。主公，請你慢走一步，我們來了。」他們倆就自殺在田橫的墓前。

那留守在海島上的五百人，天天在等待田橫的消息。好容易得到可靠的音信，是田橫和魯無忌鄭雄，都已自殺。大家聽到這一個傷痛的消息，沒有慟哭，只有默默的哀悼。這五百壯士，知道漢皇帝的官吏，明天要到島上來了，當夜便椎牛設酒，放懷痛飲。

第二天，漢的官吏來到島上，五百多個人，全已自殺，茅屋邊的石壁上，寫着幾行大字：

生爲田氏臣，

死爲田氏鬼。

從我主於地下，

不願偷生求榮。

據說，這五百多個壯士，叢葬在孤島上；後來田橫的坟墓，也給移了過來，他們終究是在一起了。

## 九 貫高下獄記

秦漢之間，天下大亂，羣雄逐鹿；六國的殘餘貴族，紛紛自立爲王，想乘勢恢復故國。就中且說有趙國的國王趙歇，原是從前趙國的直系子孫，他由張耳、陳餘兩個大將所擁立。張陳兩人，在初起義時，同心協力，總算奠定了趙國的基礎。後來因爲利害衝突，兩人不和，張耳便離開趙國，帶領部下，投到漢王劉邦的麾下。當時劉邦正跟項羽在爭天下，一邊想併吞諸王侯，擴充自己的勢力。於是劉邦派遣大將韓信和張耳去攻打趙國。趙王歇和陳餘聚了二十萬大軍，在井陘口抵敵。韓信用計，背水作陣，一場大會戰的結果，趙軍完全潰

敗。陳餘陣亡在泚水上，趙王歇被擒，趙國是完全平定了。

當時楚漢競爭，雙方爲了籠絡將士，不惜採用封建諸侯的形式，表示天下與諸侯相共，不是領袖者一人之私。劉邦看見趙地已經定了，便封張耳爲趙王，叫他鎮守這一帶地方。張耳是很熟悉本國情形的，而且深得人心；他感激劉邦的幫助，自然死心塌地，不敢離叛，劉邦的措置，其實很不錯。

劉邦跟張耳，不單是同起義的豪傑，他們的私交，也是很好的。劉邦的妻呂后，生有一子一女。子就是後來的孝惠帝，女兒就是封作魯元公主的。劉邦跟張耳結成兒女親家，把魯元公主嫁給張耳的長子張敖。張耳死了，張敖繼承做趙王。他對漢皇帝劉邦，在公是君臣，在私是翁婿，執禮自然更恭敬。那時天下已經平安，異姓非劉氏被封爲王的，沒有幾個。在異姓的幾個王中，燕王盧綰和趙王張敖，最蒙恩寵。盧綰因爲是跟劉邦同甲同日生，從小就是極好的友伴；後者不用說是呂后的愛婿，凡事自然格外優待哩。

但是趙王張敖部下的人，原是昔日他父親張耳部下。這些人開頭也許是草野豪傑，跟劉邦同樣的出身。當羣雄逐鹿時代，他們跟劉邦是相等的，也有同樣的機會。現在大局已定，劉邦做了皇帝，居然擺出皇帝的威儀，把昔日的夥伴看作草莽一樣，他們不免有點憤憤。如果漢朝能設好好的籠絡，這些失敗的豪傑，也許全肯傾心。但是劉邦撫髀而權，「今日始知皇帝之貴」，可想不到這一着，因此險些鬧出事來。

漢皇帝九年。這時候，天下完全平定之後，已經四五年；除了北邊的匈奴，時常來寇掠外，國內總算太平無事了。但是皇帝在私下，還老是帶着焦慮：這麼的錦綉山河，是他親自從馬上得來的；可是他怎樣的來保持，留給子孫，傳之萬世呢？會不會像秦國一樣，短短二十年光景，就國破家亡嗎？皇帝也看到，秦皇帝的子弟，並不被封作王侯，因此叛旗一舉，中央政府便以孤立而亡。皇帝已經封了劉氏子弟爲王侯，叫他們牽制異姓的王侯。不過後者都是身經百戰的英雄，誰說牽制得住。「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皇帝也想

到了，要國家長治久安，永遠是劉氏的天下，只有這一個辣手的辦法。跟着局勢的平定，皇帝對於開國功臣的疑忌心，愈來愈厲害。

皇帝不惜派遣左右出去，刺探各異姓侯王的動靜。第一件得到確實的報告，便是趙王張敖謀反——張敖是自己的女婿；皇帝不大相信。可是來報告的人說：「去年——漢皇帝八年，皇帝從東垣地方回都，經過趙國，就擱在柏人縣，預備留宿；趙王就埋伏武士在柏人縣驛站裏，要當夜對皇帝行刺。」皇帝聽得這報告，也就很清楚地記起了去年的事：那時天色將晚，皇帝和隨從，在驛站裏吃過飯。皇帝半生戎馬，什麼事都經歷過，他冷眼看到驛站裏的人，神色都有點緊張；就是侍從的奴僕，也好像倉皇不安。皇帝暗暗疑心；也許是天威咫尺，草野之人，不會見過皇帝，所以露出蹙蹙的樣子吧？皇帝便鎮靜地回過頭去，問左右：「這裏是什麼地方？」左右回奏：「柏人縣。」皇帝纔纔眉，風趣地說：「柏人——不是跟『迫人』同音嗎？這個地名不吉祥，我身為皇帝，不要在這地方過夜，走吧。」皇帝和隨從，當夜離開了柏人縣。事後皇帝雖想查究，但因爲忙碌，也就忘懷了。如今，皇帝聽報告的人提起舊事，才懂得那晚驛站裏的人爲什麼那樣不安，原來有着埋伏，預備行刺謀逆。幸而皇帝不曾過夜，逃過危險，總算千鈞一髮！皇帝還將信將疑地問報告的人說：「難道張敖這麼的忘恩負義，竟會叛我嗎？」

報告的人跪下，連連磕頭說：「小臣怎敢誣蔑陛下的至親骨肉！只是有一個趙王那裏的人，特地進京來告變，並且具結，誣告甘願反坐。小臣不得不前來奏聞。」

皇帝分付：「好，你去帶那個人來見我。要秘密些，不准先走漏什麼消息。」

那個進京告變的人給帶來了，皇帝在宮裏秘密地訊問他。

「你是什麼人？」

「小臣姓馮名去疾，從前是在趙王張耳手下做事的，近幾年退隱市井間，不幹差使了。」

「你是特地進京來奏告張敖的反謀嗎？」

「是的。張敖正在密謀不利於陛下，曾經失敗過一次，現在醞釀着更大的叛變。這是大逆不道的事，因此小臣冒着萬死，前來告變，並請陛下赦臣死罪。」

「怎麼一會事呢？你且詳細道來。」

「張敖陰蓄反謀，已經兩三年了。由他的心腹貫高、田平、趙午等主持着。這幾個人，都是故趙王張耳的部下。大家歃血爲盟，要推翻漢朝，奉張敖作皇帝。小臣因爲跟田平有點熟識，也被他們拉去參加。貫高原是小臣的仇家，小臣想到跟仇家同事，參與逆謀是極不該的，便拒絕了。接着小臣聽得貫高他們埋伏武士，在柏人縣行刺，幸虧皇帝洪福，他們的毒計撲了個空。這幾個月來，貫高那些叛賊奉着張敖的命令，暗地裏招羅豪傑，又派使者到匈奴去連絡，看樣子預備大舉。小臣還得到他們的幾件秘密文書，這是張敖謀反最確切的證據。」他呈上帶來的文書。

「呸！」皇帝怒罵着：「張敖這畜生，謀反是確實的了！還看什麼證據！」他接過文書，擲在地上。「他倒想行刺我！呵呵，看我老夫的手段！」

「這忘恩負義的小畜生！他們國破家亡，是我讓他做了趙王，又結成兒女親家。誰知他用叛逆報答我！」皇帝還是怒罵不息。他馬上派了將兵，不分晝夜地飛馬奔往趙國，去逮捕張敖和他的部下，一面當廷宣布張敖的反謀。這件事震驚了整個的朝廷，連張良蕭何一班大臣們，也驚得口呆目怔。但證據確實，還容疑惑嗎？

皇帝在狂怒中，誰也不敢說半句話，其實也沒有話好說。只有呂后說：「張敖究竟是我們的女婿。難道他有這樣的辣手，行刺他的親丈人嗎？事情怕另有什麼曲折吧？」

「這真是女人見識！」皇帝怒聲說：「這小畜生得了天下，還怕少了你的女兒不成！」

剛強的呂后，聽了皇帝的話，也只有啜泣和咒罵的分兒。



一隊如狼如虎的將兵，到了趙國，把趙王張敖的府邸，團團圍定，拿出上諭宣布：「趙王張敖，和他的臣下貫高、趙午、田平、沈子嬰等謀反大逆，着即逮捕交京。其他的臣民，靜候後旨。有敢抵拒的，滿門抄斬。」雖然上諭是那樣的嚴厲，但是來逮捕的將兵們，終究看了公主的面上，不敢有十分粗暴的行爲。張敖還有時間處分家事。

當時府邸中慌作一片。張敖却鎮靜地跟公主訣別。公主哭着說：「讓我見父皇去，誰說你謀反呢？」張敖搖搖頭，走到外面廳堂上來。

貫高趙午田平等十幾個人，全默默地坐在堂上。他們都是昔日張耳的部下，如今年過六十，是鬚髮斑白的老英雄，滿面縐紋裏，刻劃着辛苦的經歷和倔強的氣息。他們抬頭看見張敖出來，齊聲說：「主公出來了！是我們牽累了主公，罪該萬死！」

張敖搖搖頭說：「還說什麼！你們既然瞞過我計劃着，如今事發，我也何必怪你們。」

趙午激昂地說：「不！主公，我們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們背着你，計劃謀反，該死的是我們。我們不願到朝廷上去受辱，反正一死，死在這裏，還可以見老主人於地下。主公，再會！」他馬上抽出佩劍，當堂自刎。

「老朋友們，我們地下見面吧！主公，再會！」田平沈子嬰等十幾個人，都這樣悲壯地叫着。大家搶着拔出劍來自殺：「我們可不能穀到朝廷上去受辱！」

只有貫高站在那裏，發出蒼老悲涼的聲音說：「嘿，誰叫我們這樣做！主公無罪，却把主公也捉去；大家死了，誰去說明主公無罪呢？我不能穀死！」

悲壯的聲音未歇，血濺廳堂，十餘個老部下，都倒在血泊裏，只有張敖和貫高站着。貫高看着張敖，決然說：「主公，我陪你進京去。這事主公原是不知情的，我拚着一死，證明主公的無罪。丈夫做事，怎可叫別人

受累！」

將兵們把張敖貫高關入囚車裏，押解着一千人犯，嚴密地護送着，向首都長安進發。一路無話，到了長安，馬上由法官鞫訊——照漢朝的法律，謀反大逆的刑罰是很重的，要滿門抄斬，決無赦免。法官的鞫訊，完全是逼供。張敖給解到獄裏，因為有丈母娘呂后暗中照顧，倒不會怎樣受苦。向皇帝告變的，原是貫高的仇家，告的是張敖謀反，由貫高爲首；而且別的人全已自殺，鞫訊的對象，完全集中在貫高一個人。在鞫訊的時候，法官宣讀了控告的罪狀。貫高說：「不錯。謀反、行刺，這些事是真的，但都是我們幾個人暗地裏計劃。我們的主公張敖，什麼全不知情。這個大逆之罪，趙王是無分的。」

「張敖是不知情的？豈有此理！」法官冷笑說：「你老實招吧，張敖怎樣指使你們，同謀的有若干人？」

「同謀的是趙午、沈子嬰、田平……這十多個人，他們全已自殺了。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所以忍死到這裏，就是證明主公的不知情。」

「這廝嘴硬，非用刑不可！」法官怒喝着。

他們把這個老英雄拖翻，用着非刑拷打。貫高咬緊牙關，忍受着好幾次非刑，也不喊一聲痛苦。他的供辭只有那句話：「我們的主公毫不知情，他不曾謀反。」

皇帝很關心這件大謀反案。過了幾天，他問法官，鞫訊得怎樣了。法官報告說，貫高那廝是一個硬漢，他只說自己是主謀，張敖絕不知情；他每天熬鍊苦刑，身上血肉模糊，沒有一片好肉，招供的還是這句話。

「唉，好一個硬漢！」皇帝也不禁嘆息着：「也許裏面原有什麼曲折，呂后不是幾次說過嗎？」他回顧羣臣說：「你們中間，誰認識這個硬漢呢？以私人的友誼去探問探問吧，也許他倒肯吐露真相。」

羣臣面面相覷。他們中間，原有好幾個認識貫高的，然而貫高犯了大逆，如果去看他，皇帝喜怒不常，將

來受到牽累也難說。誰肯多事！只有中大夫泄公上前說：「從前臣跟貫高是朋友。臣知道他是趙國的名士，負氣仗義，答應了人家，總要做到方休。讓我奉了陛下的旨意，去瞧瞧他。」

「他是這樣的人嗎？」皇帝的怒火已經消退了，「好，你去看他，作一番私人的談話，再來報告我。」

好一個泄公，他居然不怕牽累，也不怕旁人的閒話，便到監獄裏去看貫高。他到了獄室裏，獄官得了命令，便去把貫高帶來。——可憐的貫高，他受了苦刑熬鍊，差不多成爲殘廢，而且年已老邁，更加支持不住。他躺在竹筐裏，由兩個獄卒抬來的。他仰起頭來，勉強睜開眼睛，看見上面的人，呻吟了一聲：「哦，是老朋友泄公嗎？」他掙扎地想坐起身來，跟泄公握手，却是身上疼痛，又倒下了。

泄公見到這位老英雄的樣子，也很傷心。他忙招呼他別動，上前去撫着貫高的傷痕，泫然淚下：「可憐的貫高，你竟弄得這樣！」

「我沒有懊悔！泄公，難得你來瞧瞧我，我死也瞑目了。」

泄公好言安慰了幾句。大家很暢快地說着。泄公便閒閒地問：「你們這個計謀，究竟趙王可知情嗎？」

「這是什麼話！」貫高激烈地說：「朋友，你是深知我的。如今我們的反謀敗露，不單自己的生命，就是三族也該受死罪。人情誰不愛父母妻子，難道我不愛自己的親族，却一味給主公辯護。這事主公的確是毫不知情的，只有我們幾個人在暗地裏幹。不幸所謀不密，給人告發了。」

泄公點點頭，說：「究竟怎麼一會事，你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嗎？」

貫高說：「好的。我告訴你。我希望老朋友能彀轉告皇帝，赦主公無罪。——這事還該從頭說起。你是知道的，我和已死的趙午、田平、沈子嬰一班人，都是故張王的老部下。我們曾經身歷龍拏虎爭。後來大局已定，還不能彀忘懷從前的事，一直跟從着主公。我們看到皇帝跟我們一樣出身，却囊括天下，一朝成功，君臣判分，總有點不甘心。前年冬天，皇帝親征匈奴，吃了敗仗，從平城回來，經過趙國。主公執子婿禮，非常恭

敬。皇帝戰敗回來，心中不快，老是謾罵。不單辱及我們，連主公也非常受辱。老實說，那時皇帝把我們看作奴僕一樣。我們怎麼受得住這股悶氣。我們看主公那樣的孱弱，便對主公說：『從前豪傑蜂起，幸運的先得皇位，其實皇帝跟主公是一樣的。如今主公對皇帝是那樣的恭敬，而皇帝這麼的無禮！我們給主公殺了他吧！』主公馬上阻止我們說：『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從前張氏國破家亡，幸得皇帝的恩德，才恢復趙國，子孫永蒙幸福。我是只有感謝的分兒。你們這樣大逆的話，別再出口吧！』主公說了，又怕我們再萌異心，便咬手指出血，說：『我對於皇帝，如若忘恩負義，有如這個手指！』我們默默然走開了，背着主公，互相商議說：『是我們錯了，主公原是長者，自然不肯背叛皇帝。我們是負氣的丈夫，決不能受辱。如今皇帝侮辱主公，蔑視我們，我們要出這股悶氣，所以謀害皇帝，怎麼可以牽累我主呢？大丈夫做事，來去分明，如果我們的謀反成功，擁護主公登帝位；失敗則我們自己担当。』因此，我們的計劃，主公什麼都不知道。就是柏人縣驛站埋伏武士行刺，也是我們幾個人瞞着主公佈置着。天佑皇帝，竟脫羅網；今日事發，還有什麼分辯呢？所以我的老夥伴們全自殺了。我並不是偷生惜死，我忍辱跟着主公到這裏來，原是給主公表明的。免得大家死了，令主公受不白之冤。——老朋友，我的話你總相信吧。』他一口氣說到這裏，聲音也哽咽了：『老朋友，承你厚情來瞧我，我並不求你幫我的忙，却求你給我主公幫一點忙。……』

「我馬上去轉達皇帝。」泄公誠懇地說：「貫兄，你刑傷得這麼厲害，好好地靜養吧。」  
泄公出去的時候，還招呼獄官，留心看護貫高，不准再用刑訊。

第二天，張敖奉到上諭，釋放出獄，被接到呂后的宮裏去居住，公主也在那裏。

泄公奉了皇帝的旨意，再到獄裏去看貫高，他劈頭就說：「張王蒙到赦免，已經出獄了。皇帝很贊賞你的氣節，也特赦了你，你也可以馬上出獄。」

貫高很高興地說：「主公已經無罪出獄了嗎？」

「是的，」泄公說：「皇帝極口稱贊你是大丈夫，叫我來帶你出去，也許還想封你官爵。你這壯烈的行爲，皇帝也感動的很。」

「謝謝皇帝的大量！不過我偷生到現在，只是想給主公表白。如今主公已告無罪，我的責任也完了。我負了叛逆的名義，還有什麼面目，再來事奉皇帝呢？皇帝雖然赦我，我總覺得偷生下去，對不起皇帝，對不起已死的老夥伴！」他抬起頭來，以手叉着咽喉自殺了。

皇帝知道貫高的死訊，嘆息了好幾天。一件大逆謀反案，是這樣的風平浪靜了。

## 十 漏網鉗奴

秦漢之際，天下大亂的時候，各地很有幾個著名的大俠。他們既不做官，也不帶領部隊，可是很有家產，擁有奴隸家丁，住在鄉里間，在這一帶極有勢力。憑着財和勢，誰也不敢侵犯他們。一切亡命之徒，托庇在他們的門下。這一批大俠，有幾分像後世所謂「土豪」的姿態。但是後世的所謂「土豪」，只知道交接官府，媚上凌下，爲非作歹，損人肥己。而這些大俠的行爲，正巧相反。他們雖然好事，却是急人患難，幫忙別人而不惜犧牲自己；他們有時違法犯上，也是爲了「打抱不平」的動機。韓非子說：「俠以武犯禁」，雖然是不錯的；但他們義俠的行爲，有些是可歌可泣呢。

這裏且提起一位大俠，秦漢之際最有名的一位，那是朱家。朱家是魯國人。鄒魯原是孔孟的故鄉，文質彬彬之邦；但是偏有出類拔萃的朱家，以義俠著名。他的聲名真大，黃河下流一帶，提起他的名字，連三尺孩童都知道。當時的英雄豪傑，全跟朱家有點友誼。朱家對於貴賤的朋友，一律接待，決不看衣冠來分高低。有

不少亡命之徒，靠了朱家逃過危險，有幾個簡直一直是靠着朱家過活。

朱家最肯幫助別人。有困難來請教他，總是有求必應；甚至於他的能力做得到做不到，他也毫不考慮。越是貧賤的人，受他幫助的地方越多。他幫助了人家，還不讓人家知道幫助的是他；他愛在暗中盡力，表面上却不動聲色。他擁着廣大的田產和奴隸，爲了有不少人家靠着他過活，他的手頭，總常常弄得十分拮据。

那末朱家是一個貴游公子，有着招養門客千百的豪華，像戰國時代的貴族一樣嗎？——不是，戰國時代大貴族的豪華，朱家正跟他們不同。至少，在朱家自己，個人的享受是很節約的。他的服飾飲食，跟一個普通的鄉下中等地主一樣。他出外的時候，坐着破舊的牛車，不過一兩個僮僕跟從，如果沒有熟識的人指點，誰也不知道這個土老兒就是名震遠近的朱家。

雖然這樣，那些游俠之士，亡命之徒，總不遠千里地奔到朱家這裏來，有的求他幫忙，有的以一見爲榮。

\*

\*

\*

\*

這時候大局已定，劉邦在洛陽（後來再移長安）做起漢皇帝來了。漢皇帝那時正懸着重賞，布告天下，捕拿項羽的部下，從前窘辱過他的。一張緝捕的名單，第一名是楚人季布。季布原是項羽手下的勇將，在有幾次危險的戰役中，劉邦險些死在他的手裏，因此恨之刺骨，想捕殺洩憤。

那一天，有幾輛牛車，載着十幾個人，來到魯國朱家的田莊上。當頭的一個，衣冠華貴，長髯如銀絲，精神矍鑠，舉止莊重，像一位老員外。旁邊有一個年紀較輕的陪着他，又像朋友，又像門客。在後面的十幾個人，剃去頭髮，戴着鐵箍，身粗力壯，面容醜陋猥瑣，只要一看打扮，就可知道是跟從的奴隸。這一批人全露出風塵僕僕的樣子，是從遠道趕來的。他們是誰？來找朱家有什麼事呢？只聽得那位老員外在那裏對看門人說：「你去告訴你的主人翁，我是濮陽地方的周伯，路過這裏，順道來望望他。」

朱家正在裏面，跟幾個朋友說着閑話，一聽得看門人的通報，忙倒屣出迎。濮陽周伯，是朱家的老朋友，

他們有幾年不見了，今日到來，怎不異常歡迎呢！兩個人相見，攜着手進去的時候，周伯向跟從他的奴隸打一個招呼，叫他們在外面的門房裏等待着。朱家也分付手下人，給周伯安頓車馬，預備酒宴和飯食。

兩位老朋友喝着酒，互相談着幾年來的事情，說得很高興。原來周伯也是跟朱家一樣的人物，不過聲名和勢力，不及朱家罷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兩個人的友誼，不用說是很密切的。飲酒到半酣，周伯請朱家屏去左右，說：「老弟可知道季布將軍的事嗎？」

「怎麼不知道！」朱家說：「他是項王的將軍，却是當今的罪人。漢皇帝正在懸賞捕拿他；如果有人藏匿他，滿門抄斬。看樣子季布是插翅難逃了；但是直到如今，好像還沒有知道他的下落。」

周伯說：「不瞞老弟說，季布將軍就在我的地方。」

「可惜我不曾幫他的忙，老兄先做了。」朱家嘆息說：「也好。我真怕在你那裏，不能設怎樣穩妥。」

「我就是爲了這個，來找老弟。」

「季布將軍在那裏？我去接他。」朱家離席站起身來。

周伯忙請朱家就坐，說：「且慢，待我從頭告訴你。當半年前皇帝下了嚴厲的命令，捕拿季布將軍，他的部隊早已潰散，只獨個兒找到我的家裏來，因爲我跟他素來熟識的。我把他藏在密室中，開頭的幾個月，倒也沒有什麼。接着，風聲漸漸的緊了。一來，濮陽是交通要道；二來，外面知道我跟季布將軍交誼的很多；三來，他們在嚴密地追究季布將軍的行蹤。我聽得偵騎不久要查到我家裏來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好容易想到老弟，才去見季布將軍，告訴他偵騎幾天內就要來到，說：『事情已到緊要關頭，徒然犧牲是無益的。將軍能設聽我，我才敢貢獻脫身的計劃；如果將軍爲難，我只好自殺在將軍之前，來表明私衷。』季布答應聽我的話。我便說：『丈夫能屈能伸，如今千鈞一髮之際，將軍只好委屈些，等待揚眉吐氣的日子。我的計劃是這樣：請將軍剃掉頭髮，戴着鐵籠，雜在我的奴隸羣中。就是偵騎來了，也決不會注意到，那羣在出開操作的

錯奴，中間有着昔日項王的勇將季布。我馬上帶了將軍，先找我的朋友魯國朱家。我所做不到的事，朱家是一定做得到的。』季布將軍果然照着我的話做了，而且我也帶着他來了。他就外面跟從我來的奴隸中。』

朱家聽了，不禁連連點頭，說：「好呀！讓他住在這裏，我一定弄好這件事。」

周伯笑着說：「老弟不怕滿門抄斬的命令嗎？」

「老兄不也是一樣嗎？」朱家呵呵大笑着。接着，眉頭一繃，說：「我們不得不謹慎些……好的，我們就到外邊去。我急於要一見季布將軍。」

朱家和周伯到了外邊的廳堂上。跟從周伯來的十幾個奴隸，正站在廳堂下。朱家問周伯說：「你跟我說起那個能幹的奴隸，是那一個？」

「就是那個。」周伯向堂下一指，喚道：「老二，你上來，見見這位主公。」

一個彪形大漢走上來了，他雖然是奴隸的打扮，但掩不住面目間的英雄氣概。他默默地跟朱家行過禮，照奴隸的規矩，垂手站在一旁。

朱家仔細地向這個奴隸打量了半刻，便回頭對周伯說：「老兄的話不錯。這個奴隸一看樣子，就很能穀做事的。我正缺乏一個管理奴隸的頭目，像他這樣的就好。」

周伯說：「老弟既然中意，我就把他送給老弟吧。」

「這是那裏的話！」

「不，老弟既然得用，他在我那邊，也沒有什麼事情做。你也不必推却了。」

朱家便爽快地說：「也好。只是我素來不願自受別人財物的。老兄肯割愛，那末依照奴隸的市價，賣給了我。」



周伯不再推讓，便點點頭。於是馬上完畢了立契買賣奴隸的手續。這位昔日是西楚霸王部下將軍化身的奴隸，便換了新的主人朱家。當時三個人却全不動聲色的。只是朱家喚他的兒子過來，分付他說：「這個新買的奴隸，你帶他同到田莊上去，一切舊奴隸全聽他管束，吃飯也跟你同桌。你薄待他，我是不答應的。」兒子惶惑地點頭答應。

事情完了，周伯在朱家那裏就擱了兩三天，便告辭回濮陽去。

\*

\*

\*

\*

朱家改了行商打扮，坐車到洛陽去。洛陽城裏，充滿了漢朝的新貴。其中有不少是朱家認識的，也許有幾個朱家還幫過他們的忙。朱家却去找汝陰侯滕公。這位滕公原是厚道長者，一見是大俠朱家，自然很高興，留他就擱在家裏，每天陪他喝酒。朱家除了跟滕公敘舊外，也絕口不談政治。隔了幾天，朱家才閒閒地問：「聽說皇帝在嚴令捕拿楚國將軍季布，究竟爲的是什麼事呢？」

滕公說：「你不知道嗎？他從前在項羽手下，追擊皇帝，有好幾次險些得手。皇帝恨他刺骨，一定要捉到他洩憤。」

朱家笑着說：「皇帝是寬洪大量的，照我們小百姓看來，那又何必！老古話說：『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從前季布替項王盡忠打仗，追擊皇帝，臣各爲其主，原是他的本分。如今皇帝才統一天下，爲了個人私怨，就想洩憤，要天下歸心，恐怕是很難的。」

滕公說：「你的見解不錯，可惜沒有法子能說動皇帝呀。」

朱家說：「我所就心的，還不止這個。季布是一個能戰善謀的勇將，又極有聲譽，如果漢朝嚴厲地追捕他，他一定要亡命出國，北走匈奴，南走南越。把勇將逼到敵國去，將來的禍患是不堪設想的。從前伍子胥奔吳滅楚，正是這麼一會事呀。我公是皇帝極信託的，有機會的時候，正好把這話告訴皇帝。」

滕公素知朱家是大俠，聽了這一席話，想到季布一定躲在朱家那裏。他便慨然說：「好的，我就跟皇帝說。」

朱家走後，滕公並不曾忘記他的諾言。他依照季布指示的那席話，告訴了皇帝。皇帝聽得有理，馬上取消了通緝令，降旨特赦季布。

又是朱家的幫助，給季布換了打扮，陪送他到洛陽去。由滕公作先容，漢皇帝召見季布。季布向皇帝謝罪。皇帝也是一個豁達的人，又爲了收服人心起見，留他在朝廷裏，封他做了武官。從此，季布在漢朝做事。他一步步地貴顯起來，直到漢文帝時代，居然是元老重臣。

朱家把季布介紹給滕公後，便告辭回去。以後他跟周伯碰到，也絕對不提季布的事。等到季布貴顯了，派人帶了厚禮，去謝朱家，朱家總不接受。他也從不再去拜訪季布；就是聽得季布要來，也故意避開。兩個人從此沒有見過面。季布的感激，只有永銘心版吧了。

## 十一 李氏哀史

漢朝一代，差不多一直是在跟外族競爭中過日子的。當時跟中國人競爭最厲害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匈奴把中國北方的沙漠草原，當作根據地，老是想南下，把中國肥沃的黃河流域，攫取做牧馬之場。中國人費了幾代的工夫，在北方的國境上，築了萬里長城，來攔住匈奴的鐵騎。但單是一堵城牆，延亘在荒涼沒有人煙的沙漠裏，怎麼攔得住呢？趁中國守兵疏忽的時候，匈奴的鐵騎，常常衝進邊塞，擄掠個暢快，才帶着戰利品北走。中國的北方，總是飽受蹂躪。中國人吃盡了苦頭，以後就以攻爲守，等到實力一充足，出塞攻打匈

奴，把殘暴的匈奴人，趕走到沙漠裏，甚至於窮追到遠遠沙漠之外。這樣，中國北方的國境上，才感到平靜一點。

漢朝跟匈奴的攻守，是一兩個世紀的血戰，在這長期的血戰中，漢朝方面有好幾位勇將，立下不少的汗馬功勞。這裏單提起一位李廣將軍。

李氏一門，差不多全犧牲在對匈奴的抗戰裏。然而他們是那樣的不幸，忠義無雙，結果是一門身敗名裂。如果沒有太史公司馬遷記載這事跡，也許他們一直含冤地下呢。

李廣，隴西人，好幾代是將門之家；射箭一道，百發百中，尤其是家傳絕技。在漢朝徵兵跟匈奴打仗的時候，李廣也應募出發。他跟匈奴打仗，非常勇敢，靠了好幾次軍功，升作軍官。他的官階雖小，但是他的威名，不但震驚了匈奴，連漢皇帝也知道他。當時漢皇帝（文帝）看到他騎射的雄姿，曾經惋惜地說：「好一位武將！如果你生在漢高祖時代，亂世出英雄，立功封侯，那真容易得很。可惜的是你生不逢辰！」——也許這是無意中的嘆息，却注定了李廣的一生。

在接着的好幾年裏，李廣帶着軍隊，守備北方國境的長城。他展轉住了好幾個地方，每一處都立下了勇敢善戰的威名。他跟匈奴打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仗，總是勝利的時候多。他的軍隊，並不注重形式整齊，乍看起來，好像是很散漫的。可是匈奴軍隊來襲擊，絕對不能敵得手。李廣自己原是行伍出身，懂得弟兄們的甘苦，他雖然沒有嚴厲的軍令，却很得兵士的敬愛。打起仗來，兵士們全肯爲他拚命。李廣的同僚，全暗暗地佩服他有軍事天才。

李廣的騎射，真是蓋世無雙。瞧他的樣子，樸實得像一個鄉下人一樣；他不大愛說話，有時老是沈默着。然而你只要看到他那長長的一隻手臂，和炯炯的眼光，就可以知道他是射箭的能手。他曾經有好幾次靠了騎

射，逃過絕大的危險。有一次，他帶了百餘騎，出去巡遊，恰巧碰到漢朝有一位少年貴官，給匈奴三個射手追逐着，情形非常危殆。李廣救了他，見那三個射手已經去遠，便窮追不捨。到底給他追到，他親自當先，彎弓搭箭，射殺了兩個，第三個害怕得跑不動，便把他生擒了。李廣完全得手，預備退却，却望見前面塵沙捲起，有匈奴數千騎奔來。李廣帶的人，還不發他們的十分之一，怎麼抵擋得住！

匈奴鐵騎迎面而來，也看見了李廣，以爲他們孤軍深入，明明是誘敵，不敢鹵莽輕進。他們便在附近的土山上，暫時駐馬少息，看清楚了對方的動靜再說。那時李廣帶的只有百餘騎，他們全害怕得很。雖然李廣還鎮靜地站在那裏，望着前面，部下却想趕快逃走。李廣忙阻止他們，說：「不要走！我們一逃，匈奴數千鐵騎追擊過來，一定完全給他們殲滅的。現在我們離開本隊，已經有幾十里路，要逃是逃不了的。我們還是很鎮定地留在這裏，他們當我們有了計劃，是不敢冒昧殺過來的。——好，索性誘他們一誘吧！」

於是李廣下令，叫部下前進，離開匈奴的隊伍，不過一兩里路，方才停止。接着又下令，叫部下都下馬，放下兵器，解了鞍轡，表示休息的樣子。匈奴看到這模樣，分明是誘敵，自然更不敢出動。那時匈奴中有一位騎白馬的將軍，走上陣前，窺探情形。李廣立刻上馬，馳過去瞄準一箭，那位白馬將軍應弦落馬，李廣却閑閑地回到同伴的旁邊來。

這樣，攢持到天黑，匈奴總不敢衝過來。直到夜半，匈奴以爲漢的伏兵在旁，怕遭不測，悄悄地引兵退却了。李廣和他的部下，仍是一動也不動。第二天早晨，匈奴鐵騎連影子也沒有了，李廣才帶了他的部下，向本部回去。

李廣雖然勇敢，可是無功可表。

隔了幾年，李廣好容易升作將軍了。他帶了兵，出雁門關，跟匈奴打仗。這一次匈奴兵多，李廣戰敗，兵

士潰散。他受了傷，還親自斷後，給匈奴生擒了。匈奴是素來知道李廣的威名的，稱他「飛將軍」，現在居然捉到了他，十分高興。他們看見李廣的傷很厲害，不能穀乘騎，便做了一架抬床，放在兩匹馬的背上，讓他平穩地躺着。李廣不言不動，好像氣息奄奄的樣子。他們帶着俘虜向北走，走了十多里路，李廣微微地睜開眼來，看見旁邊有一個匈奴少年，騎着一匹高頭駿馬，跟着他們同行。那少年顧盼自豪，一點也不注意旁邊的戰俘。李廣却看在眼裏。說時遲，那時快，李廣倏地從抬牀上跳起來，騰身飛上那駿馬的背上，伸臂一推，那匈奴少年給從馬背上推下來。李廣趁他墮地的時候，很快地搶過他身上的弓箭。這一個奪馬的舉動，真疾如閃電。幾個押解的人措手不及，李廣把馬抽了兩鞭，好一匹駿馬！他撥開四蹄，向南奔去。後面的人七手八腳地救護那匈奴少年，一邊追李廣，誰知李廣遠得只剩一點黑影，那裏還趕得上！——李廣一口氣跑上幾十里，碰到了他的殘軍，收拾一下，回進塞去。他是這樣的慄悍，怪不得匈奴叫他飛將軍！

然而李廣有功勞嗎？還是沒有。這次他是打了敗仗的。他回到了大本營裏，受軍法審判，幾乎給執行死刑，好容易判決褫奪官職，跟百姓一樣。於是一代勇將，閑廢家居，悵鬱地住在藍田南山下。英雄無用武之地，半世戎馬，出死入生，偏得不到功名，李廣的心裏，是多麼的痛苦呀！有一次，他到鄉下朋友家裏去喝酒，故人相逢，話說得多一點，酒也喝得多了，不覺時間已晚。直到戌牌時分，才酒闌興盡，跟朋友告辭，一個從者打着燈，伴陪李廣回去。路上經過霸陵亭，那裏是往來要卡，駐紮幾個守兵，由一個小軍官帶領着。那小軍官因為夜深，不讓李廣通過。從者說：「來者是從前的李將軍。」小軍官聽了，冷笑着說：「就是現任的將軍，我也不讓他通過，何況是從前的！」李廣沒有法子，只好在霸陵亭裏，跟從者挨坐了一夜。他第一次體會到這樣勢利的滋味。

在跟匈奴的征戰中，李廣過了四十年。他已經是六十高齡的老將軍了。誰都知道他的功勞，匈奴害怕他的

聲威，然而他偏受不到封侯之賞。最難堪的，他幾十年來的同僚，甚至於他的部下，有好幾個才能武藝平庸得很，却早成名晉爵，而李廣還是一位依然故我的將軍！這是命運嗎？如果不是，還有什麼話來安慰這位老將軍？

最後一次，是漢皇帝的親戚衛青做總司令，帶兵出塞，遠征匈奴。李廣也在遠征軍中。李廣請求衛青，派他直撲匈奴的大本營，決一死戰。衛青不答應，偏派他走東面的那條路去迂迴包抄。那東面的一條，原是小路，路又荒涼又長，是很不容易走的。李廣沒奈何，遵了總司令的軍令，走那條路，又沒有嚮導，在莽莽沙漠中行軍，幾乎迷了路。等得達到迂迴的目的，匈奴軍早已遠走了。於是李廣非但沒有戰功，而且蒙到貽誤軍機的罪名。總司令衛青，扣留了李廣的幕僚，預備作軍法審判。李廣說：「這是我該自責的，我的幕僚並沒有罪過。讓我自己到軍法會議去吧。」這位老將軍，到了軍法會議的地方，慷慨激昂地說：「我李廣自從青年時代起，直到現在，跟匈奴打過七八十次仗，總是無功可錄。今番幸得跟從總司令遠征出塞，滿擬和匈奴正面交鋒，一決生死，可是總司令偏叫我走小路迂迴，因此失路誤期，毫無結果，這不是命運嗎？如今我已經六十多歲，可不能穀再屈身受軍法審判！」說完了，這位老將軍就拔刀自殺。

李廣有三個兒子。長子和次子，都是死在李廣之前的。三子也在李廣死後不久，受人暗算而亡。李廣的長子有一個遺腹子名陵的，從小勇敢善騎射，很有祖風。他入伍後，也隨處表顯他的軍事天才，便升為軍官，守備長城。這位李陵真不愧是將門之子！他還是一個少年，就帶了幾百個騎兵，深入沙漠二千里，窺探匈奴的形勢，結果是一無損失，全師而還，還帶回了極詳細的情報。這一個冒險的舉動，早有間諜報告匈奴的領袖；匈奴人便打聽這個少年軍官的家世，知道了之後，是一片驚嘆。

從此，李陵漸被重用了。他奉命訓練了五千新兵，駐紮在西北邊塞，防備匈奴。隔了幾年，漢朝大軍出塞

去打匈奴，另外派李陵帶了他的五干部下，出另一條路去攻打，借此分匈奴的兵勢。李陵遵令前進，總算是達到目的地，離開根據地已經千餘里了。於是李陵班師。誰知匈奴的領袖驅了八萬騎兵趕到，把李陵的軍隊包圍起來。李陵部下五千，孤軍深入，陷於重圍，只有苦戰着。他們且戰且向南退，一連八天，都是在衝殺肉搏中，一寸一尺地爭取退路。兵士的傷亡已過半數，箭盡弓斷，兵刃缺折，總算衝出了重圍。匈奴方面的損失人數，也將近萬，但是並沒有漢朝的生力軍，來接應李陵，而匈奴的鐵騎，還是一層層地包圍上來，那時李陵雖然勇敢，帶着一兩千殘餘的部下，又飢又倦，差不多全帶着傷，真是無能爲力了。

匈奴把李陵的軍隊，包圍得鐵桶似的，一面傳來領袖的命令，叫李陵趕快投降。李陵本來是決定「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的，接着看到手下的殘兵，已經不滿千數，徒然犧牲，毫無好處，還不如投降匈奴，暫時忍辱含羞，做了降將軍，將來一有機會，再歸還漢朝。他既然決定了，便對匈奴招降的使者說：「我今番一敗塗地，已經沒有面目去見漢朝皇帝了。我答應你們的招降。」

李陵投降了，他的五干部下，在遠征的苦鬥中，幾乎全遭殲滅。潰散的敗兵，逃還漢朝的，不過三四百人。

自從李陵帶了五千遠征軍出發後，漢朝好久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後來，有幾個潰散的敗兵，陸續逃回，漢朝才知道李陵孤軍深入，陷於苦戰中。——不用說，他們一定要遭到殲滅的命運，也不用再派遣救兵去。接着，傳到的幾個消息，越來越壞，黃沙白草裏，是李陵的葬身所，他準是戰死了。

然而李陵偏是沒有戰死！從間諜口中得到的情報，是李陵兵盡援絕，答應了匈奴的招降。漢朝的君臣，開頭是將信將疑：李氏一門，素稱忠勇，都是仗義負氣的好男兒，那裏會投降匈奴呢？再隔幾時，確實可靠的情報來了，那是——李陵投降了，匈奴的領袖，看他青年英俊，是那樣的勇敢，又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兒，便對李陵很優待。據說，匈奴的領袖把女兒嫁給李陵做妻，把官爵封賞李陵。李陵是貴了。——然而帶情報來的人，

只報告了表面的事情，他可不懂得李陵胸內的真心情，把它報告給漢朝。

漢皇帝大怒。他總以為李陵寧願戰死決不會投降的，誰知始料不及，恰得其反，因此皇帝是格外的生氣。照漢朝的法律，戰敗不死，投降外國，要嚴厲處分的。在皇帝的大怒下，李陵的家屬該倒霉了。他那年邁的母親，妙齡的妻，天真無知的稚子，都被關到監獄裏。照漢皇帝的意思，要把李陵的家屬滿門抄斬，作後來者的鑑戒。羣臣都不敢說什麼。雖然大家都知道李氏是將門，三代為國效勞，不應該得到這麼悲慘的報酬。但是他們只好在心裏嘆息。有幾個大臣，甚至於趨奉皇帝的意思，說李陵辜負國，家屬應執行死刑。

當時只有一個人說幾句公平話。他是誰呢？就是官為太史公的司馬遷。司馬遷跟李陵並不熟悉，更不用說什麼私人的交誼了。然而他明白李陵的家世，猜得到李陵的心情，他覺得無論如何，皇帝不該用這麼嚴酷的刑罰，對待李陵的後代。也許李陵雖然投降，還存心報漢，漢朝不該斷了他的自新之路。好一個司馬遷，他居然當廷替李陵說了幾句公平話，末了還說：「李陵的投降，不是他的罪，他孤軍深入，食盡援絕，真是無可奈何的事。皇帝還得原諒他。」

這幾句話觸怒了皇帝。皇帝厲聲對司馬遷說：「李陵背叛投降，罪不容誅，你還給他辯護！你一定受過李氏的好處，給他作說客。」

司馬遷說：「不，我從來不曾跟李陵有什麼往還。我只覺得，爲了國家，爲了李氏世代忠勇，皇帝可以暫時饒恕李陵之罪。」

皇帝更加震怒說：「這是什麼話！還說爲了國家！你的話叫人臣不忠，也是跟叛逆一路！」

於是司馬遷也給關到監獄裏，雖然沒有處死，却受到重刑，使他成爲廢人。另一方面，李陵在匈奴，聽到家屬給漢朝誅戮，皇帝的震怒已經不能挽回，他只能南向洒淚。他是完全絕望了，他只好老死在匈奴中間了。



司馬遷是悲憤得很。他想生而爲廢人，反不如死。然而他沒有自殺。他明白留下身子，還可以做點事業。於是他埋頭從事他父親尚未完成的工作——編寫一部空前偉大的歷史書。他做着這件工作，直到老年。司馬遷所編寫的，就是有名的史記。他因仗義爲朋友說話而受的冤屈，只能借生花妙筆來發洩了。

## 十二 馬援軼事

前漢（西漢）中葉以後，外戚擅權，勢凌君主。所謂外戚，就是皇后的母家，他們因爲是跟皇帝至親，大抵是皇帝的舅父，憑藉地位，把朝政大權，抓到手裏。偏巧那時的皇帝，不是懦弱無能，就是沖齡踐祚，自然不能彀制裁他那跋扈的親戚。王莽就是前漢末年的一位外戚。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又是野心家。他看到那時的社會，貧富懸殊。商人和大地主，盤剝民衆，窮奢極欲；而一般耕種的老百姓，貧無立錫之地，一碰到飢荒，不是展轉溝壑而死亡，就是賣身爲奴隸。大革命大暴動的恐怖，只要是有心人，顯然可以感覺到了。王莽自然是感覺到的。他謙恭下士，計劃改革社會的辦法，想實現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他要達到這個目的，便把漢皇帝趕走，自己篡了帝位，改國號爲新。前漢是亡了。

但是王莽的改革，大地主大商人豪族都反對，因爲他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老百姓對於王莽太激烈的政策，而且朝令夕改，無可適從，也不歡迎。再加上王莽手下的不肖官吏，趁此漁利。結果弄得民怨騰沸，衆叛親離，非但不能彀消弭大暴動，反而羣盜蜂起，全國釀成極厲害的混亂。漢的貴族劉秀，利用人心思漢，起兵定亂，次第翦滅羣雄，統一中國。劉秀做了漢皇帝，恢復漢朝，史稱後漢（東漢）。

東漢定鼎中的功臣，號稱「雲臺二十八將」。然而一代英雄的伏波將軍馬援，竟不在二十八將之列。其實馬援的品格和功業，在那些人中，應該排列首選，因爲他的女兒，後來嫁給漢皇帝爲后，皇帝不願推崇外戚，

所以把馬援除外。這其間漢皇帝自然有着苦心的，好在馬援的功業和品格，並不因為不在雲臺二十八將之列，就減色了。

馬援輔佐劉秀，豐功偉烈，歷史書上有着記載，可以不用多說。這裏所敘述的，是他未顯貴時的事實。

馬援在四弟兄中，是最幼小的。他們的家世，也是書香門第。他的三個哥哥，學業已成，在地方上當着官吏，辦事幹練。馬援從小是研習經書的。當時研習經書的人，可以一步步的踏上青雲，做到大官。馬援有三個哥哥上前，負擔家用，他不用愁生活，原可以安心求學。但他已是十多歲的少年，一來他的志向豪邁，覺得一味誦讀死板板的經書，沒有什麼意思；二來他不治生產，仰仗哥哥們的供養，有失獨立的精神，自己也覺慚愧。有一天，這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年，居然鼓起勇氣，對他的大哥馬况說起，預備停止求學，到北方去做畜牧事業。他們的父親在日，曾經在北方做過事的，父親雖早去世，可是在北方的老朋友還很多，不怕沒有人指導。馬援對於北方天高地遠的畜牧生活，一直心嚮往之，到底向大哥請求了。

好一位大哥，他先不說什麼，就問馬援為什麼想停止求學，是不是厭倦了學問。馬援便老實地說出了自己的意思。大哥聽了，點點頭說：「也好。一個少年人，應該做點生產事業，借勞苦來操練自己的身體。我並不阻攔你。你自己努力，不在遲早，總有成功的機會的。」

於是馬援興匆匆地置辦行裝，預備出去墾牧。誰知他尚未出發，大哥馬况病故。自從他們的父親去世後，大哥是一家的家長。尤其是馬援，他在十二歲上做了孤子，可以說全仗大哥撫育成人的。此刻他為大哥守喪成服，自然不能穀馬上走了。慈愛的大哥永遠離開了他，他很痛苦；墾牧的志願不能實行，他的心裏自然沮喪。但是他決不忘記大哥的好處。從前他事奉大哥，好像事奉父親一樣；此刻他事奉寡嫂，正像對大哥一樣的態度。他的行為，親戚和鄉里的人，全稱贊着。

馬援的學問不錯，品性優良，鄉里中全知道他是一個好青年。當時地方上的低級行政官吏，是由本地有聲望的人選舉的。馬援也給選舉出來，在地方政府中當差。這樣一來，他那到北方去墾牧的念頭，完全打消了。

馬援的職務是督察，幫助地方長官，巡視一切。他成爲一個辦事幹練的青年官吏，很得長官的器重。那一天，他奉了長官的命令，押解一羣囚犯，到首都去。他們出發了。約摸有十二三個囚犯，給關在囚車裏，馬援帶着六個武裝的兵士押解着。這些囚犯，都是中年男子，模樣是那樣的可憐。他們面容憔悴，身體瘦削，好像是飽受監獄裏的磨折；身上穿着破碎的衣服，迎着西北風趕路，只是瑟瑟地顫抖。那些囚犯們給押出故鄉的城郭，向前途進發，總是哀哀地啼哭不住。他們中間的幾個，有着父母妻子相送，抱頭痛哭之後，那些家屬們還戀戀不捨，揮淚送到十里長亭，目送着囚車去遠。生離死別，這是多麼可悲的一幕，馬援是血性男子，看了也覺得心酸。他早已知道，他所押解的是死犯，預備送到首都去正法。可是他沒有工夫細閱所帶的公文，不知道他們究竟犯了什麼大罪。他們一邊趕路，馬援看到囚犯們顛顛的樣子，心中兀自覺得不忍。他便問他們說：「你們犯的是什麼罪呢？」

「死罪。」好幾個囚犯同聲說：「違反了新莽皇帝的命令！」

「怎樣會違反了皇帝的命令呢？」

一個比較勇敢的囚犯說：「不瞞官長說，皇帝的命令，一個月要變更好多次；今天是這樣，明天是那樣。有時候前後兩個命令，完全相反，叫我們不懂文字的老百姓，怎樣遵從呢？一有差錯，老爺們就說違反了命令，捕送到京城裏去砍頭。唉，這樣的時世，老百姓無論怎樣做，還不是死路一條嗎？」

馬援聽了，連連點頭。

這時另一個囚犯也說：「唉，真是只有死路一條！皇帝派到各地方來辦事的老爺們，除了找老百姓的錯處

外，就是拚命要錢。我們給搜括得油乾燈草盡，活不下去，爲了塞飽肚子，偶然犯了一點偷搶的行爲，自然該砍頭了。」

「想想我呀！」另一個面有病容的中年囚犯說：「我的家裏有六個小孩子；我幾十年來耕種的田地，給新莽皇帝派來的人給沒收了。沒有田耕種，沒有米穀收穫，孩子們都嚷凍嚷餓。天呀，叫我怎樣的會不犯法呢！」他說得傷心，又是痛哭起來：「我給送到京城裏去殺了，我那些孩子們怎麼好！」

給他一哭，十幾個囚犯多垂淚哀泣。他們都是老百姓出身，誰無父母妻子？怎不想念他們呢？馬援也頻頻拭淚，低聲自語說：「苛政猛於虎！可憐這些人，全是苛政下的犧牲者。……」他突然很激昂地說：「我大不中用了，流淚哀泣，不是大丈夫的行爲。我雖然沒有力量反抗苛政，可是我不能穀親自送他們去就死。他們並沒有犯罪，或者因不幸而犯罪，他們不應該死。如果我是一個大丈夫，我該從殘暴的苛政下救助他們！」

於是馬援嚴肅地分付押解的兵士：「快打開囚車。」

兵士中的伍長說：「打開了囚車，恐怕犯人要逃跑的，這個責任很重大呢。」

馬援毫不遲疑地說：「這個責任，自然該是我負的。——把囚車完全打開！這是我的命令。」

因爲馬援是押送的官長，兵士們只得遵令，把囚車打開。囚犯們不懂得馬援這個突然的舉動，究竟是什麼意思，倒驚呆得不敢離開囚車。那些囚犯和兵士，都睜着烏溜溜的眼光，看着馬援嚴肅的臉。

馬援頓足催促囚犯們說：「走啊，快走啊！你們是可憐的人，我不忍送你們去正法，所以擅自釋放了你們。去吧，去跟你們的父母妻子團聚，去走上自新之路。」

那些囚犯們感激涕零地站起身來。這一帶是路上最荒僻的地方，他們極容易脫身的。但是他們並不就走，其中有幾個稍微明白事理的人問：「官長，你釋放了我們，我們得生，你自己不是犯了死罪嗎？這個怎麼可以呢？」

「不，我不肯做苛政下的犧牲者！」他回頭對押送的兵士說：「你們也不必到京城裏去了，就此回本城去，告訴長官，說囚犯是我強迫你們釋放的，該負責任的是我。我馬援決不會牽累你們的，且慢，讓我在所帶的公文上寫了幾句，簽名畫押，好叫長官相信。」於是他靠在囚車上，拿出公文和筆來，就草草寫上幾句，交給伍長。

囚犯們全像籠鳥得到自由一樣，四散走開了。馬援看着他們走遠，才對兵士們說：「弟兄們，再見。我也只有有在亡命中過日子了。」

自然，兵士們回去覆命，馬援擅自釋放重犯，受到政府的通緝。也許通緝並不怎樣嚴厲，馬援又有朋友們幫忙，他到底給漏網出去。他亡命的目的地，不是別處，就是他從前憧憬的北方。北方有他的親戚故舊，地廣人稀，很有發展的機會。其實馬援還想看看北方雄偉的山川形勢。他很平安的到達那邊，就擱在任氏的家裏。這裏，新莽皇帝的追捕者，是決想不到的。

任氏是這裏的大族，也是大富豪。他們擁有不少的奴隸，放牧着比海邊沙礫還多的牛馬。在北方青青的平原上，大規模的畜牧，是怎樣壯闊的情景。馬援沈醉到極點了。他開頭原是依靠任氏的；不久，有了親戚故舊的招呼，因為馬援的聲望和才能，很有許多人來歸附他。他也做起畜牧主來。也許有人以為馬援從事賤業，孳孳爲利，遠大的志願從此消滅。馬援却嘆息說：「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我避難到這裏，爲了免得游手坐食，才從事這個，難道我一味以積聚財富爲事嗎？」

馬援做畜牧事業，簡直是大材小用；然而他的能幹，是到處可表見的。幾年之間，他的畜牧和墾殖，全很順利，居然白手成家，擁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他的積聚財富，果然達到目的。但他不想做一個守財奴。他說：「我積聚財富，原想來幫助別人，否則財富對我有什麼用處呢！」

他把所有的牛馬穀物，全送給了需要中的親戚朋友們。財富「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他非但不惋惜，反而覺得很高興。他仍舊作貧士的打扮，穿着羊裘皮褲，在北地往來。

後來馬援跟從劉秀，爲東漢的開國功臣。他給封爲伏波將軍。他最著名的戰役，是征服越南的交趾。那一次奏凱回京，大家都慰勞他，全是一片祝賀語。馬援却居高思危，態度非常謙虛。他告訴祝賀的人說：「如今南方雖平，匈奴和烏桓，還在侵略北方國境，我想請皇帝派我去禦敵。說我年邁嗎？我該老當益壯。男兒漢總得爲國宣勞，死在邊野上，拿馬革裹尸還葬，怎可臥在床上，死於婦人稚子的身邊！」

死在邊野上，馬革裹尸而歸，這原是馬援的願望。他不是徒作壯語，却是實踐的。幾年後，馬援已是六十二歲的高齡，聽得南方反叛的蠻夷，非常猖獗，便請命往討伐。皇帝答應了他。這位老將軍，深入蠻煙瘴雨之鄉，在重山深箐之中，跟蠻夷相搏戰。開頭是勝利的。可是窮追進去，蠻夷占據高處，扼守幾個要塞。馬援雖勇，天時地利兩項，便吃虧了。當時暑熱很厲害，將士們受到疫疾死的很多；馬援也因爲水土不服，害起病來。他在病中，還臨陣觀戰，旁邊的人看他那壯心未已的樣子，都深受感動。可是他病重了，到底死在營裏，應了他馬革裹尸的志願。

## 十三 黨錮剪影

東漢末年，外戚、官僚、宦官互相爭權，把朝廷上鬧得烏煙瘴氣。一般名流士大夫，交結達官，批評朝政，參加政治活動；皇帝却想利用宦官，從外戚官僚的把持裏，奪過大權來，而大權仍給宦官所操縱。宦官因爲親近皇帝，總是勝利的。那些名流士大夫，與政治的惡勢力奮鬥，一朝失敗，接着便是受殘酷的捕殺。但他

們却視死如歸，轟轟烈烈的俠義的行爲，博得當時社會的同情，給後世所贊歎。

外戚梁冀掌握着朝廷上的大權，而且有梁太后在內主政，他的威勢真是炙手可熱。當時的漢皇帝（質帝劉續），是一個九歲的孩子，自然一切只好聽貴族大臣擺布。但是這個幼稚的皇帝，却生性聰明，很懂得世情。他覺得梁冀這樣的把持，做皇帝也是絕無樂趣。在朝廷上，皇帝看到梁冀的氣派，不禁說：「好一位跋扈的將軍！」梁冀聽了，就很不高興；這孩子現在已經痛恨自己，將來長大執政，這還了得，梁氏一定要遭到族滅！不如先下手爲強。於是梁冀把毒藥放在餅餌裏，獻給皇帝吃。可憐那個九歲的皇帝，就給梁冀毒死了。

朝廷上的貴族大臣，安排後事，討論皇位繼任者的人選。大臣李固杜喬，主張迎立清河王劉蒜，因爲他素有賢名。梁冀和宦官勾結，却擁立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蠡吾侯劉志，做了漢皇帝（桓帝），梁太后臨朝聽政。李固和杜喬全是忠正的大臣，跟太后、外戚、宦官不相投合，自然遭到排擠而免職。但梁冀因爲這兩個人不肯阿附權貴，又爲衆望所歸，總想陷害他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便以莫須有的事件，誣告李固杜喬謀反，捕捉下獄。這兩個正直的人，怎肯認罪？他們在獄裏受到拷問威脅，總沒有供狀，是不必說的。當時的名流士大夫，有的曾在李杜的門下，受過他們的提拔；有的想望丰采，欽佩這兩位的忠正。大家聽得他們含冤下獄，都扼腕太息，差不多要暴動起來。

李固的門生王調，自己帶了桎梏，到朝廷上書，說明這件事的冤枉；並且說自己願意束手受縛，代替他的老師。同時，河南的士大夫趙承等幾十個人，大家到朝廷上來，聯名請願，救援李固。激昂的士氣，連梁太后也感動了；她知道衆怒難犯，叫梁冀釋放李固。梁冀照行了。李固才走出獄門，外面就有千餘的大學生和士大夫迎接他；大家擁着他經過街上，兩邊的人們，齊聲高呼萬歲。情形比皇帝御駕出來還熱烈。梁冀聽了，知道李固這樣得人心，將來一定要毀在他的手裏，便仍舊捕捉了他，不經審判，處以死刑。接着，杜喬也死在獄

裏。兩個忠正的大臣，可憐以莫須有之罪，犧牲在跋扈的權貴手裏，而且死得那麼不明不白！

梁冀還想借此來威嚇別人，他下令把李固杜喬兩人的尸首，陳列在大路的中心，誰敢哭弔的就是他們的同黨，就得治罪。市人們雖然悲痛，可是誰也不敢得罪權貴，只好在暗地裏嘆息。但是也有幾個不怕死的讀書人，居然批梁冀的逆鱗。有一個姓名叫郭亮的，原是李固的弟子，正在首都的太學裏游學。他自己背負着刑具，到朝廷上書，請求收葬李固的尸體。朝廷上自然不淮許，郭亮便守在老師的尸旁，一步也不離開。守衛的兵士恐嚇他，他還是不動。旁邊還有一個南陽人董班，也在哭弔李固，陪伴着尸體。還有一個楊匡，曾經在杜喬的手下做過事，他聽到杜喬慘死，號泣奔喪，星夜趕到首都。他冒着梁冀的禁令，再度到朝廷上書，請求恩准賜葬。朝廷上的百官，也在暗中議論。梁冀的威勢壓不到這幾個人，他的方法窮了。仍舊由梁太后解圍，下令應許戚屬把李固杜喬的尸體收葬，事情才告一段落。有幾位貴族達官，欽佩董班楊匡的俠義，想徵用他們，但是他們早走了。

當梁冀捕殺李固的時候，李固的家屬在家鄉，地方官受到梁冀的密令，把李固的兒女也捕捉下獄。李固的門生王成，趁着混亂，帶了李固的幼子李燮，偷偷地逃跑出去。王成想：萬一不幸，李固一家遭到族誅，不可令正直的人無後，留着這點骨血，將來總有恢復的機會。王成和李燮逃奔到了徐州，自然改變姓名，先爲餬口打算。李燮在一家酒鋪裏，做一個傭保，王成在街上賣卜。兩個人做出不相識的樣子，絕不往來，然而在暗地裏，王成很仔細地照顧他。雖然事情已經結束，王成還不讓李燮回去，因爲梁冀在朝，也許他還要下毒手斬草除根。直到十三年後，梁冀得罪皇帝，受到誅戮。王成才帶李燮回本鄉去。那時李燮早已長成，而且娶了酒鋪的姑娘爲妻。王成的責任才算盡了。

接着，到公元一六六年，有了第一次的黨錮之禍。士大夫義俠的行爲，有着更激昂的表現。



當時宦官跋扈，朝廷上幾個正直的長官如陳蕃李膺等憂憤國事，偏不肯阿附他們。宦官們便激怒皇帝，把李膺等捕捉下獄。皇帝還下令各地方，搜捕李膺的同黨，一班名流全在名單中。照宦官們的意思，原想把正直的人，不管在朝在野，一網打盡。被捕的黨人中，最有名的，是汝南范滂。范滂的學問道德，是一向著稱的。他曾經被故首相黃瓊所提拔，委派他做視察，去調查河北的政治情形。范滂受了命令，就以澄清天下，當作自己的責任。那裏的貪官污吏，聽得范滂前來的消息，都趕緊自動辭職，免得受他彈劾。但是有幾個地方的長官和鄉紳，有朝廷上的權貴做奧援，却並不介意，照樣地在橫行。范滂偏不徇私，依照調查所得，依實向朝廷上報告。單河北一個地方，給他彈劾的官紳，有二三十名。朝廷上說他彈劾太多，要他馬馬虎虎一下；並且暗示他，得罪權貴，可不是玩的。范滂說：「農夫種田，把什草完全除去，禾稻方能繁茂；忠臣在朝，除去了奸邪，政治方能肅清。我的彈劾如果不確，甘受誅戮；除此之外，我是不知道的。」朝廷上的權貴雖然懷恨在心，可是不能發奈何他。

第一次捕捉黨人的事起了，范滂被捕下獄，一起有二百多個名流士大夫，都帶上刑具，做了階下囚。皇帝委派宦官王甫，前往訊問。王甫問范滂說：「你們互相標榜，結黨成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范滂說：「從前孔夫子的話：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我們原是稱譽善人，彰顯惡徒，讓朝廷上有所參攷，怎敢成羣結黨。唉，想不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如果我們該明正典刑，希望把我范滂的尸體，埋葬在首陽山的旁邊，跟伯夷叔齊在一起。我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死也是很安心的。」王甫聽了這樣的豪語，也很受感動。

後來這批黨人，蒙漢皇帝釋放，免職歸鄉里，禁錮終身，永不錄用。自然范滂也在廢棄之列。他被驅逐回鄉時，汝南南陽的士大夫出來迎接，竟有車數千輛。

公元一六九年，宦官向皇帝進讒，朝廷第二次下詔捕捉黨人。那時所謂黨人已全廢棄在鄉里，朝廷便叫各

地方長官捕捉他們，下獄拷治。這一次名流士大夫犧牲生命的很多。范滂也在搜捕的名單裏。汝南的督察員吳道，受到詔書往捕范滂。他到了范滂所住的征羌縣，就攔在客棧裏，並不出去。他緊閉了門，躲在房裏，伏案涕泣。大家不知道他爲了什麼緣故，又不便去問他。其實吳道身爲官吏，不能毀違背政府的命令，要他去捕捉這個正直的人，他的心裏是怎樣的痛苦呢？范滂：「他素所欽佩的，又叫他怎樣下手呢？」

范滂早風聞到嚴捕黨人的命令，聽到吳道的事，他就說：「吳督察一定是爲了我。」於是他挺身自往縣獄。縣長郭揖大驚，他解下印綬，處分了公事，夜中到獄裏對范滂說：「天下很大，何處不可棲身，像你這樣有才德的人，怎可在獄裏束手受戮呢？我拚着縣長這個職位，陪伴你一起亡命出去吧。」范滂推辭說：「范滂得罪宦官，所以他們要得我甘心；我一死，事情也可結束了。我怎敢牽累我公呢？我出亡了，我的老母不能穀走掉，害她受苦，我也不願。」他終於拒絕了郭縣長的好意。

范滂的老母到獄來探望。生離死別，一番悲傷，自不必說。范滂安慰老母說：「我弟仲博孝敬，他會供養母親的；我爲國事犧牲，從父親於地下。希望母親忘記了我，心裏不要過分悲戚。」老母說：「你如今爲黑暗的政治而犧牲，跟李固杜喬等一樣，死復何恨！既然要名垂百世，又要壽考令終，這兩者可不能穀兼的。」范滂聽了老母大義凜然的話，垂淚跪拜，跟她辭別。旁邊還叫着范滂的兒子。范滂回頭對他說：「孩子，叫我給你什麼遺言呢？我要叫你爲惡，但是惡不可爲；我要叫你爲善，難道我是惡人，所以有此悲慘的結果嗎？」於是三十三歲的范滂，就死在獄裏。

朝廷上嚴諭各地方長官，叫他們在自己管轄的地方，檢舉黨人。有些地方長官，爲了迎合中央的意旨，檢舉的名流士大夫，總在數十名以上。只有平原地方的長官史弼，偏不會檢舉一個。——他——然是玩忽功令！詔書裏嚴詞申斥着，朝廷上派來的督察官，當面處分屬吏，詰責史弼，說：「朝廷疾惡黨人，叫各地方長官努力

檢舉。如今山東六郡，五個地方都有黨人，難道單是平原這個地方會沒有嗎？」

史弼說：「從前的王上整理天下，劃界分境，各地方水土不齊，風俗不同，可不能彀依例類推。另外的五個地方全有黨人，單是平原地方沒有，也是很可能的。如果說，要我奉承上司，誣陷正直的人，用非刑濫罰相拷問，那末平原地方的家家戶戶，都可指爲黨人。這樣的事，我是寧死不能做的。」

史弼爽直的話，自然觸怒了那位督察，於是他奏告朝廷。宦官的領袖侯覽，十分生氣，便陰謀陷害史弼，誣告他誹謗朝廷，派兵捕捉他，關入檻車，送到首都去審訊。他顯然是犯了大罪，也許要遭滅族之慘，因此他的屬吏們，全不敢來送他。只有他的朋友裴瑜，一路伴行，走了好一段路，方才依依不捨地告別。臨別時裴瑜安慰他說：「我公反對殘暴的宦官，主持正義，因此獲罪朝廷，萬一不赦，名垂青史，也是值得的。希望我公不要害怕就憂。」

史弼說：「不勞叮囑。誰說茶草很苦，我只覺得像飴糖一樣的甜。我能彀爲國家爲正義而犧牲，九死不恨！我友，再見吧。」

還有一位義士魏劭的，恐怕押解的兵士，路上摧折史弼，遭到不測。於是他自己換去服裝，打扮作僕人模樣，假稱是史弼的家童，伴送主人上道。他在一路上，將護史弼；史弼在囚車裏，也虧得魏劭的照料。他們到達了首都。朝廷上便把史弼提去審訊。審訊是很草率的，完全照侯覽的意思判決——自然是判決死刑。得罪了炙手可熱的宦官，還有命嗎？魏劭聽到這消息，急忙東奔西走，想搭救史弼。雖然史弼在獄裏，安心待死，外面的情形，什麼都不知道。

魏劭找到幾個同郡的人，跟他們商量。這幾個人也是很熱心的。他們想到要搭救史弼，解鈴還須繫鈴人，非得跟侯覽設法不可。侯覽是很貪錢財的。於是魏劭和幾個熱心的同志，賣掉了本鄉的房屋，得到一筆可觀的錢財。魏劭拿了這筆錢，託人向侯覽行賄。侯覽見錢眼開，轉怒爲喜，馬上暗示法官，免掉史弼的死刑，判了

較輕的罪。

在這一次裏，平原地方，給史彌所保全的士大夫，爲數是很多的。

第二次緝捕黨人的原因，是有人承奉了侯覽的意旨，上奏誣告名士張儉等共爲部黨，誹謗朝廷，危害社稷。緝捕的名單上，首要就是張儉。因爲侯覽對於他是恨透了，一定要捉住他正法。

張儉只好出走。但是後面的追騎，總接踵在搜捕他。天下之大，好像沒有他容身之處，他遠遠如喪家之犬，在困迫中，望見門戶，即敲門求止宿，隱匿一下。大家知道他是張儉，都敬重他的名行，不惜冒險收留他。那次他逃到東萊，就攔在李篤的家裏，誰知有人走漏消息，追兵接着就來了。

李篤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把大門敲得很厲害，知道不妙。忙叫張儉到內室裏去一避，親自出去開門。原來是外黃縣長毛欽，帶了兵士，前來捕捉。李篤跟毛欽素來相識，便請他裏面來坐，一面由毛欽分付兵士，叫他們稍稍安靜些。兩個人一坐定，毛欽就老實說，有人密告張儉藏身在這裏，他是奉命來搜捕的，還得請李篤原諒。

李篤說：「張儉得罪朝廷，做了亡命之徒，我那敢收留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德行著稱的名士，爲天下士大夫所欽佩。如果他躲在這裏的話，我公難道會捉他嗎？」

毛欽嘆息說：「我怎不知道他是名士，公務在身，我又不能違抗。我想張儉一定在這裏。你冒險收留他，這真是俠義的行爲。」

李篤說：「我不願獨占俠義的美名，我想分一半的俠義給我公，不知道我公以爲怎樣？」

毛欽說：「我不忍陷害義士——罷了，我回去報告，說搜捕不到，準備受處分吧！」他歎息告辭，帶了兵士走了。

追兵已走，李篤指示張儉亡命的路線；叫他向北走，溜出長城，逃到異邦去。張儉跟魯國的孔褒素有交情，他到魯地，去找孔褒，偏巧孔褒到另外的地方去旅行，應門的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孔褒的兄弟孔融。孔融知是張儉，就讓他隱藏了幾天。但是追騎却不肯放鬆，他們追蹤前來，張儉已在事先離開了孔家。自然，孔褒孔融兄弟，爲了收容朝廷罪人，都被捕捉下獄。那時命令很嚴厲，誰敢收留張儉，一朝事發，就判死刑。地方長官訊問兩兄弟：「究竟是誰收容張儉的？那個人就得抵罪，另一個可蒙釋放。」

孔融忙說：「自然是我！張儉到門，是我迎接他進去，將他收留的。」

孔褒搶着說：「不對！張儉一向跟我有交情。他到我家，原是來找我。我弟不明情形。其實應該是我來抵罪。」

訊問的長官聽他們的話都有理，難於裁判。便把他們的母親喚來問：「究竟誰是負責的？」

孔母說：「家裏的事，由家長主持，也該由家長負責。我是家長，抵罪的應該是我。我的兩子都不該負責的。」

兄弟倆互爭自己抵罪，審問的長官已經給弄得很爲難；如今加上他們的老母，又是當仁不讓。一門爭死，這案件怎樣判決呢？地方長官沒有辦法，便向朝廷上請訓。——一個是十六歲的少年，另一個是老母，朝廷上自然指定孔褒抵罪處死刑。

張儉是幸得脫身，逃出長城外的。

在第一次緝捕黨人以前，朝廷上執政的長官，原是陳蕃竇武。陳蕃竇武原以排除宦官，肅清宵小，態度很是積極。但是宦官的領袖曹節王甫，詔事竇太后，太后很信任他們，因稍猶疑，不贊成盡廢宦官。於是給了宦官一個機會。曹節挾皇帝下詔書，拜王甫爲黃門令，收捕竇武陳蕃一千人。

政變發生了，陳蕃還想挽回，率領部吏門生八十餘人，入宮要救竇武，被捕下獄死。竇武幸巧將軍張奐帶兵從外面回到首都來，曹節便說竇武謀反，使張奐討伐竇武。張奐全不知情，自然奉了命令，王甫一起圍攻竇武。竇武不敵，當場自殺。於是宦官得志，遷竇太后於南宮，跟陳蕃同謀的劉瑜馮述，都遭滅族。陳蕃竇武的宗親姻屬，悉在收捕之列；他們的門生故吏，全都免職禁錮。張奐因為有功，晉位大司農封侯。但張奐知道因不知情而鑄成大錯，固辭不受。

有一個做議郎官姓名叫作巴肅的，原跟竇武等同謀。陳蕃失敗後，皇帝受了宦官的煽惑，下詔同謀者都處死刑。但宦官們不知道巴肅，他幸而脫漏了，只遭到禁錮鄉里的處分。後來宦官們查悉了，便叫地方官捕捉他。巴肅便自己投到縣獄裏去。縣長見是巴肅，預備棄職跟他一同亡命。巴肅却說：「爲國家臣子的，有計謀不敢隱瞞君王，犯了罪不敢逃避國家的法律。這是天經地義。我怎能設法逃避刑罰呢？」他視死如歸。終於跟隨陳蕃竇武於地下。

陳蕃死於政變中，連尸體亦沒有收殮，暴露在那裏。他的朋友朱震，趁着混亂，買通了幾個人，把陳蕃的尸體草草收殮，而且把陳蕃的兒子陳逸藏匿起來，免得遭到宦官的毒手。古語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朱震的行爲，真對得起去世的朋友了。然而事情不密，給小人去向宦官告發。宦官見朱震這樣大胆，敢犯虎威，自然十分憤怒。朱震的一家，無論老幼，都被捕下獄。一家帶了刑具，在獄裏哭哭啼啼，情形是很悲苦，但沒有人說一句抱怨的話。獄官拷問朱震，要他說出陳逸藏匿的地方，朱震抵死不承認有這會事，他雖然犧牲了生命，陳逸却得免於難。

竇武失敗自殺，他的尸體也暴露着沒人收殮。幸虧有他舊日的一個府吏，姓名叫作胡騰的，把他收殮了。胡騰做下這事，也觸怒了宦官，總算他的幸運，只免職禁錮，不曾送掉性命。

竇武有一個孫兒叫輔的，年才兩歲。曹騰拿來說是自己的孩子，跟張敞一同把他藏匿着。曹騰和張敞，顯

然想做效程嬰和公孫杵臼。幸得宦官不去根究這兩歲孩子的下落，大家是保全了。

\* \* \*  
李膺不怕權貴，主持正義，是宦官們久欲甘心的。他在首都做法官的時候，曾經得罪宦官。原來在洛陽，有一個方士，姓名叫張成的，擅長占卜吉凶。他靠着這點技術，跟宦官們結納，甚至於連皇帝也有時請他去占卜。張成有一個私仇，他老早想刺殺這個私仇，又怕干犯國法。有一天，張成推占時局，看到天上的星象將有變動，皇帝一定要舉行大赦。於是張成便差他的兒子，去殺死了仇家。自然，李膺督促收捕，把張成關在獄裏。到審問的時候，張成的態度十分從容，他坦率承認，言語之間，還侮弄審問的法官。一來，他靠熟識的宦官做撐腰，誰敢得罪宦官；二來，他自信占卜靈驗，皇帝必將大赦，便可出獄。殺人者死，國有常刑，李膺自然不買宦官的帳。但是他還沒有把張成判刑，果然，皇帝看到天象的變動，舉行大赦。張成在赦免之列。他是怎樣的得意呀！他在牢獄裏，向獄友大誇其口：誇耀他那占卜的靈驗，誇耀他殺人而不受刑，誇耀他和宦官們怎樣的交好。尤其是說到宦官們，好像他有了他們撐腰，什麼非法的行爲都可以做。這些話傳到外面去，自然激怒了李膺。他要主持正義，不肯讓這些壞蛋仗勢殺人，還逃避了誅戮。於是他按照法律，張成不在大赦之列，馬上把他明正典刑。

張成被誅，他所交好的幾個宦官非常不高興。但是李膺是照法律辦事的，他們只好用陰謀來對付他。正巧張成的弟子牢修，來請宦官們幫助。於是他們便叫牢修到朝廷去上書，控告李膺等一千士大夫，結黨成羣，毀謗朝廷；宦官們更在皇帝前面，興風作浪，說李膺等的壞話。皇帝震怒，下令緝捕他們，釀成了第一次的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禍結束，李膺削職歸鄉里，禁錮終身。當陳蕃竇武執政的時候，仍舊請李膺到朝廷來做事。不久，陳蕃在政變中殉難，他又給免職。他再回到鄉里，決意不向宦官們屈服。第二次黨禍又起了，皇帝受了宦

官們的煽惑，下令各地方長官，緝捕名流和士大夫，預備一網打盡。緝捕的詔令到了郡縣裏，有人先向李膺通風報信，說：「朝廷上派來捉你的人快到了，我公何苦枉自犧牲，請趕快出走吧。」

李膺毅然說：「不必。我生平一直以正義爲鵠的。如果我是有罪，皇帝要緝捕我，我理行奉命，怎麼可以逃誅呢？我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叫我出走到那裏去！」可憐這個六十老翁，凜然赴獄，遭到宦官的毒手，死於非命。

李膺既死，他的故吏，也全受到禁錮的處分。有一個做侍御史的官，姓名叫作景毅的，他的兒子景願，也是李膺的門生。景毅仍舊可以在朝廷安然做官。但是景毅憐念：「我本來敬重李膺的德行，才叫我的兒子去拜他爲師。如今李公死了，我兒偶然脫漏名單，難道自以爲幸運，便忘記了老師嗎？」於是他自己上書，聲明跟李膺有關係，辭職返鄉里。

後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把正人義士，誅鋤殆盡。直到黃巾賊一起，天下大亂，朝廷才想到收攬人心，赦免禁錮的黨人。但是已經遲了，漢朝的滅亡，也在旦夕間了。

## 十四 滅洪絕袁

漢末經過黃巾賊的大亂，朝廷上威令不行，中央集權制度崩潰，變成了地方分權。各地方長官，原是本地的大族，有的是朝廷上派出來的大員，他們執掌重權，手握重兵，割據稱雄，簡直有點像土皇帝的樣子。當時朝廷上的情形，原也不敢恭維，在上的皇帝，不是昏庸，便是愚弱，一點也沒有人君之度。先是宦官和大臣爭權，把朝廷上鬧得烏煙瘴氣；接着是武將入京，靠着兵力，挾天子而令諸侯，如董卓曹操便是。中央政府既然



這樣的不行，自然各地方的長官，更有理由不奉朝廷命令了。

且說這幾個地方長官，大都是出身世家大族。他們根深蒂固，還擁着私人的部下。他們對待部下，以恩惠相結，視若一家一族：真所謂「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親」（周瑜語）。因此部下對於他們，視若主人，跟封建時代士大夫對於上面的高級的貴族，很有幾分相像。其間也很有幾件忠義的史實，足於跟先秦的故事媲美。

臧洪的懷舊不忘，壯烈就義，就是其中的一例。

臧洪是廣陵地方人，他很有學識和才幹，在本地方的長官張超部下做事。張超很器重他，對於他差不多言聽計從。雖然臧洪的地位並不高，可是他在張超那裏，做事的日子長久，上下的感情很好，簡直像自家人一樣。誰都知道那次張超首義而聲討董卓的事，是臧洪的主張。原來當時董卓蟠踞首都，漢皇帝成了他的俎上肉，他很想僭行大逆，但是恐怕各地方的長官不服。臧洪知道人心思漢，全反對跋扈的董卓，便勸說張超，叫他首先發起，約會各長官，聲討董卓，解朝廷的困厄，並可博得勤王的美名。張超認爲有理，便邀請各地方長官，在酸棗會議，結成聯合陣線，聲討董卓。各長官互相推選望族袁紹做領袖。他們帶的軍隊，也算是河北的精銳。怎奈董卓的部下，兵衆馬壯，原是驍勇的西涼兵，身經百戰的。而且各長官意見不一，袁紹又徒有虛名，不成大事，結果聲討董卓轟轟烈烈的一幕，却無功而散。不過袁紹發見了張超手下，有着臧洪這樣能幹的人，暗暗羨慕，很想等機會把他收羅到自己的麾下。但是袁紹並不冒昧啓口，他知道張超決不肯放棄一個能幹而得力的部下，而臧洪也不是以區區富貴所能引誘的。

可是機會來了。張超委派臧洪做使者，到幽州長官劉焉那裏去，接洽一點事。從廣陵到幽州，是得經過河北的。那是袁紹統治的區域。照人情上說，臧洪奉命經過河北，也得到袁紹那裏去應酬一下。袁紹很客氣地招

待他，讓他逗留了好幾天，不放他走。一邊袁紹述說嚮慕情殷，婉勸臧洪在他那裏做事；一邊袁紹又差人去告訴張超，請他讓臧洪留在河北。張超害怕袁紹的勢力，自然一口答應，還親筆寫了一封信給臧洪，叫他跟從袁紹。臧洪沒奈何，只好答應了。但是他還寫了一封回信給張超，說自己決不忘記從前的主人，如果有緩急之間，他必來盡力的。

袁紹素以禮賢好客著名。他待臧洪真好。他看到臧洪忠義無雙，便想用重恩厚惠來結他的心。臧洪在張超手下，原是一個中級的官吏，袁紹却一步步提高他的地位。最後，臧洪受袁紹舉薦，做到東郡地方的長官，地位簡直跟張超差不多。袁紹想，臧洪從此該忘掉從前的主人，死心塌地給自己效力了。誰知臧洪不是這樣的人！他所以屈事袁紹，原希望借他的勢力，給朝廷上做點事業，並不是貪圖袁紹給他的富貴的。

臧洪一直懷念着舊主人，跟張超音問常通，十分關切。那時羣雄併吞，互相爭戰，張超的兵力薄弱，臧洪很給他擔心。果然，不幸的事發生了。曹操起兵東征，攻打張超。臧洪聽到了這個消息，非常焦急。他馬上想去救援張超。但是，現在他是袁紹部下的人，要動兵戈，總得聽袁紹的命令。而且臧洪自己，只有幾百名親兵，前去抵敵曹操的大軍，簡直是以卵擊石，徒然犧牲無益。他馬上去請求袁紹，請兵幫助；誰知袁紹正希望張超敗滅，好絕了臧洪藕斷絲連的念頭，連回音也不給臧洪。臧洪急了，正想再派人去請求袁紹，張超的敗報到了。張超的孤軍困守雍邱，給曹操包圍着，已經支持不住，快要陷落。張超相信臧洪一定借了袁紹的兵來解圍，天天在盼望着。於是臧洪親自星夜兼程，趕到袁紹那裏去。他一見袁紹，痛哭流涕，請求他發兵，去救張超。袁紹嚴詞拒絕說：「我跟曹操和好，決不能爲了毫不相關的張超，妄動兵戈的。」

臧洪悲切地說：「張公是我的舊主人，我怎能坐視他的敗滅，不加援手。請我公原諒我這一點苦心！」無論臧洪說得怎樣誠懇，袁紹總是搖頭不答應。他冷冷地說：「臧洪，你不該忘記我是怎樣的提拔你。如

今你是我的部下，不是張超的部下了。」他說完就退座，只剩臧洪一個人默默地坐着。

臧洪只好回到東郡去。張超送了最後的消息來，說袁紹的救兵不來，雍邱城的陷落在旦夕，他惟有束手受戮的命運。臧洪也管不得袁紹的不答應了。他含着淚，勉勵自己的幾百名親兵，帶領他們前去赴難，跟張超同存亡。他們正待出發，袁紹的命令已到，禁止臧洪離開本地，並嚴守各關隘，不准臧洪通過；如果他擅自進軍，以叛逆論，着各軍邀擊。

臧洪是完全絕望了。他雖有赴難之心，插翅難飛，只得夢想奇蹟出現，挽救張超。但是強弱懸殊，怎會有奇蹟呢？雍邱城是陷落了，張超全軍覆滅，他的一家也遭到曹操的殺戮。張超臨死時，還念着臧洪的名字，連聲說：「子源是天下的義士，他爲什麼不來救我呢？唉，子源爲什麼不來救我呢？」（子源是臧洪的字。）臧洪聽了，捶胸痛哭。他說：「我負了張公！我負了張公！」最後，他拭乾眼淚，決然說：「我已經負了張公，有虧忠義之道。張公是間接死於袁紹的袖手旁觀，坐視不救。我可不能再將錯就錯，覲顏事仇，對不住地下的舊主人。袁紹待我的恩惠，原是假仁假義，厚結我心。從此一筆勾消了吧！」他嘆息了幾聲，接着說：「袁紹呀，你已經叫我孤負舊主人的恩義了，你別怪我不能發始終誓從你。如果你明白一點，你總能夠諒解我的苦心的！」

臧洪跟袁紹的往還，便斷絕了。

袁紹得到報告，說是東郡長官臧洪叛變。他非常憤怒痛罵臧洪忘恩負義，却不會想到自己先對不住臧洪。其實當時臧洪並不是叛變，不過跟袁紹斷絕了往還。袁紹盛怒之下，便大興問罪之師，去攻打東郡。臧洪聽得袁紹帶兵來到，便困守孤城。他說：「我做東郡長官，雖蒙袁紹舉薦，但我是漢皇帝的臣下，並不是袁紹的私人。我守土有責，怎肯在袁紹的大軍前屈服呢？」

東郡城高河深，很可固守。臧洪雖然只有少數親兵，但大家都是同心協力的。而且臧洪做東郡長官好幾年，愛民如子，城中沒有人懷着倒戈的念頭。袁紹此番大舉，很想一鼓蕩平東郡，結果屯兵城下，包圍了近一年，還不能攻陷。臧洪知道袁紹未必再能久留下去的。因為黃巾賊的殘部和袁紹的競爭者如張揚、張燕、公孫瓚等，都在覬覦河北；臧洪還秘密送信給張揚張燕，跟他們聯盟，請他們夾攻袁紹；袁紹有了後顧之憂，自然得解圍回去。同時，臧洪還散發倉府中的資財粟帛，勉勵士卒效命，拚死抵禦袁紹的攻打。

袁紹見久圍不下，深恐爲人所笑。他其實是很愛臧洪的才略的，又想引誘他。正巧袁紹的幕僚中，有一個姓名叫陳琳的，是臧洪的同鄉人，而且跟他很有交誼，便命陳琳寫一封懇切的信給臧洪，勸他獻城歸降。臧洪給陳琳的回信來了，說得那麼斬釘截鐵的。

「僕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遂竊大州。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清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戾，請帥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陳琳字）！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

袁紹看了臧洪給陳琳的回信，真的是老羞成怒了。他咬牙切齒地說：「諒這區區的一個東郡城，都不能破攻下，怎麼去爭天下！不生擒臧洪，誓不回兵！」於是他調到大批生力軍，限令剋日攻下東郡。臧洪却已困守力竭了。

當東郡陷落的前夕，袁紹下令，務要把臧洪生擒，不許擅自殺戮。當袁軍攻進城後，臧洪帶領親兵巷戰，看看手下死傷殆盡，他想自殺，已經來不及，便給袁軍捉去。

袁紹坐在中軍，叫人提過俘虜來。臧洪到了階下，滿面怒容，對着袁紹，却不肯跪下。袁紹驕蹇地說：

「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怎樣提拔你，在漢皇帝前保薦你，做到了東郡長官，你反而違抗我！今天被我生擒，看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臧洪睜大眼睛，厲聲說：「說我忘恩負義，是你叫我孤負了舊主人。我雖然承你舉薦，但原是漢皇帝的臣下，不是袁氏的私人。你攻打我，就是擅自征伐朝廷的疆吏，我怎肯投降你。」

袁紹說：「你得知道生死全在我的手掌中，你還不屈服嗎？」

臧洪說：「呸，虧你是朝廷大臣，說出這樣的話來！你們袁氏事漢，四世三公，受恩極厚。如今王室衰微，你掌握重兵，不想給漢皇帝鋤暴平亂，却併吞地方，殺害忠良。可惜我臧洪能力不濟，失敗在今日，再不能夠爲漢皇帝效命，難道肯向你屈膝嗎？」

這一席話，罵得袁紹滿面羞慚，他忙揮手招呼旁邊的武士，叫把臧洪牽出去斬首。臧洪面不改色，跟了去。當時座中的幕僚，沒有誰敢說一聲話；就是陳琳跟臧洪素有交情，也不敢冒了袁紹的憤怒去救他。只有一個名士叫陳容的，他站起來對袁紹說：「我勸我公考慮一下，赦免了臧洪的死罪。他肯爲舊主人犧牲，正是忠義之士。我公如今圖舉大事，要扶助王室，先殺戮義士，恐怕會遭到人心的叛離。」

袁紹叱道：「你是什麼東西，也說這些迂腐的話！你胆敢冒犯我的虎威，也許是跟臧洪同謀的！」

陳容也厲聲說：「如果我能夠比附臧洪，名垂青史，真是求之不得！我公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我可不忍目覩覆亡。我寧願跟臧洪日而死，不願與我公同日而生！」

袁紹氣得鬚眉倒豎，一疊連聲地催促武士，把陳容拉去，提上跟臧洪一起殺却。陳容回顧說：「袁紹呀，我求仁得仁，並不懊悔；只是袁氏四世三公，覆滅在你的手裏，我死也不能瞑目的！」

不到一刻，武士呈上兩顆血淋淋的首級，正是臧洪和陳容。袁紹和幕僚們都不歡而散。有幾個幕僚，在背地裏嘆息着說：「一天中就誅戮了兩個義士，這樣下去，我們怕要葬身無地了。」

## 十五 封金掛印記

漢壽亭侯關羽，是歷史上的英雄，民間崇拜的神。他的勇武和俠義，連目不識丁的老百姓，也耳熟能詳。人們尊稱他叫關公，關聖帝君；以他爲歷史上一切義勇的英雄的代表。不單是他本身的故事，就是他的乘騎赤兔馬，他所用的武器青龍偃月刀，也被人們津津樂道。關公和岳武穆是並稱的，也許關公是比較更大衆化吧？如果把關羽的生平編述起來，那故事是太冗長了。雖然有許多材料，不容捨棄，但是爲了篇幅，爲了本書的體例，我們這裏，只好把關羽的故事，敘述一段，極可以代表他個性的一段，那是掛印封金和義釋曹操。這一段故事的結尾，也許不是史實而是錦上添花的傳說。可是點綴了這傳說，這故事變得更絢爛些，這篇裏也就採用了。

當時天下大亂，羣雄逐鹿，漢朝日薄崦嵫，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皇帝，住在許昌，依靠着曹操。曹操在表面上是尊奉漢朝，實際上是一挾天子而令諸侯，朝廷上的大權，全在這位丞相的掌握中。曹操有着精壯的兵力，懷着極大的野心，再加上他遠大的眼光和才略，他很想統一中國呢？

魏蜀吳鼎峙的局勢，還並沒有一點朕兆。只有曹操是強者，袁紹袁術呂布等，略可跟他匹敵；至於吳郡孫氏，保守江東，不過像藩屬一樣。但是最微弱的，還是後來創建蜀漢的劉備。且說劉備原是漢皇室的後裔，因爲年久族遠，到他手裏，已經淪爲平民。他在涿郡地方，跟關羽張飛，風雲際會，意氣相投，結義爲異姓兄弟。黃巾賊暴動了，民間一夕數驚，劉備便和關張招聚幾個人，幫助官軍討賊。在亂世中，有大志的人，都想乘時崛起，建立一點功業和名譽，劉備自然不能例外。他知道自己是漢皇室的後裔，還想興復漢朝呢。但他雖

然是貴族後裔，已經式微，沒有地位可靠，不像袁紹曹操孫堅那些人的幸運。劉備只有跟關羽張飛和幾個嫡親的部下，殺出血路來，白手打天下。別人的地位、兵力、資財都勝於他，他要跟他們競爭，其實是困難不過的。他連年奔波，一無成就，有時候簡直像喪家之犬，依傍權貴驕將，乞求庇蔭。那一次，他在徐州，招集流亡，得兵萬人，很有一點興盛氣象。呂布妒忌他，親自帶領大軍，來攻徐州，劉備失敗了，便投奔曹操。曹操素來認識劉備是英雄，見他來到，非常歡迎，在漢皇帝跟前保荐劉備，封豫州地方長官，又叫他收集自己的殘部，圖謀恢復。

漢皇帝雖然靠曹操擁戴，但是看到曹操驕蹇不臣的態度，皇帝連一點實權都沒有，心裏自然非常憤怒。幾個貴族和大臣，如董承、種輯、吳碩等，受了漢皇帝的密詔，叫他們計劃誅戮曹操。董承心敬劉備，又知道他是漢室後裔，也跟劉備商議。劉備見了漢皇帝血書的密詔，不禁感泣，便跟董承等同謀，立志誅戮奸相，給皇帝解除壓迫。他們的計劃還不會發動，劉備却受了命令，離開朝廷，到外面去征討了。

原來劉備在朝廷，雖然受了曹操保荐，做了長官，但心裏非常不安。曹操的幕僚常常勸說曹操，趁早害死劉備，不要將來養虎傷身，劉備也有得聽到。他便十分韜晦，不露鋒芒，免得曹操疑忌。他平日只在後園裏鋤地種菜，讓曹操當他並無大志。一天，曹操邀劉備喝酒，兩個人在小亭裏對酌，閒話裏討論當世的英雄。曹操有意無意地問劉備，誰敢上稱作現在的英雄。劉備說出了袁紹袁術劉璋一些人。曹操搖搖頭說：「這些人豈得上什麼！天下英雄，只有你劉君和我曹操才是！」劉備吃了一驚，連手中的筷也掉下來，忙用另外的話掩飾過去。他知道英雄識英雄，曹操決不能容留他，想趁機會遠走高飛。正巧袁術在壽春反叛，想跟袁紹聯合，曹操請朝廷下詔，派劉備去征討袁術。於是劉備帶兵出征。他在下邳地方截擊袁術，袁術大敗，氣憤嘔血，死於壽春。袁術既平，劉備占據了徐州，不再回去，跟曹操脫離了關係。

再說許昌那邊，董承種輯等計劃誅戮曹操，不幸事機不密，給人向曹操首告。曹操使用迅雷不及掩耳手

段，把他們完全捕捉下獄。他不等皇帝的命令，立刻把董承等殺死，還滿門抄斬；漢皇帝目擊心傷，可是救他們不得。曹操查得劉備也是同謀者，而且占據徐州，形同獨立，決意親自帶兵東征，攻打劉備。他的幕僚全說：「跟我公爭天下的，是河北的袁紹。如今袁紹正想南窺，我公放棄了他，却用全力去打劉備，也許嫌輕重不大適當吧。」曹操說：「不。劉備是英雄，不比袁紹那樣誇大而遲疑，毫無成就。不趁早擊滅劉備，將來必爲後患。」於是曹操對於北方的袁紹，暫取守勢，親自東征劉備。

劉備留關羽守下邳，自己前往小沛城，抵敵曹軍。曹操大兵已到，迎戰之下，劉備寡不敵衆，打得大敗。小沛城中火起，劉備回城不得，看看部下兵士，全行潰散，只剩三十餘騎跟隨，後面追兵正急。他想衝破重圍，往下邳關羽那邊，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劉備一想，巢穴已失，無路可歸，記得從前跟袁紹見面時，袁紹曾經很誠懇地對自己說過：將來倘不如意，可來投奔，如今不若暫往依傍，等待機會再說。劉備決定了，便向北方飛奔，一路上受曹軍截擊，只剩下單人匹馬，跑了三百里，奔到袁紹所轄的青州城下，青州的長官接應劉備，把他護送到袁紹那裏去了。

關羽留守下邳，得到劉備的敗報，知道劉備下落不明，心裏非常悲憤。他只得默禱上蒼，保佑他的義兄。他手下的兵卒有限，不是曹操的敵手，但他決意死守下邳，和城共存亡；一邊還希望劉備衝出重圍，回到下邳來。而且劉備的家眷，也在下邳城裏，他更不能夠放棄自己的責任。

曹操的大軍到了下邳城下，他素來知道關羽勇武，又見他手下的兵雖少，却全懷着必死之心，便主張用智謀來攻取。於是曹操祕密地差遣一小隊劉備部下投降的兵士，叫他們抄小路投下邳，說是小沛逃回的敗兵，賺進城去做內應，一邊誘關羽出戰，以精兵包圍他，說他投降。原來曹操深愛關羽勇武超羣，忠義蓋世，很想把他收羅到自己的部下來，所以定下這個計劃。



曹操知道那一小隊兵士，已經賺進下邳城裏，關羽並不疑惑，把他們收留了。於是他派兵前來誘戰。關羽想洗雪小沛失敗之辱，親自出城迎戰。戰了一會，曹軍敗走，關羽乘勝追殺。看看追了二十餘里，關羽恐怕下邳有失，提兵使回。忽然一聲炮響，四面埋伏的曹軍，如浪潮般的湧出來，把關羽團團包圍。關羽的部下抵敵不住，漸漸潰散。關羽雖然勇敢，拚命向前衝殺，到底曹軍多過十餘倍，總是衝不出重圍。直戰到天晚，關羽帶了殘軍，保着一座小土山，暫且過夜。曹軍因為天黑，不會衝殺上來，却把那土山圍着鐵桶似的，不放關羽逃走。

殘兵屯在山頭，恐怕夜襲，沒有人敢解甲稍歇。關羽在山上，遠望下邳城的那一角，火光冲天；却是那隊詐降的兵士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進城中，分付放起火來，讓關羽望見，心中感亂無主。果然，關羽雖然鎮靜，想到留在下邳的劉備家眷，不知怎樣的受驚，覺得十分難過。他冒着黑夜，幾番衝殺下山，都被曹軍亂箭射回。

關羽無可奈何，度夜如年，好容易挨到東方發白，又想帶了殘部衝突。他向下一望，四圍的曹軍越來越多，簡直插翅也難於逃出包圍。關羽尋思無計，決意拚却一死以報劉備。忽然看見有一騎飛奔而來，到了山下，高聲喊道：「我要跟關公相見。」

關羽認得這位將軍，正是他的老朋友張遼字文遠的，現在曹操的部下。關羽便立馬山頂，向下問：「文遠是來跟我打仗嗎？」

張遼說：「不，我想念老朋友，闊別已久，幸得相見。」

關羽便棄刀下馬，請張遼上山。敘禮畢，兩個老朋友在山頂席地而坐。關公早猜到張遼的來意，很直爽地說：「文遠大概是奉了曹操的命令，來勸我投降嗎？」

張遼說：「不。記得從前我承蒙老哥的幫助，今天我自然該來報德。」

關羽說：「唔，原來文遠離開曹軍，前來幫助我。」

張遼說：「也不是。因為劉備不知下落，昨夜曹公已經打破下邳，軍民並沒有傷害，差人保護劉備家眷，不許驚擾。所以我特地來報告老哥。」

關羽冷笑說：「那末文遠原是替曹操來作說客的。我如今雖被圍在絕地，却視死如歸。你走吧，我馬上衝下山來，決意戰死。」

張遼說：「老哥且慢，我說你是錯了，這是無益的犧牲。當初老哥和劉備結義，誓同生死，如今劉備失敗，老哥便戰死，倘如劉備復起，尋求你相助而不可得，這是你違了盟誓。況且劉備把兩位夫人託你保護，你如戰死，兩夫人孤弱無依，這是老哥更對不起劉備的。再說，像老哥這樣的蓋世英雄，應該跟劉備興復漢室，如今一有失敗，就像匹夫一樣，作徒然的犧牲，爲天下所笑，那裏可稱是義勇呢？這是我摯誠的忠告，還得請老哥三思。」

這一席話，打動了關羽的心，他覺得就此犧牲，其實是對不起劉備，更對不起漢皇帝和國家。於是他沈吟着：「依文遠的話，我該怎樣呢？」

張遼說：「如今四面都是曹軍，老哥要留着有用之身，只有投降的一條路。——暫時投降了曹公，一邊打聽劉備的下落再說。大丈夫能屈能伸，老哥熟悉古事，想不煩我細說的。」

關羽豪爽地說：「好的，曹公原是漢丞相，要我解甲投降，我可以答應。不過我有三個條件，丞相允許最好，否則我不願屈服，寧願戰死。」

張遼說：「丞相寬洪大量，老哥有什麼要求，儘管讓我轉達，決不會拒絕的。」

關羽說：「我的三個條件是：第一，我跟劉皇叔當初盟誓，共扶漢室，如今我只向漢皇帝投降，不降曹公。第二，皇叔的兩夫人到了那邊，應受優待和尊敬，上下人等，全不許到門。第三，我一打聽到劉皇叔的去

向，不管千里萬里，便要辭職前往跟從。——如果這三個條件做不到，我可不能投降。」

張遼自然做不得主，便叫關羽稍待，飛馬回去，稟告曹操。曹操笑着說：「這三個條件，我可以答應。我是漢丞相，只要他降漢，何必降曹。至於二夫人處的優待和尊敬，更是極正當的。他說將來知道劉備的去向，就要辭職前往，我推心置腹的待他，一定能夠把他籠絡住的。」

於是關羽投降了。他先入城，見了劉備的兩位夫人，見她們一毫不受驚動，方才放心。又告明了投降的事。接着，他只帶了幾個親兵，來見曹操。曹操自出轅門迎接。關羽下馬入拜，曹操慌忙答禮。關羽說：「敗軍之將，感激丞相不殺的厚恩。」

曹操說：「我素日仰慕將軍忠義無雙，幸得相見。」

關羽說：「請張文遠兄代達的三件事，蒙丞相答應，非常感激。關某倘若知道了劉皇叔的下落，雖然赴湯蹈火，也將前往，那時恐來不及向丞相告罪，還得先請丞相鑒原。」

曹操莊重地說：「我既然答應決不失信，一定讓將軍走的。只恐劉皇叔在亂軍中遭了不測。將軍且寬心，容我再探聽吧。」

關羽拜謝，曹操開宴相待，賓主盡歡而散。

第二天，曹軍班師回許昌去。關羽收拾車輛，請兩位夫人上車，親自護送，不敢離遠。

一路上曉行夜宿。晚上在客館裏耽擱的時候，曹操祕密分付辦事的人，把劉備的兩夫人和關羽，安頓在一間房裏，只推說將士太多，宿處不敷分配。原來曹操想看關羽對兩夫人的態度。每個晚上，關羽請兩夫人歸房安息，他自己爲了避嫌疑起見，絕不跨進房門。他拿着燭火，像值崗的衛兵一樣，站在外面，直到天明，毫沒有疲乏失禮的樣子。早有人把這番情形報告了曹操，曹操更暗暗敬佩。

大軍到了許昌，曹操帶領關羽，去朝見漢皇帝。由曹操的保荐，皇帝封關羽做偏將軍和漢壽亭侯。關羽謝恩而退。這幾天裏，曹操用客禮待關羽，並且介紹他自己的幕僚部將相見；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寵幸到了極點。他把綾錦和金銀器皿相贈，關羽都送給兩嫂收貯。曹操又送美女十人，使她們侍奉關羽；關羽却遣入內室，令服侍兩嫂。對於這兩位夫人，關羽從不稍減尊敬。他每三天，在內室門外請安，說幾句關於劉備的話，便告辭住在外宅，絕不到裏面去。

曹操看到關羽身上穿的綠錦戰袍，已經舊了，便估量關羽的身段，取一匹珍貴的美錦，裁製戰袍，賜給關羽。關羽受了，穿在身上，外面仍舊穿舊袍相罩。曹操見了，微笑說：「將軍是太節儉了！」

關羽說：「關某並非節儉，却另有緣故。外面的舊袍，本是劉皇叔所賜，穿在身上，如見皇叔之面。我不敢因了丞相的厚賜，忘了義兄的舊情，因此穿罩在上面。」

曹操原是聰明人，怎聽不懂話中雙關的意義，心裏雖然有點不高興，却連聲贊嘆：「雲長真是義士！」又有一次，曹操請關羽赴宴。酒闌人散，曹操握着關羽的手，親自送到門首。關羽的乘騎，正拴在外面。

曹操看它很瘦，無意的問：「將軍的乘騎，為什麼這麼瘦弱呢？」

關羽說：「我的身體很重，那馬不勝負載，因此這麼狼狽。」

曹操馬上回頭對衛兵說了幾句話，並請關公稍待。片刻，衛兵牽了一匹馬來，那馬身如火炭，軀幹雄偉，高視闊步，真是難得的駿馬。曹操指着它問關羽說：「將軍認得這匹馬嗎？」

關羽打量一下，便說：「莫非是從前呂布所騎的赤兔馬嗎？」

「是的。」曹操笑着點頭，便把這匹馬連鞍轡一起送給關羽。關羽再拜稱謝。曹操說：「我好幾次贈送金帛美女，將軍未曾下拜；此刻我贈了一匹馬，將軍却喜而下拜，別人不會批評你，賤人而貴畜嗎？」

關羽坦然說：「我知道赤兔馬，日行千里，難得蒙丞相把它賜給我。此後我打聽到劉皇叔的下落，騎了

這匹馬前往，一兩天工夫就好見面了。」

曹操也陪着打了個哈哈，但是他的心裏非常懊悔；早知關羽心如鐵石，不該把這匹馬相賜。可是曹操仍不露聲色，和關羽作別。等他走後，曹操便差遣張遼，去探聽關羽，他爲什麼常懷去志。張遼應命前往。到了關羽那裏，寒暄了幾句，張遼說：「我介紹老哥在丞相這裏，並不會有所虧待吧？」

關羽嘆息說：「丞相厚意，我那得不感激。只是我的身體雖在這裏，心裏掛念劉皇叔，總不釋懷。」

張遼說：「劉皇叔對待老哥，未必勝過丞相。士爲知己者用，老哥爲什麼總有着去志呢？」

關羽說：「曹丞相待我原極好。但我和皇叔結爲兄弟，誓共生死，決不能毀永遠背舊事新。我一定不會久留在這裏的。等我立下功勞，可以報答丞相，我才離開這裏。」

張遼說：「劉備總沒有消息。萬一他已經去世，老哥怎樣呢？」

關羽說：「我將相從於地下！」

張遼回見曹操，依實而告，曹操只是嘆息着。

袁紹果然遲遲地進兵攻打曹操。他派大將顏良做先鋒，進攻白馬城。曹操接到了告急文書，知道顏良是河北有名的驍將，非可小覷，忙親提五萬大軍，前去迎敵。關羽願隨軍前往，曹操恐怕他立了功勞，便離開這裏，不會答應他。

曹操和顏良交戰，兩次全失利，損折了不少將士。幕僚們全說唯有關羽可敵顏良，曹操去請了關羽來。關羽奉命，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帶了幾個親兵，直到白馬城，來見曹操。曹操訴說顏良連勝兩陣，勇不可當，所以請關羽來商議。接着，曹操置酒慰勞，閒話些戰局情形。

正在喝酒的時候，忽報顏良前來挑戰。曹操便放下杯盞，跟關羽上土山瞭望敵情。山下顏良的軍隊列成陣

勢：鎗刀森布，旗幟鮮明，嚴整有威。在絢爛的麾蓋下，一位大將綉袍金甲，橫刀立馬，親自臨陣指揮。曹操指着說：「這個正是河北的大將顏良，瞧他是多麼的驕蹇！」

關羽向前打量一下，便說：「顏良算得什麼，我關某雖然沒用，願匹馬衝入十萬袁軍中，斬了顏良的頭，來獻給丞相。」他說了，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他圓睜鳳眼，直豎蠶眉，直衝袁軍的中心。十萬袁軍見關羽衝來，抵擋不住，如波開浪裂。關羽逕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指揮，見關羽衝來，正要問話時，關羽的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給關羽一刀刺於馬下。關羽忽然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在馬項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他返身回到土山上，把顏良的頭獻在曹操的跟前。曹操早在土山上，望見關羽匹馬入萬軍斬顏良的一幕，忙上前連聲稱贊，並叫取酒慰勞。

白馬城已經解圍，曹操下令退兵。袁紹得報，便渡過黃河追趕，另派大將文醜做先鋒。文醜原也很驍勇，輕騎襲擊，到延津城南面，趕上了曹軍。曹操忙下令，把殿後的軍隊，當作前軍，返身迎戰；糧草輜重都留着，也顧不得了。文醜軍一到，搶糧草車仗，兵士們忙着爭利，隊伍大亂。曹操叫諸將士向前衝殺，大破河北軍。兵士們各自逃命，自相踐踏，文醜也只好率領殘部，落荒而走。

文醜正在沿河逃跑，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正是關羽。他大喝賊將別逃，文醜忙上前交戰。戰不數合，文醜心怯，撥馬便走。關羽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把文醜斬下馬來。這一次袁軍潰散殆盡，大將陣亡，曹軍大獲全勝。

曹操見關羽立下兩次大功，恐他立了功勞，可告無罪，就要辭去，便不再讓關羽臨陣。誰知關羽在跟袁軍交戰中，捉到幾個俘虜，從他們的口中，已經知道劉備在袁紹那裏。他還將信將疑。正巧劉備也知道關羽在曹軍中，斬顏良誅文醜就是他做的。於是劉備派人秘密地送信給關羽，訴說別後，勸他不要幫助曹操。關羽把信看畢，放聲大哭。他進內門稟告二嫂，決意奔劉備那裏去。

關羽先往丞相府，跟曹操拜辭。曹操知道允諾在先，不便拒絕，便稱謝客，不讓關羽謁見，讓他無從告辭。關羽悵然而回。他叫舊日跟從的幾個親兵，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又分付府中，所有原賜的東西，全行留下，分毫不可帶去。次日，再到丞相府辭謝，門口仍高掛着謝客牌。關羽一連去了好幾次，都見不到曹操，顯然是後者故意躲避着他。他再到張遼家，想請他聲明前情，張遼也託病不出。關羽想：「這是曹丞相不讓我走的意思。我去志已決，可不能復留。」於是他寫了一封信，辭謝曹操。信上說：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在袁紹軍中，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維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諸異日。」

寫好了，便差人去丞相府投遞，一面把好幾次所受的金銀財帛，全都封存在府庫裏，把漢壽亭侯的印，掛在堂上，請兩位夫人上車，關羽自己上了赤兔馬，領了舊日的親兵，護送車仗，逕出北門，望官道進發。

曹操正跟張遼等幾個部將幕僚，在說着關羽的事，就心留他不住。左右報關羽有書信來呈。曹操看畢，直跳起來說：「呀！雲長果然走了！」接着，北門的守將來報，關羽奪門而出，車仗鞍馬二十餘人，都望北行。又關羽宅中人來報說，關羽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漢壽亭侯印掛在堂上，只帶原來跟從的人和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

曹操頓腳嘆息，左右的幕僚們全勸曹操去追關羽，也許還來得及。曹操說：「唉，這個人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是大丈夫！我從前已經答應他走，如今那可失信。他也各爲其主，何必去追他呢？」

關羽是從此走了。

八年後的冬天，曹操帶領大軍，攻劉備於江陵。劉備戰敗，曹操追擊，從江陵順流東下。劉備與東吳的孫權聯合，迎擊於赤壁。曹軍大敗，舟師全遭焚毀。曹操倉皇地帶了殘兵，從華容道步行逃命。他想不到華容道原是狹險的小路，有着劉備的伏兵。

那時曹軍大敗於赤壁之後，又是長途奔跑，人皆飢倒，馬盡困乏，旌旗不整，衣甲不全，又碰着隆冬嚴寒天氣，一路上狼狽得不堪。好容易過了峻峭，路漸平坦。曹操回頭一看，只有三百餘騎跟隨，其中並沒有一個衣甲袍鎧整齊的。相顧之下，誰都覺得十分悽慘。曹操忽然在馬上揚鞭大笑。部下將士問：「丞相何故大笑呢？」曹操說：「大家說劉備的謀士諸葛亮會用兵，我看全是假話。如果他們在這裏有了埋伏，我們不是要束手受擒嗎？」

話才說完，只聽得一聲炮響，兩邊林裏擁出一枝精兵，當頭的大將，正是關羽；他躍馬提刀，截住去路。曹軍見了，亡魂喪膽，走投無路。曹操無可奈何地說：「既然到了這裏，大家只得拚死一戰！」

將士們全說：「一路挨到這裏，人馬困疲，那裏再能打仗呢？」另一個謀士說：「關羽這個人，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下，恩怨分明，大家全稱譽他的信義。丞相從前用厚意待他，如今只得親自哀告他，也許可脫此難。」

曹操聽了，縱馬向前，欠身對關羽說：「一七八年不見，將軍別來無恙。」

關羽說：「關某奉了軍令，在這裏等候丞相。」

曹操說：「我兵敗勢危，到這裏無路可走，望將軍顧念從前的感情。」

關羽說：「不瞞丞相說，那時關羽蒙丞相厚待，已經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城之圍，立功報答丞相。今天的事，不敢以私廢公，還得請丞相原諒。」

曹操說：「當時將軍衝殺出去，過五關，斬六將，我並不曾追趕，想來將軍總該記得。」



關羽原是個義重如山的人，聽了曹操的話，不禁想起當日曹操的許多恩義，很是動心。又見張遼拍馬向前。於是他長歎一聲，把馬頭勒回，分付部下：「四散擺開！」這個分明讓曹操衝過去的意思。曹操便和將士們一齊衝將過去。關羽並不追趕，望見曹軍走得遠了，便嘆息說：「我爲了個人的恩義，不惜違了軍令，待我自己去請罪，讓皇叔把我明正典刑吧！」於是他收軍回去覆命了。曹操總算脫却了大難，狼狽地回許昌去。

## 十六 除三害

已經是秋末的時候。江南魚米之鄉，晚稻也登場了。今年年成特別好，處處豐收，米穀滿倉。老百姓們鼓腹而嬉，唱着豐年的頌歌。但是在周處的鄉里裏，滿足的豐收，只在人們的臉上，瞥過一些勉強的微笑；接着，他們又蹙着眉尖，好像沈重的心事，並不會卸掉什麼。

周處是一個豪爽的青年，有氣力，最愛鬧事，搗亂。他的父親，是東吳的將軍，家世富貴，在鄉里裏也算得是大族。父親一直在外，沒工夫教導孩子，家裏又沒有長輩，因此把周處從小慣壞了。他騎馬挾劍，在街坊上馳驟，撞倒了東西，踏壞了人，總是不管。他憑着意氣，跟別人尋事；又有一批無賴子弟引誘着他，到處惹禍。人家吃了他的虧，因爲害怕他家的聲勢，全是飲恨不敢出聲，這樣，更養成了他的橫行不法，連地方上的官府，也怕他幾分。談到周處的名字，沒有一個人不繃眉；遠遠望見他走來，便得閃過一旁去，免得眼前招殃。

周處不知道別人的嫌惡，反而更加得意。他帶着幾個無賴子弟，大搖大擺地往來。在鄉下放狗馳馬，蹂躪田禾，在街上酗酒打架，乘興的時候，往往鬧得落花流水。不過別人迴避他的樣子，慢慢地他有點覺得了；也許別人背地裏糟塌他的話，他也隱隱約約地有點聽到。他心裏很不高興。他雖然是一個愛鬧事和搗亂的紈袴青

年，但是他的心並不壞。相反地，他還自負是個英雄，他把自己欺凌別人的舉動，當作英雄事業。現在落得這樣，在他看來，認爲是想不到的。他好幾次想找人問一個仔細，但是別人看到他煞神似的那副樣子，想起他殺人，不眨眼那樣的凶暴，誰敢對他說什麼呢？

那天，周處到了田莊上。鄉下人正在一起喝酒，享受他們秋收後的宴席。大家邊喝邊談，誰也不會留心周處的來到。周處却在旁看見，幾個人很愁苦地談論着，白髮的老農夫，還在搔頭嘆氣。這個情形，周處是近來常常看到的。他今天決意打破悶葫蘆了。他陡然衝上去，厲聲說：「諸位在喝酒，却唉聲嘆氣，一點也沒有痛快的樣子，我可看不慣！如今是太平時世，今年又是好年成，大家理應樂一下。這個樣子，我倒要問一問清楚。」

大家抬起頭來，不提防周處已經闖到席前，瞧着他按劍虎棱棱的樣子，有的連酒杯也舉不起來。只有幾個老年的陪笑說：「周公子，我們——我們並沒有說什麼。你——你請坐喝一杯吧。」

周處更不高興了：「你們這樣吞吞吐吐地，敢是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不成？告訴我，你們說點什麼？」可憐這些鄉下人，一向老老實實，不會弄機巧，此刻大家面面相覷，知道不妙，誰也說不出話。

周處逼着說：「你們說呀！就是說我的壞話，也可以讓我聽聽，我決不見怪的！」他又拍拍胸脯：「我說了就算數，決不見怪你們。」

瞧情形，再想閉口是不成了。席上有一個朱老者，年紀最長，見過世面也最多，也熟識周處的父親。他自己終是長輩，周處決不能夠把他怎樣的。於是他硬着頭皮說：「請公子原諒。我們方才談話中間，觸動心事，不禁嘆氣，誰知給公子看見。」

「你們有什麼不快的心事？」

朱老者說：「唉，不瞞公子說。今年雖然是豐年，但是本鄉裏有着三害，愈來愈猖獗，大家沒有除掉他

們。大家那裏能夠高興呢？」

周處說：「那裏這三害？快告訴我聽。我給你們除去。」

朱老者說：「第一件大害是南山上有一頭白額虎。樵夫入山稍深，總給它吃掉，死在它的爪牙下的，已經有十多個人，連獵戶們也奈何它不得。第二件大害是長橋下的蟒蛇，它晝伏夜出，人給它咬了，毒不可治，有時還偷入人家，咬死嬰孩；瞧它那斗粗的身體，誰都望影而逃。第三件大害——我不敢說，恐怕得罪公子。」

周處說：「我說過了，決不見怪。瞧你這麼吞吞吐吐的，大概我常常得罪別人，第三件大害，敢就是指我嗎？」

朱老者嘆了一口氣，很誠懇很親切地說：「公子平日的行爲，有許多地方，未免太任性了一點。因此有人把公子放在三害之列了。」

朱老者說的，雖然是平平淡淡的，却叫周處受了極大的感動。周處平日聽到的，只有無賴子弟趨奉他的話，他便把自己當作對的，從來不會明白自己。此刻他聽了這親切而爽直的話，就咬着嘴唇，很激烈地說：「諸位帶着重大的心事，原是爲了這三害嗎？我給諸位除掉這三害！我說得到做得到，諸位等着瞧吧！」他從身邊拔出寶劍，向旁邊的一棵樹揮去，一下就砍斷樹幹。他說：「我周處不能給本鄉除掉三害，有如此樹！」

\* \* \*

周處一個人跑入山深林密的南山去獵虎。雖然家裏的人勸阻他，叫他別輕身冒險，他總不聽從。他鼓着勇氣，帶了弓箭，進入深山去。有些人目送他那魁梧的背影，在濃綠的長林豐草裏消逝，心裏暗暗歡喜：周處此去，不是他殺掉老虎，就是老虎吃了他，無論如何，總可在三害中除去一害，而且猜想起來，一定是這個粗暴的青年膏了老虎的饞吻。他去了三天，不見回來，家裏的人急了，想募人到山裏去打探一下。獵戶們全害怕那頭白額虎，誰肯到深山裏去送死呢？好容易到第四天的中午，有人望見他在濃綠的山徑上出現了。他背負着一

頭龐然大物，像是精疲力竭，一步一步挨地出山來。走到近前，他把這龐然大物擲在地上——正是那毛色斑斕的白額虎，它已經死了，紫紅色的血膠染在它那美麗的毛皮上。周處喘着氣，接受大家的歡呼，他指手畫腳地說：「這畜生，我整整守了它三天，準備跟它拚一拚，誰知它偏不出來。今天早晨，我倦得很，爬上一棵樹在樹的枝極裏打盹，忽然悉悉瑟瑟的聲音，把我驚醒。我仔細一看，前面豐草裏，它的身軀在慢慢地露出來。這畜生嗅到了人氣，原來也在尋找我。我馬上彎弓搭劍，瞄準了，嗖的一箭射去，正中它的項頸。它直跳起來，我那第二箭又中了它的左眼。它負了痛，在幾株樹幹上亂撲亂撞，連大樹也搖搖欲倒。我不敢怠慢，馬上跳下樹去，挺起劍，向它的肚腹亂刺。我轉動靈便，它又負着重傷，好容易它倒下了，我等它斷了氣，才把它負下山來。負着這笨重的死畜生，真把我累死了。」——諸位且慢稱贊我，第一害已經除掉，我還得去殺死長橋下的蟒蛇。」

長橋附近，自從給那條大蟒蛇盤踞之後，幾里路裏，沒有人敢近前，簡直成了陰慘慘的地土。周處却佩了弓箭，挺起劍，分開荆棘蔓藤，很勇敢地向前去。他一邊走，一邊留心左右，怕遭了那蟒蛇的毒吻。但是等他抬起頭來，看見前面的灌木叢裏，突然一顆明亮的眼在閃動，火紅的舌尖從嘴裏伸出伸進，斗粗的灰黃的蛇身，在那裏移動。雖然是蜿蜒地進行，其實是移動很快，周處心裏一驚，來不及放箭，那蛇頭已在幾步外，它的身體隱現在灌木叢裏，也不知道它有多少丈長。周處縱身上前，一劍向它的頭砍去，它只一動就避開了。它的身子很快地掃出來，想來捲住周處。周處十分鎮定，挺劍砍它的身子。蟒蛇伸屈盤捲，總是落空，却不禁周處幾劍，就給結果了性命。周處出去喊集了人，堆起乾柴，把那蟒蛇的尸骸燒掉。燒的時候，臭聞數里，大家因為白額虎和大蟒蛇，全給周處殺掉，二害已除，誰都額手稱慶。

周處又對那些長輩們說：「第三件大害，說的是我。我對不住鄉里的地方，其實是太多了。如今我給本鄉除掉兩害，也許可以補償我從前的過失。現在我得改正自己的行爲，有過必改，一個男兒漢應該這樣。我所以

任着意氣，得罪別人，想來是不學無術的緣故。我年紀還輕，應該痛改前非、讀書學好才是！——

從此這一個剛強的少年，立志改行。他不再跟人胡鬧，却去折節讀書。他找到兩位好先生，那是東吳的文學家陸機陸雲。他很誠懇地受教，成功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他家孝弟；外面有什麼公益的事情，他總是第一個去做。從前本鄉人稱他爲三害之一，不到幾年工夫，提起周處的姓名，在鄉里中沒有一個人不稱贊他，鄉里的選舉，也把他提出來。現在這一個文武全才的人，居然爲國家效勞了。

晉朝統一中國後，周處仕於朝廷，做了將軍。他正直、勇敢、豪爽，做事沒有什麼顧慮，不怕權貴；對待屬下，恩威兼施。他以身許國，忠義無雙。但是也因爲他的正直，得罪了某些人。曾經有一個親王違法，周處大公無私，列舉罪狀，向朝廷上彈劾這個親王。皇帝却很糊塗，並沒有把這親王辦罪。可是這親王恨透了周處的不賣帳，在暗中設法陷害他。

正巧有許多氐羌族的流民，因爲飢荒和官府的壓迫，在陝甘一帶造反。這批挺而走險的人，愈集愈多，竟聚了近十萬，並且推一個姓名叫作齊萬年的做領袖，聲勢極盛。那個會受周處彈劾的親王，便趁此保舉他，派他帶兵五千名去平亂。這一點兵士怎夠去跟齊萬年的部衆開仗，況且那親王對於糧食接濟，故意牽制他，甚至於戰略方面，也不讓周處做主。雖然朝廷上也有幾個說公道話的，說周處的兵額太少，應該趕緊調派精銳的救兵；而且他一向正直勇敢，得罪人家的地方太多，應該讓他自由指揮，免得遭人暗算。——但是朝廷上偏不聽從這樣的話，周處却進退維谷了。

周處跟齊萬年激戰，打得很厲害。怎奈他的兵數太少，寡不敵衆，到底受了包圍。他孤軍深入，還想衝殺，手下的兵，死傷殆盡，剩下的甚至於弦斷矢盡，手無寸鐵，只好靠徒手肉搏。他們等朝廷撥來救兵，所以繼續苦戰。誰知救兵却杳無信息。他們等了又等，看看是絕望了。另一方面，齊萬年的生力軍，却源源增援。

地們只有退却的路；至少，像周處那樣的勇敢，丟下殘兵，單騎脫逃，總還來得及。他左右的人也幾次勸他說：「周將軍，你趕快走吧，不值得犧牲在這些叛徒的手裏。像將軍這樣文武全才的人，將來給朝廷效勞的日子正長。請將軍趁此刻趕快走了吧！」

周處激昂地按着劍，說：「這是什麼話！我以身許國，此刻正是我效節致命的時候。我得跟弟兄們同生共死，怎可單騎脫身！」於是他繼續向前衝殺，終於力戰陣亡，全軍覆沒。

他戰死的消息，傳到他的鄉里中，聽到的人，想起除三害的舊事，沒有一個人不扼腕嘆息的。

## 十七 伯道無兒

自從後漢以來，中國北方國境上的游牧民族，給中國人打敗，有的遠走高飛，另尋安身的地方；有的投降中國，漸漸地向南移動，搬到長城內居住。這些歸降的游牧民族，跟中國人的接觸一多，自然慢慢地同化着。但是民族的同化，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成功的。至少在魏晉之間，他們還保持自己的生活。他們還做着在沙漠草原裏躍馬橫戈的夢；他們勇敢慍悍的風氣也不會消失。他們只是勉強地受中國政府的羈縻；一個部落又一個部落地住在黃河流域的草原上，他們仍由原來的領袖所統治。他們住得很安定，孳生很繁息，有遠見的中國政治家，已經感到他們的威脅。當時已經在三國之後的西晉時代，政府裏的貴族，忙於爭權奪利，釀成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對於歸降的異民族懷着的野心，還有什麼工夫顧得到呢？還有什麼可靠的力量來處置呢？

政府因着連續不斷的內戰，弄得十分衰弱，威信掃地；人民受到政府和貪污者的剝削榨取，充滿着抱怨聲。過不下日子的飢民，全挺而走險，起來暴動。中國在動亂了。游牧民族的野心家，看到這個好機會，怎肯放棄，自然率領他的部眾，紛起叛變，來爭中國的錦綉山河。首先舉叛旗的，是住在山西的匈奴部落，領袖是

劉淵。接着，各種異族，都想覬覦中國。除了長江以南是一片乾淨土外，大半個的中國，尤其是黃河流域，成了游牧民族和暴民野心家等逐鹿之場。戰爭、屠殺、焚掠、破壞，有力者割據稱雄，老弱展轉溝壑，簡直是悲慘世界和黑暗地獄。混亂的局勢在一直繼續下去。——歷史上把這一件事，稱作「五胡亂華」。「胡」字就是異族。是那五種異族呢？就是匈奴、羯、鮮卑、氐、羌。跟着匈奴部落的領袖劉淵舉事，他們全蠢然思動，和在洛陽的西晉政府作對。

且說其中的羯人，其實跟匈奴同族，不過是匈奴的別一部落。羯人的領袖是石勒。石勒原是一個貧窮的異族人，流落在中國，曾給人販賣作奴隸，也曾加入匪盜的隊伍裏，幹着搶劫的勾當。但他的志向可不小，一直懷着做大事業的野心。後來匈奴劉淵起兵，他就帶領隊伍，跟從劉淵。他的隊伍全是一批亡命之徒和貧困的異邦人所組成，驍勇異常。黃河腹部一帶，受到他的蹂躪，城市爲墟，田園荒蕪。沒有誰聽得他的聲名而不害怕的。

本篇敘述的故事，發生在石勒舉兵過泗水的時候。

逃難！逃難！石勒的兵殺來了。這傢伙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打到什麼地方，鮮血就泛濫在什麼地方。兵荒馬亂，刀斧無情，要性命的只有往南方逃難。一些貧困的老百姓，反正這樣的日子，已是過不下去，其實也不用逃。但是愛惜生命和害怕殺戮總是一律的，他們全一窩蜂地往南走。至於約略有點身價的，更不用說了。這邊那邊，全是逃難的隊伍。扶老攜幼，背負着細軟的包裹，挑着担子，担子裏雜亂地放着釜甑瓶缶一類東西。大家露出驚惶的神色，有的低頭默默無聲，有的一邊走一邊嘆氣，孩子們在啼飢號寒，女人們在垂淚。一千人跌跌踉踉地向前走，希望趕快走到長江邊上，渡過了長江，才有救星。雖然江南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有些人連做夢也沒有到過。但是屠殺的恐怖在後面，他們不得不投奔這個渺茫的國土。後面的家鄉是完

淪於異族的鐵蹄之下了。一處處逃難的隊伍，是一幅幅悲痛的流民圖。這是中國人一次空前的大遷徙。秋末冬初，日子是那樣的短促，未會到申時分，一輪紅日，已經落山。灰暗的黃昏在偷偷地襲來，四野蕭條，草木黃落，山淡水枯，只有一陣陣的寒鴉，在天空中盤旋，發出刺耳的「呀呀」的鳴聲，更襯出日暮天寒的光景。不知道還是天色已晚呢，還是因為別的什麼緣故，冷悄悄的大道上，不見一個人，連荷鋤而歸的農夫都沒有。甚至於路旁的一間茅屋，門戶洞開，裏面四壁空空，剩着一些些破爛的傢具，已經積着塵埃，顯得它已遭遺棄，主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接着，有幾個人從後面行來。一個中年的女人，背着一個衣包；一個中年的漢子，挑着一對竹筐，每個竹筐裏，都坐着一個十歲光景的男孩子。一起是四個人。大概他們是一家吧。這一對中年男女，因為沈重的負擔，全彎着肩膀，踏着蹣跚的腳步，掙扎着前進，他們像是恨不得走得愈快愈好，但他們顯然是很疲倦，實在是連行動都很勉強了。那男子身體瘦長，面色白皙，是書生的樣子；那女人柔弱文雅，也定是高門大戶出身。這樣奔波的辛苦，自然從不曾經歷過。只有坐在担子兩頭的竹筐裏的兩個孩子，好像一點也不知道，全睜着烏溜溜的眼珠，打量着生疏的四野，還偶然發出一兩句問話：「伯伯，我們今夜歇在什麼地方？」「媽，我肚子餓了，還不吃夜飯？」大人只是搖搖頭，可沒有心緒回答他們。

「唉，伯道，」女人站定了，回頭說：「我實在走不動了。找個地方歇歇腳，打點過夜吧。」  
 男人說：「百步無輕担，這句話真不錯，我也支撐不下去。可是我們跟大隊已經脫開好多里路了，明天怎麼趕得上他們呢？」

「天也快黑了，我們無論怎樣也趕不上大隊了。好在後面一定還有逃難的隊伍，等他們趕上來，跟他們一起吧。」

男人說：「也只有這樣了。」他指着前面路旁的茅屋說：「幸得那邊還有人家，我們上去，無論如何請求



耽擱一夜。謝天謝地，今夜不至於露宿了。」

他們急急地趕到茅屋的前面，才發見茅屋的主人，也加入逃難的隊伍走了。他們雖然有點失望，但歇夜總有着落了，就暫時做起茅屋的主人來。他們放下担子，找到一點柴，生起火來，用瓦罐煮着水。兩個小孩子好奇地在門口探望外面，男子便把門戶掩上了。屋裏很黑暗。瓦罐裏的水已經煮沸，火也在低下去，剩着豔紅的微光照着他們。大家坐在地上，嚼着所帶的乾糧，喝着水。——今天整整走了一天，到此刻才得果腹和休息。兩個孩子吃飽了後，看到大人們面色嚴重，無心講話，便蜷伏在稻草堆裏睡去了。那一對夫婦還是坐着。男人說：「逢到這個亂世，真沒有辦法！我鄧伯道原是書生，旅途的苦痛全不知道，爲了要苟全性命，做了逃難的流民。這樣走法，不知道什麼時候到得江南呢？而且，聽後面上來的人說，石勒的兵離開這裏，不過三四百里，我們已經跟大隊落後了好幾次，如今還不會脫出虎口。」

女人流淚說：「我們又不是粗做的莊稼人出身，怎麼能夠趕路。我背負着這個重大的包裹，你又挑着兩個孩子，那裏會不落後呢？其實幾天的奔波，我們已經精疲力盡，這樣下去，我們不死於兵刃之下，總有倒斃在路上的那一天。我真懊悔，要死不如死在家鄉，倒省了這一番奔波之苦！」

鄧伯道聽她說得悲痛，忙安慰她說：「我們已經落後了好幾次，不能夠再耽擱了。明天，你把包裹，讓給我一起挑着，你走路可以輕快些。」

女人說：「你挑着兩個孩子已經勉強，再加那麼重的包裹，這怎麼行！這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十歲，兩三里也走不動，真是重大的累贅。」

「那末怎樣好呢？……」伯道嘆息着，其實他挑着兩個孩子趕路，也早已受不住了。

火將熄了，女人在黑暗裏，用怯弱的口音問：「難道……難道我們不能夠丟下一個孩子嗎？」  
鄧伯道說：「這是什麼話？」

女人說：「大難臨頭，誰也顧不得誰。我們這樣拖下去，一定要同歸於盡。如果我們忍心些，丟下一個孩子，一方面負擔輕些，趕路也可以快了，一方面可以節省一份的口糧。這個孩子也許命裏有幸運，並不會遭遇到不測的。」——我想來想去，只有這一個辦法。伯道，你看怎樣呢？」

鄧伯道說：「唉，我何嘗不想到這個！我們所以落後，全爲了兩個孩子。但是，十歲的綏兒是我們的親姪，九歲的維兒是我們的骨血，雖然我們不妨忍心一點，却叫我丟下那一個？」

女人說：「綏兒究竟不是我們親生的。我們不能夠爲了顧全他，大家同歸於盡呀。」

鄧伯道不回答她，自己沈吟着：「唉，真是無可奈何了！危急臨頭，我不得不丟下他；皇天后土，實鑒我心。」

女人說：「你已經決定了嗎？」

鄧伯道決然說：「爲了保全你我和一個孩子，我們只得丟下另一個孩子。我已經決定了。讓我明天見機行事。只剩一個孩子，我們可以輕鬆些，也許還跟得上大隊。」

於是兩個人不再說話了。蜷伏在稻柴堆裏的兩個孩子，睡得很甜，還發出輕微的鼾聲。——可憐這兩個小小的流亡者，誰想得到明天要遭到最不幸的命運！

\*

\*

\*

\*

第二天早晨，鄧伯道挑着担子，載着他的獨子維兒和姪子綏兒，女人背負着沈重的包裹，繼續踏上流亡之途。可憐他們實在走不動了，腳底重繭，挨一步喘一口氣。他們要趕上逃難的大隊，顯然已經無望，在他們後面接踵來的，也許不是難民，却是石勒的大兵。那末怎麼辦呢？害怕更叫他們下了決心：丟下一個孩子，併成一副担子，兩個人流輪挑着，趕路輕快些，才能夠逃出虎口。……

他們走了一個時辰，來到一個荒涼的鄉村。照例不會碰到什麼人，連雞鳴犬吠的聲音都聽不到。

鄧伯道嘆氣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得休息一下，就在這個桑園裏歇腳吧。」

他們走進一個桑園。成行的桑樹，早剩下了空枝，只是枝頭還有幾片枯黃的殘葉，在冷風裏瑟瑟地戰抖。鄧伯道放下担子，靠在一株桑樹幹邊坐下，對女人說：「我渴得很，你拿着瓦罐去，給我舀一點水來喝吧。」

女人把包裹放在擔子旁，拿了瓦罐出去舀水。她找不到有水的地方，也無從問訊。亂走了好一刻，才在一個澄清的池塘裏，舀了一瓦罐滿滿的水。她自己也渴得很，先喝了幾口，才急急忙忙地向桑園走回去。未曾踏進桑園，她突聽到哭喊聲：「爸爸，你這是什麼意思呀？爸爸……」這正是她的維兒的聲音。

女人趕進桑園，看見鄧伯道兩眼滿含淚水，蒼白着臉，正把自己的孩子維兒綁縛到桑樹上去，維兒在一邊哭喊，一邊掙扎。但是九歲的孩子，怎能夠抵抗殘暴的父親。女人也來遲了一步，等她趕到前面，維兒已經給綁住在樹幹上了。另一個孩子綏兒，縮在那邊發抖，睜大眼睛看着這一幕，害怕自己也受到同樣的辣手。女人衝近樹幹，給鄧伯道拉住，她嘶聲說：「你……你在幹嗎！你竟忍心拋棄我們的嫡親骨肉嗎？」

伯道說：「唉，我們不能夠同歸於盡。我只好丟下一個。」

女人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孩子！」同時，維兒喊着：「媽媽，媽媽！救我！」

伯道用袖角拭着眼淚，說：「兩個孩子都是我們所疼愛的，叫我丟下那一個呢？我那可憐的綏兒，他從小就沒了父母——我的弟弟在六年前去世，我的弟婦又捨棄他改嫁。我弟做了一世的人，只留下這一點骨血。如今我們在患難中丟下他，我弟從此無後，他在九泉下也難於瞑目。——唉，我鄧伯道不能夠對不住已死的弟弟，不能夠丟下綏兒，我只好把維兒留在這裏，聽天由命了。」

女人哭着：「伯道，你說的話原不錯。只是你我結婚十多年，也只有維兒，他是我們的獨生子呀！」

伯道說：「我心痛如絞，我怎能捨棄我們的維兒！但是兵荒馬亂，大難臨頭，只好忍心這麼做了。如果我們丟下綏兒，我弟的一脈是絕了。我跟你還在中年，後日方長，將來總會生下一男半女。」

維兒聽懂了爸媽的對話，他哭喊起來：「爸爸，媽媽，你們不要丟下我！你們不要丟下我！」夫妻倆都哽咽起來。伯道對維兒說：「維兒，請你原諒我，爸爸是不得已的。爸爸要保全綏兒，不得不丟下你。你的叔叔有靈，明白我的苦心，會在暗中保佑，也許有人經過這裏，搭救你去的。如果你有救星，長大起來，永遠忘記你那忍心的爸爸吧！」

維兒還是哭着，掙扎着，絲毫不曾聽得爸爸的話。女人好幾次想上前，都給伯道抖抖的手臂攔住。她知道事情已經不能夠挽回，哭着向維兒說：「維兒呀，維兒呀，你的爸媽害了你！」

伯道說：「方才我已經掏出紙筆，給孩子寫下姓名、籍貫、他的生辰八字，和父祖的姓名，那張紙藏在他的懷裏。這桑園靠近大路，總有人經過，自然會釋放他。即使沒有人經過，我給他綁縛的是活結，他掙扎好一會，也能夠脫身的。如果皇天佑我，他碰到好心腸的人，加以收養，就可保全生命。」咳，維兒呀，爸爸因為要顧到綏兒，顧不到你了。」他對女人說：「不要耽擱時候了，走吧！」

臨到這生離死別的關頭，自然依依難捨。鄧伯道抱綏兒，放在竹筐裏，那一端放着包裹，他挑起担子，拉着女人說：「走吧。事情這樣措置是對的，雖然我們心上的痛苦是永遠痊癒不了，但是我們將來可以見我弟弟於地下，一點也不必負疚了。」

鄧伯道拭着眼淚，女人啼啼哭哭的，走出了這冷落的桑園，他們悽愴得很，甚至於不敢回頭看一眼。走了幾步，維兒的哭喊聲：「爸爸，媽媽，不要把我丟下在這裏。……」還在後面。鄧伯道真的忍不住了，淚痕縱橫地跪了下去，向上天禱告說：「上天呀，請你保佑我的維兒。我求你別讓他遭到不幸，我是一個殘酷的父親，我再也不希望跟他重逢。上天呀，你會另外給我一個孩子的。」他撫着綏兒的頭，綏兒已經嚇怕得面無人色，伯道柔聲說：「綏兒，別怕，伯伯一定不丟下你的。」

綏兒抖着聲音說：「伯伯，你去帶阿維來。我要他跟我們一起走！……」

一羣羣的流浪者，好容易渡過長江，逃難到了江南，才得稍稍安心。鄧伯道和他的女人，侄子綏兒，長途奔波，也終於到達了安全地。江南很太平。長江天塹，胡騎決不能夠飛渡。沃野千里，出產又很豐富。那裏晉皇室的嫡系司馬睿，受了逃難來的貴族官僚的擁護，在南京組織晉政府，做了皇帝。繼承原來的系統。歷史上稱作東晉。雖然黃河流域胡騎縱橫，長江流域却在發達下去。

鄧伯道原是世家望族，而且德行學問，一向很受人們稱譽。他流亡到了江南，自然不愁沒人汲引。辛苦的旅程完了，苦盡甘來，他做了晉政府的官吏。他一步步地高升上去，居然做到了吳郡的長官。他是得意榮華了，他的侄子綏兒，受到他很好的教養，也長成一個英俊的青年了。但是伯道夫妻和鄧綏三個人的心上，總有着醫不好的傷痕，那就是桑園裏捨棄鄧維的那一件事。尤其是伯道想到自己下的辣手，一直是難過的很。他曾經兩三次派人到那一帶去，暗暗尋訪鄧維的下落，可是找不到。什麼音信都沒有。準定的，鄧維是完了，他是遭到不測了。兵荒馬亂的年歲，把九歲的小孩子丟在那樣沒人的地方，他會活得下去嗎？連他葬身的地方，也永遠不能夠知道了。鄧伯道夫婦，希望上天賜給他們另一個孩子，可是幾年裏，伯道的女人不會懷過孕，不要說一男半女了。直至老年，伯道還是沒有孩子，他們是無後了。

伯道的女人很賢淑。她自己已經不能夠生育，便託媒婆尋找一個康健的姑娘，買來給伯道做妾。她懂得「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舊格言，她希望有一兩個庶子，也可以延續宗脈。好容易媒婆找到一個漂亮的姑娘，帶到伯道的家中。一見之下，這個姑娘不是別人，正是伯道的堂甥女。原來在大亂中，她們一家也流亡到江南來，跟自己的戚族離散。幾年裏，她在愁苦中生活，父母雙亡，無可依靠，只好賣身爲婢妾。幸而碰到伯道。伯道忙留她住着，給她另行擇婿。好像上天故意跟伯道開玩笑，伯道從此也不再買妾的念頭。

直到老邁，鄧伯道夫婦，膝下還是沒有孩子。女人想到從前的事，總悲哀不勝。還是伯道安慰她說：「人

們都明白我，說：『天道無知，竟使伯道無兒。』上天不是無知的。上天只允許給我一個獨子，我親手把他丟棄了，自然不會再有第二個。如果我有後，我弟是絕嗣了；如今我雖無後，我弟的宗脈延續，這不是一樣的嗎？」女人只好含淚點頭，付諸長歎罷了。

## 十八 祖逖倡義

星橫斗轉，夜已過午了。在河南府衙門的書房裏，紅燭之下，還坐着兩個值夜的職員。這兩個年紀全很輕。其中一個姓名叫作劉琨的，因為疲倦，已經伏在案上打盹，還透出微微的鼾聲。那一個姓名叫作祖逖的，濃眉方臉，長得很英俊。這時他好像想着什麼心事，炯炯的眼光，對着搖搖欲滅的燭火，一點也沒有睡意。有時他還搖搖頭，吐出一聲低微的嘆息，臉上顯出憂傷的神色。最後，他自己喃喃地說：「唉，國事弄得這樣，大亂就在眼前。渺小的我，有什麼能力挽回呢？」——唉，難道我竟不能夠給國家盡一點力量嗎？」

祖逖在沈思着，也有點朦朦朧朧起來。突然「喔——喔——」在黑暗裏送來一聲雞鳴。因為夜半人靜，這雞鳴分外洪亮清楚。祖逖受了一驚，清醒了許多，馬上從座上跳起身，推着旁邊正在打盹的劉琨，說：「醒醒呀！醒醒呀！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劉琨給推醒，揉着惺忪的眼睛，說：「不是雞鳴嗎？天快要亮了嗎？」

祖逖說：「沒有，此刻只是丑末寅初光景。這是最早預報天明的雞鳴。它在沈沈黑暗中，喚醒了我們。午夜過了，第一聲的雞鳴起了，天明還會遠嗎？我們得感謝它的預報。」

劉琨點頭說：「這話不錯。」

祖逖說：「這幾聲雞鳴，把我的睡意驅逐得乾淨。我們有職在身，可不能夠這麼糊塗。在這沈沈黑夜，光

明尚未臨到的時候，我們正該格外鍛鍊自己，可以給國家做點事業。我們出去舞劍吧。」

劉琨說：「好。」

兩個青年步出書房，走到中庭。殘月疏星，庭中依稀可辨。祖逖先拔出明晃晃的佩劍；接着，劉琨也拔出劍來。兩人對舞着劍。靜靜的夜裏，外面還送來一兩聲清楚的雞鳴。

劉淵石勒起兵叛晉後，中原大亂，晉室南渡。祖逖也跟着政府到了江南。他出身世家；原有資歷，就在南京的東晉政府裏，做了一個武官。但是江南雖好，究竟不是故鄉。他們在黃河流域的故鄉，正給胡騎所蹂躪，山河破碎，烽火遍野，祖逖怎能忘懷呢？他一直想做點事業，這正是他給國家效勞的機會。他沒有一天不想從劉淵石勒的手裏，奪過淪亡的北方半壁江山。他素日有着俠義的聲名，很得人望；此刻在江南，便招收流亡，結納一班有志的人，跟他們慷慨激昂地談論國事，大家互相勉勵，預備去恢復中原。

祖逖一邊計劃着恢復的事，一邊對東晉政府的領袖說：「我們晉朝弄得這樣，並不是在上者暴虐無道，而使民心叛離。乃是由於皇室的貴族，互相爭權，釀成骨肉相殘，削弱了政府的威信和實力。於是異族生了野心，乘此叛亂，蹂躪中原。如今北方的遺民，受夠了荼毒苦難，誰不想望故國，我王自然也不願偏安半壁，讓北方一直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我王如果肯出兵北伐，派逖統帶，建着堂堂正正的旗號，說是恢復故國；中原豪傑，一定聞風響應，驅逐異族，還我河山，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東晉政府的領袖，只想在江南做皇帝，其實並沒有意思北伐。但是祖逖恢復心切，好幾次勸說，給說得膩了，不得不敷衍一下。政府就下了命令，封祖逖做奮威將軍，並淪陷的豫州的長官，叫他自行去辦理；還略補助了一點布粟，軍器一類是沒有的。其實是讓他赤手空拳，去從殘暴的胡騎手裏，搶回淪亡的河山。

祖逖並不灰心。他有的是忠義的心，和願意始終跟隨他的少數部下。他帶領這少數部下和親族，離開南

京，北渡長江，預備向中原挺進。江南青綠的山原，漸漸地落在後面，只剩一線；展開在他的眼底的，是長江裏滔滔的濁流。江面寬廣，天風浩渺，幾葉扁舟，冒着波浪橫渡過去，水聲在船邊嗚咽。祖逖是滿懷的感觸。他不禁敲着楫，對部下悲壯地說：「我們今天渡江北進，如果不能夠肅清中原，還我河山，誓不再渡長江南歸！」部下也很受感動，齊聲說：「我們決意遵照將軍的話幹去！」

渡江後，祖逖在淮陰地方，暫時駐紮。他一邊開冶，鑄造兵仗，一邊招募兵士。他招得了二千多人，勉強湊成一支軍隊，便向混亂的黃河流域進發。

祖逖少年時代的同志劉琨，也留在北方。劉琨忠於晉朝，想在這亂世中做點事業，立身揚名，跟祖逖一樣。但是他的才能和見識，不及祖逖，他自己也知道的。他常對人說：「我總是耽心祖逖先我着鞭，取得功名。」當時劉琨在北方的異族間周旋，勸他們翼戴晉室，想利用他們互相牽制，再養成自己的勢力。然而他的努力，並沒有什麼成功，反而死於鮮卑族軍閥之手。祖逖在行營中聽到老朋友的死訊，悲傷得很。想到少年時代中夜聞雞起舞的那一會事，他肅清中原的決心，更堅固了一層。

祖逖當前的對手，是後趙王石勒。石勒原是羯人，一向懷有野心，他跟從劉淵起兵，蹂躪中原。此刻自成一軍，囊括黃河腹部一帶，聲勢很盛，他引用中國的謀士，草草建立制度，自稱趙王；一面解散流亡，勸課農桑，居然略有一點國家的規模。當時五胡亂華，各式各樣的異族蜂擁地進入北中國，地方豪族和軍閥，也擅自割據，互相逐鹿中原。在這一片悲慘世界中，石勒算是最強的，他連年征伐，也造成了鞏固的基礎。祖逖雖然慷慨忠義，又有智謀，然而帶了數千名烏合之眾，甲仗不完，沒有接濟和援兵，要跟後趙石勒競爭，却是很困難的。

祖逖到了河南，後趙軍聞風撤退。祖逖便進駐開封地方，開始收拾破碎的山河。中原豪傑，素來仰望祖逖



的聲名，此刻聞風來歸。甚至於石勒留下的那些鎮守者，也叛離了後趙，來投降祖逖，歸順晉室。祖逖對待部下的弟兄，一向同甘共苦，飲食起居，跟大家一樣，很得士心。現在他對於那些來歸降的人，不論親疏貴賤，一概推誠相待，絲毫沒有一點猜疑。尤其是對反正的中國人，更以恩禮相結，勸他們爲晉室效力，毋使祖宗墳墓，永遠淪於夷狄。有些人聽了他的話，竟是感激流涕。他的部衆，愈來愈多，不像當初渡江時那樣的孤軍深入了。

祖逖開始收拾殘局。河南一帶，已經蕭條得很，人民除了死於鋒鏑和逃亡外，餘下的流民，少壯挺而走險，老幼展轉溝壑，到處是焦土和面有菜色的飢民。祖逖盡心規劃，讓流民能夠安居樂業，努力農事。他收積糧米，訓練軍隊，預備幾年之後，再進攻河北，打倒僭逆的後趙。就是在江南的東晉政府，也認識了祖逖經營河南的功績，於是下詔加封祖逖做鎮西將軍，作爲嘉勉。

趙王石勒原也是英雄，他知道祖逖不可小覷。但是他自己正有事於河北，無意來跟祖逖爭奪河南。如果此刻祖逖羽毛尚未豐滿，他以全力南下，也許可以打敗祖逖，可是他也不想也不願意這樣做。他只求各守境界，不跟祖逖發生衝突；好在此刻祖逖的實力也不夠進討河北。石勒想博取祖逖的好感，他打聽到祖逖的祖墳在河北，便給他修理祖坟，並派人看守，四時設祭。接着，石勒託人帶信給祖逖，告訴他這件事，表示希望兩方面和好的意思。

祖逖並不會回報石勒。正巧祖逖部下有一個副將童建，犯了罪，恐怕受刑罰，便逃奔後趙。童建見了石勒，居然進獻攻打祖逖的計劃。石勒非但不聽，却把童建擒住斬首，把他的頭差人送到祖逖。裏去，並且說：「叛臣逃吏，忘恩負義，是我生平最痛恨的事。童建是將軍的叛將，也就是我的叛將。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決不肯收納這種負義的人，來進行陰謀詭計，謹斬童建的頭奉上。」祖逖才知道石勒也是不容易對付的人，急切不能相圖，便允了石勒的請求，雙方各守境界；他格外的埋頭蓄養實力，等待他日的機會。

祖逖家裏有一個名叫王安的奴隸，也是錫人。他做事勤謹，極得祖逖的歡心。祖逖對待他，也很不錯。有一天，祖逖對他說：「你在我的家裏，到底不過是一個奴隸，照你的能幹，不該就此埋沒了。我知道你是錫人，而且跟石勒也有點認識，你正可以到他那邊去，也許有什麼好機會。」他又拿出豐厚的川資，打發王安到後趙去，而且誰也不知道這件事。王安去後，自然不能夠帶消息來問候他的故主，不久祖逖自己也就忘記了。

兩三年來，祖逖經營河南，已經約略有點規模，可惜後趙無隙可乘，他總在暗中準備，等待機會。這時候晉政府派了大臣戴淵，到了河南，來指揮祖逖的部眾。祖逖看到戴淵雖有才望，却沒有遠大的見識；自己開闢荆棘，經營初有規模，却讓戴淵坐享其成的來代替，心裏已經有幾分不高興。但是，政府的命令，究竟不好違抗，只得受戴淵的指揮。接着，祖逖知道晉室的大臣，互相爭權，將有內亂發生，戴淵來此，原是皇帝的旨意，想利用祖逖的兵，從事內亂的。這時祖逖真是悲憤的很。他苦心經營，原想克復中原，誰知這事未有眉目，而政府內部的情形，却每况愈下，真使志士灰心。傷心之餘，又因辛苦過甚，祖逖終於生病了。病了兩三個月，這位忠義謀國的志士，竟然死於開封軍次。河南一帶的士民，聽到祖逖的噩耗，都是痛哭流涕，如喪父母。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有志未竟，千古同悲！

東晉政府聽到祖逖病故，也非常震悼，便封他的兒子祖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統率祖逖的軍隊。次年東晉的內亂，也就爆發，政府用全力來對付叛軍，克復中原的話，化為泡影。後趙的軍隊，却來侵略河南。祖約只好向南退却，連他的父親所苦心經營略有成績的事業，也給粉碎了。

東晉的內亂，起伏無已。幾年後，連祖約也捲入內亂的漩渦裏。祖約因為怨望朝廷上的大臣專制，跟從了軍閥蘇峻反叛。叛軍在開頭很得手，但是沒有幾時，終給各路的勤王兵所討平。祖約失敗後，安身不得，帶了他的家族，亡命到後趙去，託庇於石勒的麾下。

祖約實在對不住他那忠義蓋世的父親。祖逖決志爲國效命，恢復中原，費志而沒；祖約却加入叛軍的一夥裏，無論他們的舉事是否正當，至少是延長了內亂，削弱了祖國的實力。失敗以後，祖約亡命到後趙，覲顏事仇，那更是不應該。

祖約到了後趙，自然石勒也不肯容他。石勒即皇帝位後，便誅殺祖約及他的家屬。像祖逖這樣的義士，僅傳兩代，就受到滿門抄斬的處分；黃河南北的士民，有的仰望祖逖的威名，有的懷念祖逖的恩德，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大家都覺得惋惜。但這是石勒的命令，而且當人命如草芥的亂世，是萬萬不能挽回的。

當石勒下了命令，祖約一家將要受刑的時候，後趙有一個將軍，趕緊到刑場上去，他一邊走，一邊嘆息說：「唉，像祖逖將軍那樣的義士，怎可使他絕了後嗣呢？我雖然不能夠挽回皇帝的憤怒，可是我的地位不小，總有機會想個辦法。」他到了刑場上，一邊跟監刑的官吏招呼，一邊打量祖約的家屬。祖約的家屬很衆多，男女老幼，知道已臨末日，全痛哭作一團。那將軍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便偷了祖約的小兒子道重，藏匿在一邊。道重竟逃脫了性命，跟隨了那將軍溜出去。——也許有人瞧見那將軍的舉動，可是那個將軍顯然地位是很高的，而且傷心祖氏慘遭族滅，誰也不會說出來。但是那將軍奮不顧身，冒着萬死的險，在刑場上保全祖逖的後裔，真所謂「下井救人」一樣的義勇。他是誰呢？他就是從前祖逖送他回到後趙去的奴隸王安，現在仕於後趙，位爲左衛將軍。

靠了王安的撫養和庇護，祖道重幸得無恙。祖逖總算一脈不絕。後來後趙滅亡，祖道重仍舊回到江南，投到祖國的懷抱裏。

## 十九 南八好男兒

唐朝到玄宗皇帝時，武功極盛，版圖也最廣。據說，當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羸縻之州八百。並在國境上設十節度使，來經略邊疆。節度使大抵是有功的武將，他們擁着重兵，鎮守一個地方，漸漸地養成勢力，成爲軍閥。中央政府的權，因此外移到節度使的手裏，尾大不掉，就爲唐朝中葉後起伏的禍亂之源。

安祿山原是胡人，因爲勇敢善戰，積功封爲將軍。他雖然懷着極大的野心，然而樣子非常誠懇，很得唐皇帝的愛寵。唐皇帝叫他鎮守河北，封他做平盧節度使，接着又叫他兼范陽和河東節度使。他統轄三鎮，兵力和權勢都極雄厚，成爲一個大軍閥。他於是想要窺竊中國的神器，便在公元七五五年，舉兵叛變了。

安祿山統帶他的部下健兒，號稱十五萬，起兵范陽，南下爭中原。唐朝太平已久，國內從無戰亂，百姓不識兵革。等到「漁陽鼙鼓動地來」，遠近駭驚，負責地方的官吏，手足無措，也不知道怎樣守土才好。安祿山的叛軍，勢如破竹，渡黃河而南，陷洛陽，進攻潼關。潼關是首都長安的門戶，可是叛軍一到，竟然失守。皇帝聞報心驚，只得得到西南的四川去避難。安祿山就攻入長安，恣意蹂躪首都，並做起僞皇帝來。叛軍就以洛陽做大本營，縱橫大河南北，跟唐朝爭天下。唐皇帝遠在四川，幸得太子爲了維繫人心，在靈武地方即位，借了回紇的兵，和郭子儀李光弼諸將的効力，保全西北一隅。

長江淮水一帶，原是繁富的區域。唐政府的財源，就靠這一帶地方。叛軍也久想南下到江淮，一面切斷唐政府的給養，一面可以取這一帶的穀米財富充軍餉。從河南到江淮的路上，睢陽是要衝。如果不能夠攻陷睢陽城，休想到江淮流域去。那時睢陽在唐朝的官吏的手裏，叛軍便全力來攻打睢陽，志在必得。

於是歷史上便展開了最淒烈悲壯的一幕——張巡死守睢陽。

張巡原是真源縣長。安祿山叛軍南下，一些無恥的官吏，爭先獻城迎降。張巡不願屈服，起兵討賊。他部

下的人數雖少，却深受張巡的忠義所感動，決意爲國家爲主將犧牲。部下最得力的，有雷萬春南霽雲兩個副將。且說南霽雲排行第八，小名南八。他孔武有力，激昂慷慨，原是一個血性人。他的出身並不高，只是一個船夫，雖然不懂詩書，忠義却是天性。張巡起兵討賊時，南霽雲就投到他的麾下，很受張巡的賞識，立下戰功，升做副將。張巡對於部下，既像嚴父，又像慈母，恩威兼施；因此部下跟他也好像是家人戚族一樣，死生相隨不渝。就是最低的小兵，也是如此，自然不必說南霽雲雷萬春等副將了。

張巡堅守雍丘城，好幾次打退來攻的叛軍，使他們不敢再犯。這時叛軍想南下江淮財富之區，便派大將尹子奇攻打要衝睢陽城。睢陽縣長許遠，是一個書生，雖然忠義有心，却不懂戰陣。他一面死守，一面派人向張巡告急，請他來救援。張巡對部下說：「我們困守雍丘，不過替國家保全一隅的地方；雍丘怎及睢陽城重要？睢陽是江淮的屏障，無論從那一面說，我們不能坐視許遠失敗，不去救援。我決意以全力去幫助許遠，不使睢陽淪陷。我們馬上出發吧！」

張巡帶了部下，突破重圍，衝進睢陽城下。許遠忙開城迎入。他們的寒暄話也不會說完，尹子奇知道睢陽得了外援，便點起人馬，前來攻城，預備一鼓而下。城中的軍隊，看見張巡來到，勇氣百倍；張巡的部下，也都是身經百戰的士兵，大家磨拳擦掌，預備廝殺。攻城的和守城的，雙方晝夜苦戰，一共繼續了十六天，叛軍損折無數，尹子奇見急切不能攻下，自己的隊伍又需要整理和補充，便率軍退却。睢陽城暫時解了圍。

叛軍退後，誰都猜得到他們不久就將捲土重來。於是張巡和許遠巡視各處，修補城堞，計劃此後守備的事。張巡因爲許遠是本城的縣長，自己是來援的客軍，不敢擅自作主，處處聽許遠的意見。許遠對張巡說：「我是一個不習攻戰的書生，不過守土有責，所以不願離開睢陽，勉力支撐。將軍智勇兼備，而且深得將士的心，所以我請將軍主持守城和攻戰的事，一切全聽將軍的指揮。以後我只做調軍糧、修戰具、和撫慰民衆的工作。請將軍答應我。」張巡義不可却，便負起了守睢陽的責任。

春三月，尹子奇果然帶了大兵，來攻睢陽。早有探子來報。張巡對將士們說：「叛軍又捲土重來，他們一定志在必得。我負着責任，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原是本分。可是我想到諸君爲國犧牲，肝腦塗地，而皇帝遠在西北，音問不通，犒賞不至，我覺得這是很對不起諸君的！」

大家全慷慨地說：「我們甘願跟將軍同存亡，決無二志，請將軍別說這樣的話。」

於是張巡椎牛設酒，大宴將士。尹子奇兵到，張巡帶了全軍出城。他自己親自指揮，趁叛軍立腳未定，直衝敵陣。尹子奇措手不及，慌忙應戰，將士已經大亂。一場苦戰，張巡斬敵將三十餘名，殺士卒三千餘人，把敵軍逐退數十里。第二天，尹子奇挑選了精兵，又衝到城下；張巡奮力迎戰，接連幾天都是得勝，可是敵軍人衆，緊緊地把睢陽圍得水洩不通。

張巡改變戰術。一連幾夜，他吩咐將士，在城上鳴鼓吶喊，好像要衝出城去夜襲。敵軍通夜警備，枕戈待旦。可是直到早晨，城中聲音全無。敵軍給鬧了幾夜，弄得非常疲倦，夜中警備到天明也解甲休息了。張巡和南霽雲雷萬春幾個副將，各帶了幾十名敢死隊，衝出城來。等到尹子奇知道，張巡的部下已經從四面八方衝到營裏，營中大亂，要性命的棄甲奪馬而走，來不及逃走的都做了刀下鬼。尹子奇督軍支撐。張巡望見敵軍裏有幾個高級的將領在指揮，可是不認識那一個是尹子奇。他心生一計，立刻把樹枝削成箭形，向前射去。這箭落在地上，有敵兵拾得，上前去報告主將，說張巡那邊箭也射完了，只得削樹枝作箭。張巡早看到那敵兵所報告的主將，一定是尹子奇，於是回頭對南霽雲說：「那個穿着紅袍在那裏聽取報告的，是賊將尹子奇。南八，你是好射手，趕快賞他一箭。」

「是。」南霽雲應了聲，彎弓搭箭，瞄準了嗖的射去，正中尹子奇的左目。幸而距離很遠，尹子奇不曾喪命，只負了重傷，趕快策馬而逃。敵軍見主將受傷，無心戀戰，向後潰退，張巡追趕不及，收軍回城。尹子奇爲了養傷，解圍退去。

這次解圍又是暫時的。尹子奇一目失明，切齒痛心，到了夏末秋初，他增兵數萬，直撲睢陽。這次他有了充分的準備，決意踏平睢陽城，來出心頭的惡氣。睢陽經過半年的苦戰，糧食快完了，接濟和救兵，却毫無希望。到了這時候，將士們每天只派到一合米，糝和了茶葉樹皮草根，一起煮食；死傷之餘，守城的兵士，也只剩下千六百人，都是飢餓疾病，面黃肌瘦，不設戰鬥，難於出城衝殺。於是尹子奇的大軍到了睢陽城下，把它包圍了。

尹子奇開始攻城。張巡督率將士，苦苦堅守。睢陽城邊，簡直成了血磨坊。尹子奇用盡了攻城的法子，總給張巡所破，只好在睢陽城，穿了三層壕塹，再立下木柵，緊緊圍住。他知道城裏糧米不穀，接濟和援兵又不會來，讓他們坐而待斃，怕他們不屈服。

睢陽城裏，糧食和兵士，都很快地消滅。後來能夠拿了兵戈守城的人，只有六百名光景。糧米完了，大家拿茶紙來填塞飢腸；張巡和許遠吃的也是這些東西。張巡整天整夜，在城頭巡看，疲倦了就在城樓裏假寐，不再下城去。但是看到城外，幾層的壕塹後面，是密密層層的敵營，刀鎗耀日，旌旗蔽空，包圍得這樣緊，就是插翅也飛不出去吧？

那天早晨，張巡在城上召集將士，說：「賊衆我寡，而且糧盡矢絕，再要死守下去是很困難的。我知道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他們都擁着重兵。睢陽是這幾個地方的保障，他們爲什麼不來救援呢？也許他們不知道這裏苦苦支撐的情形。我想派遣使者衝出重圍，到賀蘭進明那裏去請救兵。諸君中誰能夠擔當這個使命？」

南霽雲應聲說：「小將願往。」

張巡說：「好的。你帶多少人馬去？」

南霽雲說：「我怎敢多分守城的兵士，只帶自己部下的三十騎，已經足夠了。」

於是張巡寫了告急的文書，付與南霽雲。南霽雲披掛上馬，帶了部下三十騎，奔出城外，踏過敵軍的壕塹，向前衝殺。數萬敵軍直擁上來。南霽雲一馬當先，近者槍挑，遠者箭射，沒有一個人敢近身。他馳驟到處，敵軍像波浪一樣的分開來，到底給他殺開一條血路，突出重圍，檢點部下，只少了兩人。

南霽雲馬不停蹄，到了臨淮城，見了賀蘭進明，遞上張巡的手書。賀蘭進明看畢，沈吟着不說什麼。南霽雲催促着。賀蘭進明看着他，慢慢地說：「你離開睢陽，已經有幾天。聽你說來，睢陽城的陷落，就在旦夕。誰料得到這幾天裏不會失守呢？我正在考慮，究竟派救兵去可有好處。」

南霽雲說：「如果睢陽已經陷落，要救兵徒勞奔波，我請以一死謝將軍。而且睢陽一失守，敵軍就要南下臨淮。救睢陽就是保全臨淮，將軍最好馬上發兵，還要考慮什麼！」

賀蘭進明並不答應他，一面分付擺設酒席，款待南將軍，一面詢問他突圍的情形。原來賀蘭進明看到南霽雲的勇武，想留他在自己的麾下，所以非常優待。酒席擺好了，進明請南霽雲入座。南霽雲站在那裏，對着豐盛的酒席，流着淚慷慨地說：「唉，我來的時候，睢陽城裏的人，從主將到小兵，都沒有飯吃，只煮些樹皮草根茶紙充飢，快一個月了。如今對着這盛宴，我雖想獨自享受，那裏能夠下咽呢？」又看着進明說：「將軍手握重兵，袖手旁觀，看睢陽不守，一點也沒有分災救患的意思。難道這是忠臣義士的態度嗎？」

賀蘭進明還是不聽，只勸南霽雲入座。南霽雲拔出佩刀，砍去一個手指，對進明說：「我南八既然不能轉達主將的意思來完成使命，請把這個手指留在這裏，當作憑信，俾得歸報。」

座中的人看到這壯烈的舉動，感佩得很。但是賀蘭進明到底不肯派遣救兵，南霽雲沒有辦法，只好離開臨淮。

但是他總不會完全叫睢陽城裏失望。他歸途中經過寧陵，說動了守將廉坦。他們帶了三千人，星夜疾走，



冒圍且戰且行，到睢陽城下，和尹子奇軍大戰，到底衝破了包圍。死傷之外，只得千餘人入城。南霽雲見了張巡覆命。城中將吏，知道援兵完全絕望，都痛哭失聲。而敵軍的包圍却更急了。

延到秋末冬初，睢陽城裏，簡直成了人間地獄。外面尹子奇增調生力軍，緊緊包圍。敵軍的接濟，源源不絕，有時設宴張樂，鼓吹喧天。城頭困守的殘軍，只有相對愁嘆，拚死支持。本來張巡和許遠商量，趁早棄城東走，也許可以衝出重圍。但是張巡說：「睢陽是江淮一帶的屏障，如果不守，敵軍乘勝長馳，進窺東南，江淮也必不保。而且我們的部下，飢兵數百，就是衝出城去，不會達到目的地，也要給完全殲滅。還不如死守在這裏，作無望的等待，也許上蒼相佑，會有救兵來到。」於是商議定當，他們決意死守睢陽城，直戰到一兵一卒爲止。

城裏已經有一兩個月，不會見過一粒米穀了。樹葉、草根、茶葉、紙張，也全給養食完了。將士們就掘些蛇鼠等小動物充飢。這些小動物能有多少，不久自然一無子遺。飢餓的將士，迫不得已，只好屠殺自己的坐騎；馬是一個將士的第二生命，人們爲了苟延殘喘，就犧牲了它來果腹。最後，什麼可吃的東西都已不見，張巡還盼望萬一有救，用了最後的辣手——殺人來吃！多慘酷的一幕，多悲痛的弱肉強食！張巡和許遠，殺了家裏妻妾來饗士卒。然後把城中的婦女屠殺；接着又屠殺老弱的男子。城裏的人，大家都知道無論守與降，最後總不免一死，大家在血腥中挨着最艱苦的日子，可沒有一個叛離的。這時餘下守城的男子，不過四百餘人，而且全是飢病無力，不堪應戰。幸得敵軍並不就來攻打，所以睢陽城的陷落，還遷延了幾天。

尹子奇知道了城裏的情形，才放心攻城。十月裏的某一天，敵軍四面上城，張巡想督率部下接戰，已經來不及。其實也沒有一個人還能夠作戰的。困守十個月的睢陽城，終於陷落。張巡和許遠全做了尹子奇的俘虜。

張巡以下，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幾個飢病的將領，都給反縛着，解送到尹子奇的帳前。張巡的兩眼裏，閃閃炯炯的血光，臉上露出悲憤的容色，他雖然面有菜色，精神仍舊非常飽滿。他見了尹子奇，站在那裏，怒罵不肯屈膝。尹子奇問他說：「聽說你每次親自督戰，總是眼眶迸裂，牙齒折碎，究竟爲了什麼緣故？」

張巡說：「我痛恨你們這些叛逆，恨不得食肉寢皮，方出心頭的惡氣。不幸失敗，落入你的手裏，還要多說什麼！」

尹子奇憤怒地拔出佩刀，劃開張巡的嘴一看；他的嘴裏果然只剩三五個牙齒。張巡含着滿口鮮血，直向尹子奇噴來。尹子奇閃避不及，戰袍上也染了張巡的口血。這會連叛將尹子奇也深受感動，連忙放下刀，說：「將軍何苦這樣！照將軍這樣的勇武，不如投降了我們，共取功名富貴。」

張巡說：「你要殺我就動手吧，不必用甘言誘惑，我是決不肯向逆賊屈膝的。」

尹子奇的怒氣已經消滅，他格外敬佩張巡，在想用怎樣威迫利誘的手段，叫他投降。旁邊的幕僚對尹子奇說：「將軍雖然想饒恕他，其實是萬萬不妥的。看張巡生平行事，是一個節義的漢子，他一定不肯替我們做事。而且他深得將士和民衆的擁戴，留存了他，後患極可就心。將軍還是殺了他，這是不得已的。」

尹子奇還是遲疑着。他嘆了一口氣，說：「唉，這許多忠勇的將士，難道沒有一個肯爲我用嗎？」他回過頭來，正看見了南霽雲，說：「這位好生面熟。」

南霽雲說：「不錯。可惜那次的一箭，不射中逆賊的咽喉，只叫你瞎了眼睛。我到如今心頭猶有餘恨！」

尹子奇並不發作，說：「哦，你原來是那次奪圍請援的南霽雲！兩國交兵，各爲其主，你射我一箭，我並不記仇。我所可惜的，你們在圍城中受穀了苦，如今再同歸於盡，懸首轅門，未免太不值得。」他的語調變得異常的誠懇：「你肯以事張巡的樣子事我，我非但不念舊惡，並且格外重用你。不知道你肯答應嗎？」

南霽雲聽了，露出若有所思的樣子，低頭沈吟着，並不回答。

尹子奇看見南霽雲有點動意了，便柔聲說：「大丈夫在世，總得取到功名富貴，何必白白地犧牲。唐朝已快滅亡，你的主將張巡性命也就在片刻。你還是降了吧，別辜負了你一表人才！」

南霽雲還是低頭沈吟。接着，他抬起頭來，看着張巡，像有什麼話要說，又是說不出口。

張巡喊着說：「南八好男兒！死就是死罷了，人生從古誰無死，你不要做不義的事情，更不要向逆賊屈膝，使我死不瞑目。」

南霽雲笑着說：「我沈吟着，原想等機會替國家和我公報仇。我公是深知我的，如今這樣分付我，我那敢不聽命呢？」

這時雷萬春等幾個人也同聲說：「我們也甘願跟我公同時犧牲，決不屈膝！」

於是尹子奇把張巡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一齊斬首。許遠給解到洛陽去，後來死於路上。

睢陽城雖告失守，但叛軍始終不能發展到江淮流域去。張巡的犧牲，功蹟是不可沒的。

最幸的——對於張巡是最不幸的，張巡死後三日，救兵果然來了。原來河南節度使張鎰，聽到睢陽苦守的消息，便下令浙東、浙西、淮南北諸節度使，共救睢陽。他自己帶了精兵，兼程進發。等他到了睢陽，城已陷落了三日。他雖然不曾救了張巡，却阻遏了叛軍南下發展。

接着，郭子儀率領回紇兵，收復了洛陽。叛軍反正，尹子奇也死於亂兵之手。只有睢陽城裏，留下張巡南霽雲的雙忠祠，直到現在。

## 二十章 臺柳

韓翊是唐代一個青年文學家，擅長寫詩，有才子之名。那時他離開故鄉，到首都長安來，應試進士。長安不單是政治中心，而且是一個繁華的地方。一班貴遊公子，借着應試的名兒，鎮天流連在金迷紙醉之場。韓翊雖然是昌黎的世家，但家境已經式微，他只是一個寒士。他在長安，並沒有奧援，也沒有誰給他在鉅公顯宦前面吹噓；而且他的性情很孤介，不願意親自上門干謁大人物，乞求他們栽培。因此他屢試不第，無顏歸故鄉，流落在長安。雖然他的詩文做得很好，可是詩文究竟救不了貧寒呢。

韓翊不大跟人交際，朋友很少，但是在很少的朋友中，也有一位貴遊公子姓李的。李生是長安的大族，家境豪富，但他可不像那些守財奴；他輕財好義，性情直爽慷慨，更愛結交年青的文士。他跟韓翊的認識，是偶然的。這兩個青年，一見之下，就非常投契。尤其是李生看到韓翊的作品，擊節稱賞不已，知道韓翊淪落不遇，他連聲嘆惋。他在城裏，有着很廣大的別墅，便請韓翊就擱在他的別墅裏，可以朝夕請教。韓翊接受了李生的好意，就搬到他那裏去。

李生在這別墅裏，有着幾個絕色的歌女。其中有一位姓柳的姑娘，美豔第一，天賦歌喉，更超出儕輩。她最蒙李生的愛寵。李生跟韓翊在別墅裏飲宴，她偶被叫出來侑酒。清歌一曲，珠圓玉潤。韓翊看到了她的色藝，真有驚才絕艷之感。可是他是一個拘謹的人，知道她是李生的愛姬，他總是低着頭，難得正眼看她呢。

柳氏倒是一個有心人。她在酒宴上，李生就叫她歌唱着韓翊所寫的詩。她看到韓翊少年英俊，不禁生了愛慕之心。她偷偷地對小姊妹說：「這位韓先生有那樣的才學，將來決不會一直貧賤的。」她的小姊妹自然跟她笑謔着，說：「你愛上了韓先生，好在他就住在隔壁的院落裏，你不妨效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吧。」柳氏聽了，紅暈着臉，自悔失言，不勝嬌羞。可是她正色說：「看韓先生的樣子，是一個正直的人，你說着這樣的話，使他對不住朋友了。」

其實韓翊雖然什麼都不知道，只羨慕李生有這樣美豔的歌姬，而柳氏對於青年文士韓翊，已經暗暗地屬意

了。小姊妹們常常談着韓先生的事，跟她打趣。連李生也聽到她們的話，他便記在心裏。

那一天，李生備了宴席，請韓翊來喝酒。兩個人一邊喝酒，一邊談論詩文，說得很高興。酒到半酣，李生又命侍兒，去請柳氏出來。他回頭對韓翊說：「韓先生文章蓋世，柳姑娘色藝雙絕。郎才女貌，正是一對璧人。我想把柳姑娘給韓秀才做如夫人，不知道韓先生肯接受嗎？」

韓翊驚惶地說：「老哥說的是什麼話！我依靠老哥，承蒙幫助的地方已經不少。深感厚恩，無可報答。柳姑娘是老哥最寵愛的歌女，我決不敢奪人所愛。請別這樣說吧。」

李生說：「我已經想過，如果能敲玉成這件好事，最適當也沒有了。我的性情，韓先生是知道的，請不要再推却。」他的話說得很誠懇，又回頭分付柳氏拜見韓翊。韓翊慌忙還禮，並且向李生致謝。李生請柳氏更衣入席，又滿滿地乾了一杯，祝他們倆幸福。

韓翊客館孤寂，跟柳氏同居後，兩人非常愛好。李生又送了三十萬錢作奩資，供給韓翊布置新家庭，並作活動的費用。韓翊得了李生的幫助，次年應試，居然考中了進士。

照唐朝的制度，考中了進士，並不能馬上做官。韓翊乏人荐引，閑居了一年。在這一年中，他跟柳氏度着極歡快的生活，甚至於不想片刻離開她。那時李生因事，已經離開了長安，韓翊更謝絕了交游，整天廝守着柳氏。倒是柳氏對他說：「考中了進士，金榜掛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夫既然有此榮耀，應該衣錦歸鄉，探望自己的親長，不該爲了我而就誤。這裏的資物還穀用，我夫放心回去吧。早去早來，我在等着你。」

於是韓翊跟柳氏暫作小別，回鄉省親。

\*

\*

\*

\*

韓翊一去無消息。好幾個月過去了。他並沒有回來，柳氏真的是望斷秋水，外面紛紛傳言，說河北的節度使造反，烽火頻驚，道路梗塞。柳氏聽了，更加耽憂。家用已經告乏了，她呼援無路，就出賣她的首飾和嫁粧

度日。她爲了韓翊，苦苦支持，相信他決不是薄倖郎，一定會回來的。

韓翊沒有回來，反叛的軍隊却來了。首都長安陷於叛軍之手。叛軍中的將吏，搜求名門淑媛；柳氏聽得這個消息，非常驚惶。她素以美豔著名，伶仃弱質，決不能敵抵抗暴力。於是趁着暗夜，躲到附近的尼菴去，剪掉了如雲的秀髮，洗去脂粉，不再打扮，免得受人注意。尼菴的主持者是素來熟識的，答應庇護柳氏。直到首都爲官軍克復，她總算無恙脫難。但是她仍寄身在尼菴裏，癡心等待韓翊。

韓翊却也無恙。他從故鄉省親回京，正值叛亂，道路不通，只好在中途耽擱。後來驚悉首都失陷，他惦念柳氏，恨不能穀插翅飛到她的身旁。那時遍地烽火，兵荒馬亂，韓翊真弄得進退維谷。正巧淄青的節度使侯希逸，得人介紹，聘請韓翊到他那裏去當祕書，他才有了安身之所。韓翊在那裏很得意，侯希逸十分器重他。他得知首都已經克復，但是首都的士女，很多遭叛軍將士蹂躪的。他所朝夕懷念的愛人柳氏，就是全無音訊。他因爲淄青的軍務倥傯，一時不能穀分身，便派了一個舊僕，到首都去找柳氏。他說：「如果找到她無恙在京，就告訴她，叫她稍待。我一有機會，馬上親自來京團聚，決不相忘。還有，這一袋碎金，帶去給她。」

那個舊僕到京，轉輾打聽，果然知道了柳氏的下落。他到尼菴裏去找她。她聽他轉達了韓翊的話，悲喜交集。再接過那盛着碎金的袋。那是一枚素絲織成的袋。她打了開來，裏面除了碎金外，夾着一紙，上面正是韓翊的手書，是短短的幾句：

「章臺柳，章臺柳！

昔日青青今在否？

縱使長條如舊垂，

亦應攀折他人手。」

柳氏捧着紙嗚咽着，說：「謝謝他的關切，我一直在等着他呢。」她也照樣寫了一箋，請那人帶回去。她

寫的是：

「楊柳枝，芳菲節，

所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

她離開了尼菴，回到家裏。她相信韓翊馬上要來了。她在等待中，不到幾天，忽然有一小隊兵士，擁進她的家裏，把她劫了去。劫她的是誰呢？原來唐朝利用投順的番將，討平叛軍。這批番將全很驕橫。當時有一個番將名沙陀利的，立下很大的戰功，住在首都。他偶然看見柳氏，驚爲絕色，便去把她劫了來。柳氏既然不能脫逃，在暴力的威脅下，只好屈服了。她想到韓翊，終日以淚洗面。

正巧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到京來覲見皇帝，韓翊跟諸將從行。韓翊到京後，公事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跟柳氏晤面。誰知她已不在。探問鄰居，知道她被劫，劫她的也不知道是那一個隊伍。韓翊坐在空樓上，不禁悽然垂淚；想到幾經風波，終不能跟愛人團聚，她的生死存亡兩不知，怎不悲傷呢？但也無可奈何，只能慢慢地探尋她的下落再說。

韓翊在長安無聊，那天，他獨自出去散步。行行重行行，不知不覺地走到城外的龍首岡。龍首岡是首都的名勝，常有豪富人家的士女們的遊蹤。從前韓翊和柳氏，碰到春秋佳日，也會到這地方來盤桓。那時一對愛人，載酒歌詩，是怎樣的快樂。如今風景不殊，人事已非，韓翊想到柳氏，對着青山綠水，愈是增加了傷心。他正想回身的時候，忽然有一輛牛車，從身邊慢慢地行過。駕車的是一個老僕人，車後還跟着兩個女奴；看模樣車中坐的，定是大家閨秀或貴婦，雖然車簾低垂，瞧不到車廂裏的人。韓翊無意中跟着那輛車走了幾步。只聽得車中有輕柔的聲音說：「是韓先生嗎？我就是柳氏。」這是韓翊頂熟悉的聲音！他像受了電流一樣，不知

道說什麼好。有一個女奴奉着車中主婦的分付，已經走到韓翊的身邊，很簡單地敘述了被沙陀利強劫的經過；又傳言說：「今天因爲有另外的人同車，不便見面，明天一早，請到道政里門等待。」韓翊聽了，癡然木立；他爲了這不意的邂逅，心中悲喜交加，希望明天趕快臨到。

次日一早，韓翊就到道政里門去等待。不久，那牛車來了。駕車的仍是那老僕。韓翊走到車旁，車簾也捲了起來。車中並沒有另外的人。柳氏玉容如舊，蹙着長眉，眼角掛着淚珠。她伸出纖手，把一個玉盒給韓翊說：「我跟你在今日的會見，也許是最後的會見，此後要永別了。我心中傷痛，不知道說什麼好。這一個玉盒，是我寶愛的東西，請你留着作紀念吧。我們的心互相了解，其實也不需要再說什麼了。……」她哽咽着，看韓翊接過了玉盒，便回車歸去。她還在車中向韓翊揮手。輪聲鱗鱗，車走遠了，拐過彎去，便不見了。韓翊喪魂奪魄地站着，他好像還看見柳氏靠在車窗上嗚咽。

韓翊回到寓所，整天想念柳氏，書空咄咄，無論做什麼事，總提不起精神來。

\*

\*

\*

\*

跟侯希逸同到首都來的淄青諸將，那天在酒樓上，舉行一個盛大的聚餐會。宴席已經擺開，大家都已出席。一點人數，却不見祕書韓翊。於是主席的人，便親自去邀請他。韓翊情不可却，勉強地來了。他人座後，大家看見他面色慘沮，心神不寧，更懶得說話應酬，全沒有平日爽快的態度。各人都覺得奇怪，不知道他有什麼不如意的事。

因爲韓翊那樣的頹喪，大家喝酒的興致，減了不少。有一個副將姓許名俊的，素日喜歡幫助人家，真有路見不平拔刀相援的樣子。他第一個忍耐不住了，手撫着佩劍，站起來說：「我瞧韓先生一定有重大的心事。請韓先生說出來，也許我可以效一點微勞。這麼地大家喝着悶酒，真太掃興了。」

韓翊忙謝罪說：「對不住得很！我因爲心緒不安，連累諸位掃興，惶恐之至！我只有有一點個人的小事，感



謝許副將的好意，怎敢煩勞呢！」

許俊說：「既然韓先生有困難處，何妨告訴我。不必這麼忸忸怩怩的！——請快說出來吧。我在等候驅策。」

另外同席的人也說：「請韓先生把困難說出來。不單這位許大哥，我們誰都願意幫忙的。」

韓翊給強不過了，嘆了一口氣，說：「唉，侯門如海，生離竟同死別，我的力量不能彀救援一個我所愛的弱女子，叫我是多麼的難受呀！」他含着淚，把柳氏的事說給許俊聽。

許俊慷慨地說：「沙陀利這傢伙太豈有此理了。請韓先生親筆寫一便條，我馬上去救回柳夫人來，跟你團聚。」

許俊藏過便條，道聲「再見」，離開酒樓，騎上馬，向沙陀利的府第奔去。正巧沙陀利帶了衛士出門，許俊閃在一旁，看他們過去了。等了一刻工夫，他就披開衣襟，鞭馬疾馳，衝進大門，喊着：「將軍突然急病，請夫人立刻前去！」他跳下馬，衝入內堂，僕人全擋不住他。柳氏聽得聲音出來，跟許俊劈面碰見。許俊把韓翊所寫的給柳氏看了，連聲說：「請夫人立刻前去！」於是挾着上了馬，巨浪般又衝出門去，旁人連問話的機會也沒有。只見路塵飄去，他們走得不見了。

到了酒樓，許俊扶了柳氏進去，對韓翊說：「幸得不辱使命！」韓翊和柳氏握手流淚，他們全想不到居然再能彀團聚，甚至於忘了向許俊道謝。許俊微笑着說：「我們給韓先生和柳夫人乾了這一杯。」

然而事情可不能彀就此結束。沙陀利深蒙唐皇帝寵幸，他怎肯干休。於是韓翊和許俊，同到侯希逸那裏去，說明了這件事，請他解圍。侯希逸聽了，拊掌說：「許俊真好！我生平最愛仗義助人，做這樣的事。許俊也能彀學我的樣子！」於是侯希逸立刻寫了奏章，遞送進去，請皇帝的旨意。

皇帝下了詔書，兩方面都顧到。沙陀利賜錢二百萬；柳氏仍歸韓翊。

患難餘生的一對，終得白頭偕老。

## 二十一 陳東的故事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版圖算是最小，國勢從開頭也就很不振，尤其是跟外族的競爭，宋朝總是退讓的時候居多，因此所受的外患，十分厲害，差不多一直在國難中過日子。最早跟中國競爭的是東北國境的契丹族。契丹乘着中國五代之亂，向南方擴張勢力，問鼎中原，曾經一度攻入開封，想做中國的皇帝。不久因為叛亂紛起，立不住腳跟，才退回東北，建立遼國。遼國國勢澎漲，雄視河北，是中國的大威脅。宋朝皇帝統一中國後，挾着常勝的軍隊，幾次北伐遼國，總是大敗而歸。遼國更加輕視宋朝。後來一度大舉南下，宋皇帝迫不得已，只好聽了丞相寇準的話，作孤注一擲，御駕親征。這次雙方沒有大戰，反而訂了和約，劃定兩國的疆界，各不侵犯，互相信守。這個和約，歷史上稱作「澶淵之盟」。當時寇準等主戰派，勸皇帝不要訂和約，索性乘親征的銳氣進攻，殺他一個片甲不回。皇帝偏堅持和議，說：「契丹猖獗，幾十年後，中國有雄武的皇帝出來，一定能殲滅他們的，我可不忍使生靈塗炭，窮兵黷武！」皇帝的畏葸，用這幾句漂亮的話輕輕地掩飾了。果然，宋遼之間從此就沒有什麼大衝突。但是遼國的背後，東北的森林草原裏，却興起了慄悍的女真族。女真族跟遼國是世仇，他們屢戰勝遼，建立了金國，而遼境日蹙。宋朝爲了報復從前遼國的侵略，就和金國信使往還，約定夾攻遼國。但是宋朝的軍隊，是那樣的不濟事，甚至於打不到遼國的國都北京，全靠金國把遼滅亡了。從此金國跟宋朝接境，唇亡齒寒，悔之已晚！爲了金國把燕雲十六州地方交還宋朝的問題，兩國間已經不和；接着宋朝收納金國的叛將，金國自然翻了臉。把這些當作藉口，金國想逞其蠶食的野心，便南下侵略宋朝。大隊的金軍分兩路出師，一入山西，一下河南，連宋朝的國都開封，也在金軍的威脅下了。

在開封的朝廷上，又是畏葸的皇帝，和只會唱高調的大臣。大臣們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對金講和，有的主張抗戰。和戰的主張尚未定奪，金軍已快渡過黃河了。

金兵已占領了整個的河北，大軍預備南下，開封城裏，一夕數驚。這一個金粉繁華的都市，顯出一派蕭條慘淡的氣象。人們在互相打聽，朝廷上在怎樣計劃禦敵，和怎樣保全首都。朝廷上的大臣們呢，的確在日夜商量大事。執政的文臣，全主張跟金軍講和，主戰派是極少數。少數的主戰派中，也只有一位叫李綱的臣子，大義凜然。主和的說割讓土地給金軍，就可成功和議。李綱慷慨宣稱說：祖宗土地，當以死守，決不可把尺寸送給異族；況且金敵野心，沒有滿足的時候，如果拱手相讓，非到全國淪亡不止。他的話甚至於叫主張講和的人聽了，也十分感動。

朝臣們議論紛紛，全憑皇帝的決斷。可惜這位徽宗皇帝，優柔寡斷，沒有見識，他只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可不是一位政治家。金軍威脅開封，素來不親戎馬的皇帝第一個嚇破了胆。主和派的議論，他自然很中聽；但他也不敢斷然出諸割地講和，怕惹後世天下的批評。皇帝不願意負責這危局，他只想避難到南方去，等金軍退了再還都。但是，當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如果皇帝一走，首都無主，一定要陷淪於金軍的鐵蹄下，繁華變成廢墟，生靈塗炭，糜爛得不堪想像。民衆們和幾個有識見的大臣，全勸皇帝不要走。萬一皇帝決意要到南方去避難，請禪位給太子，讓太子留守開封，坐鎮中原，使得人心安定，將士們也不致渙散。主張這意見最力的，便是李綱。徽宗皇帝一不錯，就擇日禪位。太子登極，就是欽宗皇帝。徽宗則帶領了他幾個親信的大臣，全是一批畏葸貪婪的奸佞，到江南的鎮江去避難。朝廷上有些怕死的官僚，也都趁這當兒溜走了。

欽宗登位後，引用李綱，叫他計劃守備開封。當時開封的臣民，對於新登極的皇帝，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大家忙於打聽金軍的行止，誰也無暇提出什麼建議。宋朝原是很注意教育的，在首都的國立中央大學（太

學裏，有着不少的大學生，都是各地的英才。大學生焦慮國事，比普通人更熱切。這時有一個大學生名叫陳東的，借了許多同學，到朝廷上去請願。遞上去的請願書，就是陳東起草的。上面歷數一班奸佞誤國的罪狀，請把他們明正典刑，來表示皇帝肅清朝政的意思。大致說：

「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聚斂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這請願書上第一個署名的，就是陳東。

陳東在太學裏，原是很有名望的一個。他爽直慷慨，不怕強橫，帶着燕趙青年的樣子，誰也猜不到他來自江南的丹陽。他擅長議論，又有見識，對於國事十分關心。太學中沒有一個人不欽佩他。大家不單傾倒於他的學識，也傾倒於他平素俠義的行爲。他極能攝住羣衆，居然做了學生運動的領袖。

蔡京梁師成等奸佞誤國，誰都知道的，所不知道的只有寵用他們的徽宗皇帝。徽宗既已禪位，大家恐怕得罪這批奸佞，還不敢說一聲。只有陳東敢上了請願書，給大家吐一口氣。誰知欽宗也是優柔寡斷的人，他看了請願書，明知說得有理，這樣做了也許可以挽回人心，却不敢這樣做。不過陳東雖然結怨於奸佞，他那勇敢的舉動，開封城裏，上自欽宗皇帝，下至市井間的老百姓，都知道了。甚至於店鋪裏的小夥計也說，太學裏的陳東是硬漢，肯代大家說公道話的。

國難愈深，渡河的金軍，已到開封城下。只有李綱主戰，決意死守國都。危險迫近眼前，主和派又抬頭，他們說動了欽宗皇帝，跟金軍訂了城下之盟。金軍要求犒師的禮物極大，計金銀若干萬兩，緞百萬匹，和中山太原河間三鎮的地方。朝廷上沒有辦法，也只好答應了。陳東和一班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中國屈辱至此，實在

悲憤得很。可是大臣如李綱，還不能阻止皇帝講和，人微言輕的陳東，除了拚却一腔熱血報國外，還能做什麼呢？

金軍的主將，也知道李綱主戰，阻礙和議；李綱一天在位，他們的野心就一天不能滿足，於是再要求罷免李綱。正巧皇帝怕事，對於李綱的忠言逆耳；主和派更討厭這個倔強的老頭兒，全想排擠他。於是李綱給罷免了。

兵臨城下，都城裏全靠李綱一意支持。如今聽到朝廷上把李綱免職，那還了得。陳東在大學裏直跳起來，說：「皇帝主張講和，倒也罷了，罷免李公，自壞長城，萬一金敵悔約，衝進城來，有誰給抵禦！」他和幾個熱心國事的同學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市上民情洶洶，三三四四地都在談論這事，有的抱怨，有的嗟歎，有的憤怒。大家全懂得李綱的罷免，開封城裏且夕間就要受金軍的蹂躪了。有些市民認識陳東的，便簇擁上來，說：「陳先生，你說，免了李公，還不是送了開封城嗎？你爲什麼不給老百姓說幾句公道話呢？」

陳東興奮地說：「諸位說得有理。如果有諸位給我做後盾，我的話也可以說得響些。爲了大家的利益，我們必得請朝廷上再重用李公。諸位跟我到朝廷午門口，向皇帝請願去。」

「去呀！我們大家跟陳先生請願去！」市民們喊着，馬上集了數萬人，跟了陳東及一羣太學生，擁到朝廷的午門口。人們愈來愈多，大家高聲呼喊，有的打鼓請皇帝臨朝，連那面大鼓給搥壞了。衛士們彈壓不住，只緊緊守住午門，免得羣衆衝進去，驚動聖駕。陳東代表羣衆申述願望，就是起用李綱，——那位忠義無雙赤心衛國的大臣。

外面民衆們的呼喊，聲震山岳，自然欽宗皇帝也聽得。懦弱的皇帝，雖然害怕金軍，也害怕羣衆。他恐怕羣衆中有圖謀不軌的人，趁此鼓噪生事，煽動大家暴動，在午門作起亂來，那不是玩的。雖然請願的領袖陳東，忠君愛國的心腸，皇帝也深深地明白，但是一有叛亂，素爲市民們所欽佩的陳東，怕也控制不住。而且皇

帝回頭看看左右那些主和的大臣，雖然擅長議論，此刻聽到外面天崩地裂的呼喊，知道事情鬧大了，全襟若寒蟬，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皇帝便想答應了請願，來安慰憤怒的市民。於是派內侍傳諭請願的領袖陳東，叫他轉告各市民：皇帝明白大家保全首都的好意，馬上再起用李綱，派他做留守首都的防禦使。陳東向民衆說明了聖旨，又領導大家，三呼「萬歲」，表示感謝。

但是市民們還是不肯散去。陳東問：「大家還有什麼要求呢？我們不能穀逗留在這裏，驚動聖駕呀。」市民中七嘴八舌地說：「我們還要看种師道公，可以格外放心。」——种師道是一位老將軍，保衛首都最力，此刻道路上紛紛傳言，說他已經給主和派調到外面去了。

陳東又向朝廷上轉達了市民們的願望。幸得种師道被調是謠言，其實他帶着部下，駐在城外的要塞。皇帝立刻派人飛馬去請种將軍。种師道坐着車來了，並不帶衛兵，只有幾個跟班。他到了午門前，有幾個市民上前去，拉開車簾，向內窺望。車裏坐着一個精神矍鑠的老將軍，鬚髮如銀，眼光炯炯，用威嚴而又安詳的聲音說：「我种師道就在這裏保護聖駕，諸位散去吧！」

市民們歡聲說：「果然是我們的种將軍！朝廷上有了李公和种將軍，我們還有什麼耽憂！」  
陳東和太學生濫言勸告市民，大家既然得到滿意的結果，便漸漸地散去了。

陳東這樣熱切地請求朝廷上起用李綱，其實他跟李綱是素不相識的。一個是太學裏的高材生，一個是朝廷上的長官，他們倆絕無關係，甚至於連晤面的機會也不曾有過。只是陳東一向嫉惡如仇，慕賢才若飢渴。他覺得要使國家復興，首都保全，非進忠撤邪不可。當時太學生的地位很高，隱然可以指導輿論。尤其是像陳東這樣的人，素爲大家所欽佩，朝廷上也看重他的議論；就是那些奸佞，也不得不有所顧忌了。

陳東以大無畏的精神，抨擊奸佞。上次他上書請願，毫無結果，他還是領導太學生，繼續攻擊這批誤國的

人。現在他參加政治運動，很有點勢力，連皇帝看見時局到此地步，也想一新天下耳目了。因陳東張洸等幾個太學生，宣布梁師成的罪狀，梁師成終於給皇帝革職賜死。主和派的領袖李邦彥，一味諛媚阿順，毫無建樹，市民們暗地裏稱他叫「浪子宰相」，也因為陳東的話而罷免了。老奸巨猾的蔡京，已經跟了禪位的徽宗到南方去避難，朝廷也尊重陳東的意見，下詔貶官。陳東雖然抨擊這些奸佞，然他對於他們，個人之間，並沒有什麼恩怨，他不過能說別人所不敢說的話，一味爲公道和正義努力罷了。

皇帝以爲太學生好事，想整頓學風，便派一位老師姓名叫作楊時的，做太學的教導主任，要他命令諸生安心讀書，不得顧問外務。楊時說：「太學諸生，激於忠君愛國的熱情，舉止雖然或有過分，可是決無他意。我只能把他們好好地導入正軌，其他是不必顧慮的。」於是楊時到了太學裏，他原是前輩老師，又是反對和議的人，諸生自然敬服他。可是朝廷上的主和派，容不下他，不多幾時，又把他排擠掉，革去太學裏的職務。諸生對於朝廷，自然更加失望了。

和議成，金軍席捲了豐厚的犒賞而退師。開封的威脅既去，酣歌宴舞如平時，避難在江南的太上皇帝徽宗，也還到首都。主和派慶賀得計，更不作戰備，誰知另一路金軍攻山西的，陷太原而南下。金軍之來，勢如破竹，又到開封城下。這次真是閃雷不及掩耳，首都不守，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諸妃、欽宗皇帝、皇后、太子、諸親王、公主、駙馬等，全做了俘虜。金軍把開封蹂躪得穀了，便帶了這批高貴的俘虜和珍奇的贓物北去，並立宋臣張邦昌爲僞帝，鎮守開封。

金軍暫退後，張邦昌不安於位，便和羣臣擁戴親王趙構做宋皇帝。趙構就是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於歸德，草草創立朝廷，引用李綱做宰相，預備收拾當前破碎的局勢。但是舊臣漸集，新創的朝廷才有點規模，主和派又抬頭了。主和派的領袖是黃潛善汪伯彥兩人，高宗皇帝信任他們，勝於信任李綱，於是逗留在歸德，不想還

開封去。

當開封遭金軍蹂躪時候，太學生星散，陳東也回到他的故鄉丹陽去，想糾合義士，爲國效勞。此刻有人在皇帝面前保舉他，說陳東有識見和胆略，深得人心，很可重用。皇帝便召陳東來前。陳東才到歸德，聽得朝廷上又在議論紛紛，黃潛善汪伯彥主張皇帝遷都南京，跟金國議和，偏安東南。只有李綱勸皇帝仍舊留在北方，免得使民衆失望。皇帝因爲在河南太不安全，金兵且夕可至，不願意採用李綱的建議。李綱以去位相爭，皇帝總是不聽。黃潛善汪伯彥便和同黨們在皇帝面前，說李綱的壞話。李綱又給免職；幾個月裏他在宰相任上所規劃的事，全化爲泡影。陳東高興地來到歸德，正迎着這個不幸的消息，他好像給兜頭淋了一盆冰水一樣。

皇帝雖然召了陳東到來，却不曾給他進見的機會。陳東憂國心切，連向朝廷上了幾次奏章。第一次是請皇帝重用愛國的李綱，罷斥主和派黃潛善汪伯彥；第二次是請皇帝還到首都，親征金國，來振作士氣，奪回被虜的太上皇等。這些奏章不知道皇帝有沒有看到，至少在皇帝左右的黃潛善是看到的。黃潛善受到陳東的抨擊，老羞成怒，皇帝也不愛聽陳東的直言，更給黃潛善誣蔑陳東的機會。

正巧當時有一個熱心國事的平民，姓名叫作歐陽澈的，從他的家鄉江西撫州，徒步來歸德，到朝廷上書，攻擊黃潛善汪伯彥誤國，他的話說得很激烈。連皇帝看了，也很不高興。黃潛善便把這兩事牽在一起，說歐陽澈顯然是陳東指使出來的，陳東煽動民衆，惑亂是非，阻撓朝廷上的政治；如果朝廷上不採納他的話，他又將鼓動羣衆請願，驚動聖駕，像上次的事一樣。上次午門請願，險些釀成暴動，皇帝很是寒心。於是下詔捕殺陳東歐陽澈，來警告不安分的市民，免得他們再干預政治。

一個官吏奉了命令，到陳東的寓所裏，很客氣地對陳東說：「府尹請陳先生馬上就去，有點事情要跟陳先



生商量。」

陳東早有風聞，微笑着說：「府尹請我去商量什麼事，我早已知道了。不過是我觸犯了奸臣，皇帝要把我明正典刑。」

那官吏惶恐地說：「陳先生既然已經知道，怎敢相瞞。陳先生還有什麼事等安排，我可以稍等片刻。」

陳東點點頭，拿過紙筆來，寫了遺書。他把身後的事，一件件地寫得很清楚，甚至於字跡筆畫，整整齊齊，和平日一般，一點也沒有慌亂失措的樣子。寫完了，他封固後，交給他的跟人說：「我要爲國而死，你帶了這封信回家鄉去，什麼話信上全寫着。」接着，他回頭對那官吏說：「從容就義，這是書生的本分，我還得到裏面去，換上正式的衣袍冠帶。」

那官吏面有難色，囁嚅地說：「請陳先生原諒，我是奉着公事。……」

陳東說：「我是陳東，如果怕死，也不敢一直跟奸佞作對了。你難道怕我到後面去逃走嗎？」

那官吏說：「我怎不知道先生的忠義，那裏敢相迫，不過時間是很侷促了。」

陳東說：「不妨。請你再略等一下。」

陳東到後面去，換上了正式的衣袍冠帶出來。同寓所的人，都來送他；有的看到他那樣安詳的態度，不禁垂下淚來。陳東好像是一個出發遠行的人，一一和同寓的朋友握手告辭，才從容地跟着那官吏走了。

這一個激昂慷慨的學生運動的領袖陳東，和徒步上書的歐陽澈，同斬於市上，做了爲國事主持正義的犧牲者。陳東和歐陽澈，生前是素不相識的；他們同時就義，死後當挽手赴地下吧？

## 二十二 東林義士錄

明朝自英宗皇帝以後，國勢逐漸不振。外侮交至，而在朝廷上，宦官權臣，假借了專制君主的寵幸，舞弄政權，鬧得烏煙瘴氣。一班官僚士大夫，看不慣這個情形，便開始議論政治，批評事情的得失。自然，這樣的批評攻擊，有些地方，未免是意氣用事，或者互相排擠傾軋，作爲進身的手段。可是大多數的士大夫，却是滿腔正義，針對着事實的議論。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他們原想以輿論來使政治上正軌。怎奈在專制君主的魔手下，那有輿論？那有正義？結果只是一齣悲劇罷了。後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就是前例。

在神宗皇帝時候，朝廷上有一位大臣，姓顧名憲成的，是江蘇省無錫人。他性情剛直，飽學多識，不肯阿附取容。皇帝愛寵鄒貴妃，想把她的兒子立爲太子。顧憲成以爲廢嫡立幼，非社稷之福，便上奏章苦諫。這自然違抗了皇帝和幾個權貴的意思。憲成只好辭職歸鄉。雖然他沒了官職，但是他那剛直的名聲，傳遍朝野。他回到了故鄉無錫，那裏原有一個東林書院，是前代道學先生聚徒講學的地方。憲成和他的兄弟允成，倡議把東林書院修復。於是他和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在書院裏講學。但他們原是熱中政治的士大夫，自然不能純然研究學問。在講學的時候，往往借題發揮，諷刺朝廷上的政治和人物。因爲顧憲成等名高望重，海內士大夫聞風景附。還有幾個正直的官僚鄒元標、趙南星等，因爲在朝廷上不得志，也相偕去朝，集徒講學，批評朝政，給顧憲成做聲援。他們以東林書院的顧高兩人爲領袖，聲勢很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但得到在野的士大夫的擁護，朝廷上的官僚，嚮慕風聲，也有遙爲應和的。他們全崇尚氣節，主持正義，跟腐敗的專制政府相奮鬥。政府一局，把他們稱作東林黨，加以排斥。神宗皇帝崩駕的前後，朝廷上又有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東林黨和非東林黨，議論這幾件事，雙方互相攻擊，弄得勢同水火。

熹宗皇帝即位的開始，引用名臣葉向高做宰相，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協力從政。這班人全是東林一派，而且全是正直不阿的士大夫，素負民譽。於是東林黨勢頗盛。非東林黨的官僚，爲了排擠他們，不惜倒行逆施，勾結魏忠賢，來摧殘這一班正人君子。

魏忠賢是誰？他本是市井無賴，不治生產，只喜歡賭錢，過着浪蕩的生活。有一次，他跟一個惡少年賭博失敗，羞憤得很，便託人介紹到宮裏做了宦官。他明白世故人情，又會弄點小忠小信獻媚主人，很得熹宗皇帝母親的愛寵。熹宗的乳母客氏，跟魏忠賢很要好，兩人深相結納，挾持了皇帝，漸漸地弄起權來。但是魏忠賢雖蒙皇帝的重用，朝廷上的大臣，尤其是東林一派的，却很蔑視這個奸詭的宦官。魏忠賢知道了，久已懷恨在心。當時魏忠賢的權勢愈來愈大，無恥的官僚，投拜他的門下，做義兒乾孫的，不計其數。各地方的長官，在本地建築魏忠賢的生祠；甚至於有無恥之尤者，迎魏忠賢的像，用五拜五叩首的禮，稱爲九千歲。大家趨奉魏忠賢，惟恐落後。他的聲勢，簡直駕凌了皇帝之上。以一個宦官煊赫到這個地步，真是空前的。東林一派的楊漣，曾經勇敢地上過奏章，把魏忠賢的罪行，列舉二十四條。皇帝不聽，反而嚴責楊漣胡行。魏忠賢却愈加橫行。反對東林黨的那些官僚，趁此勾結魏忠賢。於是魏忠賢便大肆毒手了。

魏忠賢痛恨東林黨人反對他，他引用了那些非東林黨的官僚，想找一個機會，把前者一網打盡。

那時正巧有汪文言的案件。汪文言是安徽歙縣人，雖是布衣，却好俠義而有智術。他在北京，常跟東林的士大夫往還，非常投契。後來他做了京官，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很交好。反對東林黨的官僚，便攻擊汪文言和左光斗楊漣等交通爲奸利。魏忠賢以這個當作罪名，把汪文言逮捕下獄，再預備牽連到楊左一班正人。

非東林黨的官僚，教唆魏忠賢，請他怎樣的擺布東林黨；而且指出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教他全行捕殺。魏忠賢便派了他的心腹許顯純，來鞫訊汪文言，要他招供跟楊左等人是同謀。但是魏忠賢也知道汪文言是硬漢，決不肯亂攀的，必得預先造了招供的話，用酷刑強迫他承認。但是怎樣偽造供詞呢？自有奸佞向魏忠賢獻了一個毒計，說：「如果要捕鞫那些人，只要叫汪文言招供，楊左等幾個，曾經受了封疆大吏的賄賂，貽誤國事。有了這個罪名，殺掉他們就很容易；而且他們既然受賄，必得追繳贓金，一定

可以弄得他們家破人亡，讓我公十分快心。」

魏忠賢採用了這個毒計，叫許顯純這樣做去。許顯純好幾次親自鞫訊汪文言，用盡了威嚇利誘的手段，叫他招供楊左等受賄。汪文言怎肯答應！他只一口咬定，他是無罪的，更和楊左等毫無關係。許顯純用各式各樣的苦刑，來拷打汪文言。汪文言給拷打得體無完膚，實在受不住，說：「快鬆刑，快鬆刑！我說了罷！」

許顯純分付鬆了刑，對汪文言說：「好的，你一句句地說下去，我分付書記抄錄你的供詞。聽我，你這樣說：左光斗受賄二萬，楊漣受賄二萬，……」

汪文言仰天大喊說：「天呀，要說楊左是貪財受賄的，叫誰相信呢！——爽快把我殺了吧，我不能這樣說！」

許顯純怒聲說：「你不說也好。讓我說給書記聽，叫他記錄，你簽一個名字。」於是他念下去：「左光斗受賄二萬，楊漣二萬，魏大中三千……」

汪文言受盡了苦刑，倒在階下，已經奄奄垂斃，這時睜開血紅的眼睛，對許顯純厲聲說：「你莫亂寫，我是決不承認的。我寧死也決不肯牽累我敬仰的朋友！」

「你還要倔強嗎？」許顯純露出猙獰的面目，說：「供詞已經寫好了，你安心到地下去吧！」於是他又分付用刑。可憐汪文言頃刻斃命於酷刑之下。

許顯純上了他親手偽造的汪文言供詞，說到楊漣左光斗等的受賄。魏忠賢便傳下聖旨，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個人，捕捉下獄，治罪追贓。可憐這幾個人先後被逮，瑯瑯入獄了。

楊左等在獄裏，許顯純又是奉了魏忠賢的命令，用苦刑拷打，嚴嚴鞫訊，要他們承認受賄，但他們怎肯認服呢？

\*

\*

\*

\*

楊左等人被捕下獄之後，魏忠賢嚴令禁止探望，不准他們跟外面通消息。因此，他們在獄的情形，誰也不知道；生死存亡，傳說紛紛。他們的家屬要想設法打聽，親友們怕受禍，誰也不肯幫忙。

這時只有一個青年書生，每天總帶着焦苦的臉色，在獄門前徘徊。他冒着六月的炎陽，站在那裏，望着高峻的獄牆，有時竟垂下淚來。他自然想探望什麼人，可是那裏能夠呢？

因為他每天到獄門前來，有幾個守獄的衛兵，跟他有點面熟了。那一天，這青年書生的樣子更焦急。他跟着一個年老面善的衛兵，走到僻近處，就拉住了他，捧出一裏銀子，交給衛兵，深深一揖，說：「老哥，求你幫一個忙，我感謝不盡。」

那衛兵並不接受，冷冷地說：「你有什麼話？」

青年書生說：「不瞞老哥說，我姓史可法，是來京應試的舉人。左公光斗是我的老師。我聽說老師入獄，天天想探望他一次，總是沒有機會。昨天聽到傳說，左公在受訊的時候，受到炮烙苦刑，離死已經不遠，我想看看他一次，盡我師生之誼，請老哥幫忙我。」他說着，聲音有點哽咽了。

那衛兵聽他說得那麼懇切，說：「難得你先生這一片好心。可是上面的禁令很嚴，如果讓你進去，有什麼的話，我的身家都保不了！」

史可法哀求說：「老哥，你設法讓我進去，跟臨死的老師一面，我決不敢忘德。我只要看看我的老師，怎敢對不住你。啊，可憐我的老師……」他飲泣起來。

那老年的衛兵受他感動，又看那裏銀子面上，終於答應了他，叫他明天一早來，那時可以秘密些。

第二天早晨，史可法找到那個衛兵。他給史可法換了打扮：穿着破衣草鞋，背負了筐，手拿了耙，妝作掃集垃圾的人。他帶了史可法從牢獄旁邊的小門進去。曲曲彎彎，走到一個陰沉沉的獄室裏，微微地屋角指了下手，自己便走開了。

大暑天，獄裏充滿了悶熱和臭氣。牆邊鋪着一條草蓆，倚牆坐着的，正是左光斗。可憐他受了炮烙苦刑，面額焦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兩腿上血肉模糊，蒼蠅羣飛。顯然他是不能站起來了。他不曾聽得有人來，慙慙一息地坐在那裏。

史可法瞧見他的恩師這副模樣，傷心已極。他走上前去，跪倒在席邊，抱着左光斗哭出聲來。左光斗聽得了聲音，努力睜開眼睛來。他雖然受夠了苦，眼光還是那麼炯炯有神。他看見是史可法，不禁怒聲說：「沒用的傢伙！這裏是什麼地方，你膽敢冒死前來！你得知道，國家大事，給逆官奸佞弄得這樣。我已經拚却犧牲了，你再輕身到這裏來，萬一外面知道，牽累你受禍，你從此放棄了對國家的責任，你說得過去嗎！你何必冒死來看我，你另有重大的使命呢！快去吧！再不走，別等奸佞陷害你，讓我先殺了你吧。」說得斬釘截鐵地，好像沒有一點兒感情。

史可法還是哭着，說：「我師……」

「還不走！」左光斗盲目地在地上摸索鐵鍊，做出要向史可法打來。史可法沒有法子，只好站起來：「我師，再見吧！我受了教誨，決不有負我師的。」

他流連地含淚退了出來。

\*

\*

\*

\*

楊左等人在六月裏被捕的。魏忠賢分付許顯純，用極慘毒的苦刑磨折他們。——因為是莫須有的冤獄，無從正式判罪，只能讓他們在牢獄裏死。不明不白。可憐這幾個人，身體不是鐵打的，而且全有了年紀，怎受得住種種苦刑！但他們視死如歸，到臨死還保持着一口正氣。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三個，在獄裏不到一個月，就給害死了。因為魏忠賢痛恨楊漣，曾經宣布自己的罪狀，所以楊漣死的最慘——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可見獄卒是下了怎樣的毒手。左光斗和魏大中，也都是體無完

膚。這三個人是在同一夜被害的。隔了幾天，方才報告說他們死在獄中，叫家屬去領尸。領出尸體來，全已腐爛得血肉模糊，連面目也認不清楚了。

再隔了一個月，袁化中周朝瑞也死在獄裏。只有顧大章不會死。魏忠賢跟手下的人商議：六個人全不明不白地死了，也許有些人要說閑話，總得做些掩耳盜鈴的舉動。於是他們把顧大章送到法部，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認，就接受賄賂判了罪，布告天下。罪名判決後，他們預備再把顧大章送到牢獄裏。顧大章嘆息說：「五個人全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可要死得乾淨些，怎能再到那裏去，聽受奸宦的擺布！」他在法部的拘留所裏，弄了一點酒，跟他們兄弟顧大韶訣別，分付後事。飲畢以後，他就很從容地自縊了。

還得附帶提起的：楊漣被捕捉的時候，因為他深得人心，有數萬士民，擁擠在道路上哭送他。他們經過幾個村市，那裏的老百姓，全焚香建醮，祈禱上天保佑，讓楊公可以生還。他死了後，魏忠賢還嚴令追賊，要他的家屬，繳出賄賂的銀兩萬。自然第一步得抄家；誰知楊漣做了一世清官，身後蕭條，餘下的家產，不到千金，一古腦兒充公，還不敷所謂賊銀的十分之一。說他受賄，豈是莫大的冤枉！家業充公後，他的老母和妻子，沒有棲止的地方，只好在城裏的更樓下就擱；他的兩個兒子，在街頭乞食，來養活親長。這一家流浪着，簡直像乞丐一樣。但是魏忠賢的爪牙不肯放鬆，還要「依法」追贓。逼得急了，孤兒寡婦，只有死路一條。於是有幾個熱心人，發起募捐集款，幫助他們了却這一筆錢。錢是馬上湊攏了，甚至於有個賣菜的小販，想到楊公的忠義，也慷慨捐助，事情方才解決。另外左魏幾個人身後的情形，也差不多。魏忠賢要叫他們家破人亡，目的果然是達到了。

但是東林的正人君子，還有好幾個在江南。魏忠賢和他的心腹，總得除掉他們。

魏忠賢第二次下手逮捕的，是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七個人。高

攀龍是東林的領袖，非東林黨欲甘心；周順昌曾在文庭廣眾間，痛罵魏忠賢（事詳後）；繆昌期據說曾經代楊漣起草彈劾魏忠賢的奏章；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都是御史，跟楊漣一樣，上過奏章，彈劾魏忠賢。現在魏忠賢假借聖旨，又是用莫須有的罪名，捕捉他們。什麼罪名呢？是借周起元開端的。周起元是蘇松巡撫，公廉愛民，不肯獻媚宦官，又跟江南的東林士大夫往還，所以魏忠賢很恨他。魏忠賢叫他的心腹上奏章，誣告周起元在巡撫任上，吞沒公帑十餘萬，又和高攀龍等往來講學，誹謗朝廷，並且把牽入周順昌等人。奏章上了後，捕捉這七個人治罪的聖旨，就由魏忠賢的手中頒下了。

這幾個人都已經革了職，大多住在江南故鄉。高攀龍住在無錫。他得到報告，說朝廷來捕捉的人，快要到了。於是他很從容地處分了後事，完畢後，便和自己的兄弟和兩個學生，在後園的池邊喝酒。他們一邊喝酒，一邊談着國事，不禁痛哭流涕。他又寫下了遺書，放在一旁。天晚了，他把衣冠穿戴整齊了，跳在池裏自殺。大家含淚看他的遺書，那是上給皇帝的奏章。大意是說：

「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首，從屈原之遺則。」

周順昌得罪魏忠賢的地方更厲害。

周順昌是蘇州人，曾做過京官，那時已經辭了職，住在家鄉。上年夏天，魏忠賢的人到嘉善去捕捉魏大中，押解赴北京。一行人經過蘇州，周順昌跟大中交誼很深，給他餞行，留他耽擱了三天。這三天裏，他們慷慨地談論時事，決意以身許國，主持正義，談得很投契。順昌還把自己的女兒，許給大中的孫爲妻。臨行的時候，順昌握着大中的手，依依不捨。押解的人好幾次催促動身，末了竟惡言相向。順昌就在衆人之前，戟指呼着魏忠賢的名痛罵着，又瞋眼對押解的人說：「你們不要狐假虎威吧！回去告訴魏賊，說世上有不怕死的男兒漢周順昌，決不肯向他屈膝的！」



果然，次年的早春，北京方面來人捕捉周順昌。周順昌是本地的紳士，有德於鄉，大家極敬佩他。捕捉的人來到他的府上，開讀聖旨，士民不期而集的數萬人，大家焚香請求不要捕捉周公。這時羣衆憤怒的也有，痛哭呼冤的也有，羣情洶洶，很有暴動的樣子。於是奉命而來的隊長厲聲說：「魏太監捕捉犯人，你們小百姓懂得什麼，給我滾開讓路！」接着又喊，「犯人在那裏？快來受縛！」他把鐵鍊手銬，鏘琅琅地擲在地上，當作威嚇。

羣衆鼓噪起來：「什麼！我們以為捕捉周公，是皇帝的命令，誰知是魏太監。魏太監是什麼東西！」憤怒的羣衆，一擁而上，好像狂潮一樣。那些捕捉的人，看到情形不妙，三十六着走爲上策，腳步慢的幾個，早挨了幾拳，有一個竟死於羣衆的拳腳下。老百姓對於魏忠賢，久已懷恨在心，此刻竟暴動起來。蘇州巡撫毛一鷺，受了驚慌，竟不知道怎樣才好。幸得知府和縣長兩個，素得民心，他們挺身而出，宛曲地向憤怒的羣衆解，曉以利害。羣衆見打死了一個捕捉的人，知道已經闖下大禍，不敢再胡鬧下去，就漸漸地散了，一場風波，始告平靜。周順昌也自己投到官府裏去，一點也沒有畏縮。

巡撫毛一鷺竟上了緊急的奏章，說是民變。魏忠賢頒下聖旨，命令嚴剿。然而那場暴動已經煙消雲散，爲了覆旨起見，必得捕捉幾個人誅戮，可以讓魏忠賢稍減憤怒。然而當時參加的人有數萬，激於公憤，大家七手八腳，打死了一個捕捉的人，並不是有誰指使的，更無所謂領袖，現在去捕捉那幾個？但毛一鷺却非常堅持，他說如果捉不到領袖，他只有派兵搜殺，管不得玉石俱焚了。

羣衆們聽到這消息，悲憤交集。幸得有五個人挺身而出，向官府自道姓名，顏佩章、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他們說是當時也在羣衆之內，參加動手，現在情願仗義受縛，犧牲了他們五個人，大眾可得保全。毛一鷺把他們關在獄裏，依照倡亂的罪名，判決死刑。聽到這事的人，都流涕嘆息。五個人給執行死刑的時候，顏佩章對監刑的知府說：「我公是好官，一定懂得我們因爲好義所以闖下這禍，並不是倡亂。如今我們五

個，代表大眾正法，死亦無恨！」

大家把這五個人，合葬在虎丘山，坟上立了一塊石碑，題曰：五人之墓。

高攀龍已經自殺，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幾個人，次第被捕押到北京的牢獄裏。又是誣罪、苦刑、殺害這一套。

最先到的是繆昌期。許顯純奉魏忠賢的命令鞫訊。昌期慷慨陳詞，並不稍屈。許顯純誣他受贓銀三千，又用苦刑磨折他。因為據說他給楊漣起草奏章，所以他受刑最厲害。死後，家屬領他的尸首出來，草草收殮，十個手指已全折斷，只得掏置兩袖中。

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相繼解押解到來。許顯純誣他們各受贓數千，每隔五天，一加拷掠。周順昌最是硬漢，他在鞫訊的時候，別的不說什麼，總是大罵魏忠賢，連許顯純也羞慚無地。他下令敲折周順昌的牙齒。周順昌含着滿口鮮血，直噴到許顯純的臉上來。他還是痛罵，雖然聲音已經模糊了。許顯純沒有法子，只好叫把他拉下去，就在那夜，分付獄卒先把周順昌「做掉」了。

同樣的苦刑，也加在周宗建的身上。周宗建肢殘骨折，躺在地上，等到蘇醒過來，已經暗啞不能發出聲，只有睡着眼睛，充滿怒火，對着許顯純。許顯純說：「你從前上奏章，罵魏公目不識丁，好，如今你還罵得出吧！」接着就用土囊把他壓死。這是在周順昌被害的下一天。

黃尊素李應昇還苟延了幾天殘喘。兩個人整天躺在獄室裏呻吟着。他們只有痛罵魏忠賢，除此以外，他們求仁得仁，並沒有什麼怨恨。那一天深夜，黃尊素知道獄卒要來做掉自己，便很從容地寫了一首絕命詩，又北向叩首，跟皇帝辭別。什麼全完畢了，夜深人靜，只有隔壁李應昇的呻吟聲，還清楚地可耳聽到。隔壁招呼着說：「應昇兄，我先走了，再見吧！」他說完，回過頭來，正眼殺人不眨眼的獄卒，打了個照面。獄卒

凶狠地撲上來了。……

李應昇死在第二天。

周起元因爲路遠，最後一個被押解到北京。那時周順昌等全已死了。魏忠賢未盡的慘毒，自然一起發洩在他的身上。他被誣坐贓十萬，爲了追繳贓銀，甚至於他的親戚受到牽累，弄得傾家蕩產。他自己在獄裏，同樣地歷受慘毒的刑訊。末了還是在獄中被結果了生命。

魏忠賢和客氏內外勾結，威勢炙手可熱，真有一「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樣子。却有這一批正人君子，視死如歸，忠義永垂青史。那些非東林的奸佞小人，阿附宦官，借此排斥異己，真不知是何心腸！倒是民間有不少仗義的人，如前述的顏佩章等五個人，而踴躍籌款幫助繳贓的，更不勝記。這裏再提起一位民間的義士吧。

周順昌被捕，押解赴北京。當時蘇州城裏，爲了那次暴動，弄得人心惶惶，誰也怕受到牽累。偏有一個姓名叫作朱文祖的書生，激於義憤，也問道趕到首都。那時周順昌已在獄中，文祖賄賂守獄的衛兵，天天給他送饘粥和湯藥進去。他也不想進去探望周順昌一下，可是門禁更嚴，已經做不到了。接着要追繳周順昌的贓銀，順昌那裏有錢？全虧朱文祖在熟識的大人先生前奔走，東借一筆，西貸一項，弄得心力交瘁，才給他完納。那時魏忠賢的人四面打聽，搜捕周順昌的同黨，朱文祖却一點也不怕危險。總算天佑善人，他不會遭到魏忠賢的毒手。等到順昌死在獄中，朱文祖又相助收殮。他又勞瘁又哀傷，害了重病，不久也死了。

忠義向盡，國勢大壞。魏忠賢看到天下的官僚士大夫，一意媚己，竟和客氏陰謀非分，窺竊神器。正巧熹宗皇帝崩，無嗣。皇弟由檢即位，就是思宗皇帝。思宗素來明白魏忠賢的奸凶，便一步步地奪去他的權柄，最後把他逐到鳳陽去，守明皇帝的祖陵，旋死於道中。他的家屬和客氏等，都明正典刑。然而國事已經不可爲。

滿洲窺伺東北，流寇又將大起，明朝正臨到覆亡的前夕了。

## 二十三 刺馬記

清同治××年，長江流域的太平天國，已經在衰敗下去；但是黃河流域一帶，盜匪蜂起，有的是飢民挺而走險，有的是響應南方的太平天國，反抗腐敗的滿清政府。滿清精銳的軍隊，全在南方跟太平天國打仗。因此，黃河流域的盜匪橫行，滿清政府也毫無辦法。

那一年，有一股土匪，約有三四百人，攻打河南省的××縣城。××縣城很小，而且地方偏僻，不容易跟外面通消息，更不必希望有救兵到來。城牆不高，城河不深，城裏沒有積蓄，守備的老弱殘兵，不滿百數，要固守也談不到。土匪們把這個縣城包圍了兩天，得到內應，就衝進城去。一路的焚燒搶掠，自然也不必說了。

縣長馬新貽，聽到匪警，早打點逃走。他知道土匪入城，來不及緝載細軟，只帶了家族，想溜出西門，落荒而走。他們自然是化裝的。但是馬新貽還沒有出城，斜刺裏衝出一隊土匪來，正是首領彭士良、張汶祥帶領隊伍巡查。有幾個土匪，認得那在前面倉皇奔走的，正是馬縣長，忙報告了首領。彭士良喝令部下趕上去，把馬新貽生擒了。

彭士良張汶祥占領了這縣城，搶掠得夠了，便下令離城。他們嫌帶着這個俘虜的縣長累贅，預備把他殺掉。馬新貽全沒有丈夫氣，苦苦哀求，請兩位首領饒命。張汶祥看他可憐，便鬆了他的綁。馬新貽很會說話，對彭士良張汶祥說：「我瞧兩位全是英雄，如果能夠改變方針，給朝廷上做點事業，將來功名很有希望，立身揚名，豈不是好事！兩位一直混在綠林好漢們的隊伍裏，總不是長久的辦法呀！」

彭士良聽他說得那麼懇切，嘆口氣道：「不瞞老哥說，好好的良民不做，誰願幹打家劫舍的勾當。我們爲了餬口，才投入隊伍裏，給弟兄們推舉做首領。如今我們是有罪的強盜，就是要走正路，朝廷也不肯饒赦我們了。」

馬新貽說：「承兩位饒了我的性命，我一定得報答。我是很願意幫兩位忙的。況且朝廷上正需要人才，那會拒絕呢？」

彭士良張汶祥齊聲問：「那末怎樣呢？」

馬新貽說：「兩位如果把隊伍解散，跟我在一起做事，靠兩位的本領，一定可以立下功勞。我們誰先得意，就提拔另外的人。三個人像自己的弟兄一樣。我能文，兩位能武，大家齊心協力，還愁不能夠發達嗎？」

彭士良張汶祥說：「照呀，老哥的話有理！」

馬新貽說：「如果你們不見棄，我們三個人，可以結拜弟兄；對天地立誓，將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跟桃園三結義一樣。不知道你們以爲我的話太冒昧嗎？」

張汶祥說：「那裏，那裏！咱們義氣相見，將來還是靠義氣互相幫忙，能夠結拜弟兄，那自然是好極了！」

彭士良也說：「好呀！馬上喊手下人預備香燭，在關帝前面結拜。我們能夠碰頭，真是難得的。」

於是他們點燃起香燭來，結拜作弟兄。三個人的年紀原差不多。彭士良長兩三歲，便是大哥；老二是馬新貽；張汶祥最小。三個人對天立誓，說得那麼懇切——不能同日生，但願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果背誓，不得好死。——結拜完畢，大家擺開宴席，痛飲一番。彭士良張汶祥聽了馬新貽誠懇的忠告，決意洗手不幹搶劫的勾當，改過自新，走上正路。他們把搶劫來的金銀財貨，完全平均分給部下的弟兄們，當作犒勞。又告訴弟兄們散夥的意思，叫他們有了這點本錢，或歸鄉務農，或做點買賣，不要再冒險犯法了。弟兄們自然唯唯答。

隊伍一解散，彭士良、張汶祥就跟在馬新貽手下做事。好在這次縣城失守，是很匆促的一會事，不久就恢復了。馬新貽並不會受到什麼處分。他還報告上去，說把土匪完全打退，上司不知底細，着實嘉獎了一番。馬新貽仍舊做他的縣長。

彭士良、馬新貽、張汶祥，這三個結義的弟兄，的確是赤膽忠心，互相幫助。這幾年裏，彭張兩個人，全仗馬新貽的照應。他們原是土匪首領出身，對於下流社會的情形，非常熟悉。凡是有什麼巨大的盜案發生，他們總能夠很迅速地破獲，不勞馬新貽焦心。馬新貽靠了他們的功勞，很受到上司的看重。尤其是辦理盜案一類的事件，大家全稱贊馬新貽是能手。於是這幾年裏，馬新貽是一帆風順，他的官階步步高升。他自然不忘記，他的性命，他的功勞，都是從彭張兩人得來的，他對於這兩位結義的弟兄很優待，有好處也總分給他們；外表上彭張是他的部下，其實親如骨肉一樣。

馬新貽跟彭士良特別親切，甚至於他們的內眷，也互相來往。並不是他敬重大哥，原來他別有用心。彭士良的妻，長得很漂亮，馬新貽半欺騙半威嚇的，把她勾搭上了。因此，趁着彭士良不在，馬新貽常到她那裏去；有時候馬新貽竟把她留在署裏。自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件曖昧的事情，漸漸地給旁人知道了，甚至於張汶祥也聽到了難堪的傳言。也許彭士良也略有傳聞，但這位老實的大哥，却將信將疑的；他不敢詰問他的妻，也不相信馬新貽會做這不義的事。但是旁觀的張汶祥，是雪亮的。他實在忍受不住了，一天夜裏，他跟彭士良對飲，酒到半酣，便對彭士良說：「大哥，你跟我兩個人，還是趕快離開這個姓馬的走了吧。外頭那些骯髒話，想來你也聽得到的。」

彭士良說：「難道姓馬的真會這樣嗎？我的妻會對我不忠實嗎？」  
張汶祥說：「大哥，大丈夫那怕沒有妻室；就算嫂子跟姓馬的要好，你就丟了她，讓她去跟他過日子。我

們終究是結義弟兄，雖然姓馬的對不住你，你也不用爲了一個沒見識的女人，就跟他鬧翻。我可不願我們以義氣開頭，却以不義來結束。還是靜悄悄地走了好。」

彭士良遲疑地說：「現在事情還沒有把握，如果我們不告而走，不是對不住他嗎？」

張汶祥搖頭說：「大哥，你太老實了。不瞞你說，這幾年裏，我跟姓馬的常在一起，才真正認識他這個人。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傢伙，話是說得那樣中聽，表面上的手段，好像十分殷朋友，誰知道他心裏安着什麼心腸！我真懊悔，跟他做了結義的弟兄！」

彭士良不說話，看他的神色，顯然不大相信，以爲張汶祥說得太過分。

因爲彭士良不贊成，兩個人到底沒有走，仍舊幫着馬新貽辦事。

隔了半個月光景，一天，馬新貽請彭士良到公署裏——這幾天張汶祥到鄉下辦公事去，不在這裏。——馬新貽很客氣地說：「大哥，這幾年承你幫助，我是非常感激。如今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將來功名富貴全有指望，我想保荐大哥去，算是我對於大哥的一點心意。但是……」他故意頓了一頓，不說下去。

彭士良原是一個熱中的人，忙說：「這是二弟的好意！請快點告訴我，究竟是什麼機會呀？」

馬新貽說：「省城中的巡撫衙門裏，正需要一個能幹的人辦差使，要熟悉綠林情形的。撫台大人當面託我物色。如果找到那樣的人才，撫台大人馬上要重用的。我想來想去，只有大哥最適當。只要我封了一張信，交給大哥帶去，功名就有指望。在巡撫衙門裏做事，比我這裏好多了，也許大哥能夠指日高升，我將來還要靠大哥的提挈。不過……」馬新貽誠懇地說：「我們弟兄好幾年相敘，又承大哥幫了不少的忙，一旦分手，我實在很難過；一面又想到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反而對不住大哥。」

彭士良說：「我們弟兄真同骨肉一樣。就是分了手，大家的感情也決不會變的。我覺得二弟肯幫忙我，這樣的機會其實不該孤負。——汶祥怎樣呢？」

馬新貽說：「你走了，汶祥留在我的身邊。至少還有一個人幫助我。」

彭士良說：「那很好，我就是到了省城裏，我們還有機會碰頭的。」

馬新貽說：「事不宜遲，我想今夜寫了信，大哥明天一早就走。如果多耽擱了幾天，那裏已經另外找到人，反而掃興了。」

彭士良點頭稱是。他含笑退了出來。——到省城裏去，在巡撫大人手下做事，只要巴結幹練，準可撈到富貴。姓馬的不忘舊德，真是夠朋友的！

第二天早晨，彭士良帶着馬新貽的保荐信，一個人走了。就是當天下午，張汶祥從鄉下回來，繳了公事，不見彭士良；他找人一問，才知道馬新貽荐他到省城去。張汶祥連連頓腳說：「糟了，糟了！大哥爲什麼這樣的沒有主意！讓我連夜去趕上他，能夠勸住他不要去最好。如果他一味老實，相信姓馬的，不肯聽我，那末咱們三弟兄全都分手吧——他走他的清秋道，我趕我的陽關路！」

張汶祥原沒有家眷的，他當夜就走，自然不跟馬新貽告辭一聲。衙門裏的人，誰也不知道姓張的爲什麼跑得從此連影踪也沒有了，而且不留下一句話。連馬新貽知道了他的失蹤，也有點納罕。有幾個人想：也許他去趕上彭士良，嫌這裏沒出息，也到省城裏去做事了。這個推猜是比較近情的。可是事實上，也許張汶祥趕不上彭士良，也許彭士良不聽他的勸告，彭士良仍舊是一個人進省城的。

其實張汶祥也到了省城。他改變姓名，躲在一個做買賣的老朋友的家裏，打聽衙門裏的消息。他巴不得自己所耽心的，不會實現。但是他第一天就得到了一個極壞的消息。事情是這樣的：彭士良帶了馬新貽的介紹信，到巡撫衙門投下，撫台大人並沒有接見他，却叫人把他扣留起來，馬上關到重罪的牢獄裏去，說是通緝已久的強盜首領，自投羅網。張汶祥悲憤已極，他想，一定是姓馬的，那個豬狗不食的傢伙，擺布了毒計，先



秘密送信給省城裏，再誣騙彭士良去。他陷害了彭士良，說是一計賺大盜，還有功勞可錄。「靠弟兄的氣，染紅了自己的頂子。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張汶祥咬牙切齒的怒罵着，懊悔彭士良不聽自己的勸告，着了道兒，更懊悔從前不該饒了這傢伙的狗命，如今遭到了反噬。可是怒罵和懊悔，不能夠救眼前的危急。張汶祥想進獄去探看彭士良。因為彭士良是重犯，張汶祥跟他的幾個朋友用盡心機，還是做不到；他們自己也得躲避衙門裏的眼線，不能夠拋頭露面。什麼都絕望了。獄卒受了重重的酬謝，只肯給張汶祥帶一個信進去。張汶祥便託他傳給彭士良說：「大哥，你安心吧；萬一不幸，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怕什麼！那個結義的弟兄陷害了你，我決不會對不住你。我告訴你，我一朝在世，總得給我結義的弟兄，出這一口惡氣！」

不到十天，彭士良就死在牢獄裏，誰也不知道他怎樣死的。張汶祥含着悲憤的眼淚，偷偷地離開了省城。接着，張汶祥又得到兩個痛心的消息：第一，是馬新貽又升了官；第二，是馬新貽正式把彭士良的妻妾來，做了姨太太。張汶祥怒火如燒。捶着桌子，跳躍着說：「哼，我不親手殺死姓馬的，不是大丈夫！」

張汶祥一心報仇，開始流浪，暗暗追蹤馬新貽。

馬新貽偏特別幸運。僅僅幾年工夫，他一直做到了兩江總督，在南京的任上，享受安富尊榮。從前的負心事，他完全丟在腦後，也忘記了張汶祥。

張汶祥也流浪到了江南。因為他很有朋友幫忙，日子也還可以過去。他隱姓埋名，躲在浙江省湖州府屬下，一個叫作新市的小鎮上。他每天動着報仇洩憤的念頭，還默默彭士良在暗中呵護他。他練習技擊，使自己的身手輕捷，找機會可以行刺。他叫鐵匠鋪裏，用頂好的鋼打了一把尖刀，明晃晃的十分鋒利，只有七八寸長，可以藏匿在身邊。他又向江湖上的朋友，要了一些毒草，熬成濃濃的毒汁，把那尖刀浸鍊了好多次，讓它成了一把毒刃。據說，用這種毒汁熬煉的刀，是見血封喉的；有人一觸到刀鋒，只要劃開一縷皮膚，出了一點

血，毒從血液裏傳到身體上，受傷的人馬上可以致命，什麼解救的藥都沒有。這幾個月裏，立志爲我兒報仇的張汶祥，真是苦心孤詣的，在暗中準備着。他把尖刀煉好了，很想試驗一下。但是那裏去找試驗的對象呢？那一天，他跟幾個朋友，正在古廟的山門口曬太陽，看見街的那一頭，有一隻大黑狗在奔跑過來。張汶祥回頭笑着對朋友說：「請諸位看我獻醜，聊博一笑吧。」說時遲，那時快，大黑狗已經跑到面前，張汶祥挺起短短的尖刀，一躍向前，只見寒光在黑狗的腹下一閃，它便悲吠一聲，頹然倒下來，鮮血直冒，臟腹迸裂，它躺在地，上抽縮了一下，已經死了。幾個旁觀的人看了，不禁心驚肉顫，那裏笑得出來。張汶祥却若無其事的，就在黑狗的毛皮上，拭掉刀上的血，慢慢地把刀放入靴筒裏，說：「這一下我很爽快，總算這大黑狗倒霉，讓我試了一下身手。」別說了，朋友們，去喝幾杯，你們還該慶賀我的手段。」大家跟了張汶祥到附近的小酒店裏，喝了好幾斤酒。張汶祥很高興，自誰都不知道他的意思。

隔了幾天，張汶祥不帶什麼行李，也不跟朋友告辭，便悄悄地離開了新市鎮。自然，他是到南京去的，因爲馬新貽正在南京，做兩江總督。他到了南京，暗中追蹤馬新貽，却處處躲過他的面，怕他見到。他馬新貽見了他，決不肯輕易放過的。——誰知道馬新貽功名富貴已極，雖然他的第×房姨太太還是彭士良的妻，他早已忘記了從前的事，他連彭士良也記不得，更不要說張汶祥了。張汶祥可不肯放過每一個機會。好在他手裏還有現銀，他並不吝惜現錢；買通衙門裏的工役，天天打聽馬新貽的行動。只等一有機會，馬上就下手，給彭士良報仇，替自己出一口悶氣。他的手段是相當成功的，他的消息也是靈通的。幾個月裏，也有兩三個機會，不幸都不能夠接近馬新貽。一番心計，往往到了最後，徒成畫餅。張汶祥悲恨的很。但是他並不灰心，報仇的念頭，却愈加堅決了。

自春徂夏，張汶祥總是蟄伏在南京城黑暗的一角，等待機會。

\*

\*

\*

\*

已經夏末秋初了。陰曆七月二十七日，是兩江總督衙門檢閱兵士的日期。雖然所謂檢閱，是有名無實，儀式却是很隆重的。照例，儀式在總督衙門附近的教場上舉行。那天，總督大人馬新貽，穿戴了官服，也親自到場。馬新貽其實無心看比武，不過到一到罷了。他略坐片刻，馬上站起身，預備回衙門去。

從教場到總督衙門，因為原在左近，有一條冷僻的甬道，通到總督衙門的後面。馬新貽懶得跟別的官員招呼，就帶了兩個跟班，走這甬道回去。甬道裏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他慢慢地走到衙門的後面，忽然有一個人跪在路邊，顯出痛哭流涕的樣子，跟總督大人借錢。馬新貽怔了一怔，抬頭一看，認得是他的一個同鄉人，也曾經當過差使，如今流落在南京的。馬新貽傲慢地說：「唉，你這個傢伙，又跟我要錢了嗎？我已經幫助過你兩次，你為什麼不回到家鄉去呢？……」

「冤枉！冤枉！」這一疊的呼喊，打斷了馬新貽的話。跟着呼喊，一個穿黑色短衣的人，已經撲到馬新貽的面前，跪下一腿，想要稟告什麼，兩個跟班，才注意着那個求乞的人，來不及攔阻。

「你有什麼事？……」馬新貽才吐出這句話，他已見到那黑衣人的面目，認得是張汶祥。他趕忙向後退，張汶祥像飢鷹一樣，左手抓住馬新貽的胸襟，右手挺起尖刀，刺入馬新貽的胸口。他的手只輕輕一捲，馬新貽已經胸破腸流。他只慘叫一聲：「我給暗算了！」就倒在地，斷了氣。

這件事發生得極快，甬道又狹又長，兩邊都是高牆，沒有逃走的路。跟着馬新貽的慘呼聲，衙門裏的兵士，和教場上比武的人，立刻擁來。那個求借錢的人和張汶祥，都無路可走，束手就擒。

兩江總督被刺，這是一件大事。而且太平天國初平，人心惶惶，連朝廷上也很受震動。朝廷上忙派中興名將曾國藩到南京去，做兩江總督，一面派地方官，嚴嚴追究這一件暗殺案。

查辦的官員，只得到了一個線索。那是半個月之前，馬新貽曾經接到一件極鄭重的公文，要總督大人親拆。公文面上的印章很模糊，也不知道是那一個衙門發出的。拆開一看，誰知裏面並沒有什麼文字；一張白

紙，上面畫着一匹死馬。當時馬新貽莫明其妙，以為是仇家開玩笑，便分付書記收藏着。如今查辦的官員才知道，正是張汶祥在事前給馬新貽的警告書。訊問到張汶祥，張汶祥也承認。張汶祥很慷慨的說，那個求借錢的人，跟這件暗殺案，是毫無關係的，他時常跟馬新貽借錢，暗殺案正碰得湊巧，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不能連累這個不知情的人。官員們再把那個借錢的人細細訊問，知道他確是無罪，便把他釋放了。張汶祥又說，這件暗殺案，自始至終，只有他一個人在幹；他想暗殺馬新貽，在這幾年裏，已經有好幾次，總算是成功了。官員們問他主使的是誰呢？張汶祥大聲說：「姓馬的勾通叛逆的回教徒，我替國家除掉他，還有誰主使我的！」再訊問下去，張汶祥索性什麼都不說了。

朝廷上再度派遣大臣，到南京來查辦這案件。大家都以為這是有重大背景的，偏不能夠從張汶祥口裏得到什麼。張汶祥雖然不說，他的幾個知己朋友，乘着人們議論紛紛的當兒，却把從前的秘密宣佈了。一傳十，十傳百，外面沸沸揚揚，爭談着馬新貽的醜史，和他忘恩負義的故事。甚至於他的那位姨太太，也就是彭士良的妻，也因為人言可畏而自縊身死。大家全欽佩張汶祥的俠義，連獄卒對於死囚張汶祥，也另眼相看，格外優待。大家都想救援這個義士。

自然，外面的流言，也吹到北京的朝廷上。朝廷上很有幾個官僚，主張正義，想設法饒恕張汶祥的死罪。但是繼任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很反對。曾國藩是儒生出身，素來以道學先生自命。儒生總是反對游俠的，曾國藩更以政治家的眼光，覺得殺人報仇，戕殺大吏，這風氣斷不可長，一意要照法律審判張汶祥。曾國藩在當時是一言九鼎的人，於是張汶祥給依法判處死刑，在次年春天，執行於南京，並割取他的心肝，祭在馬新貽的靈前。

恩恩怨怨，什麼都完了。但是江南民間，還流傳着「張汶祥刺馬」的故事，直到現在。

## 二十四 黨人魂

中國自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以來，受異族的統治，已經兩百幾十年了。因為漢族是組成中華民族的主要分子，其間漢族本位思想的成見，久已深入人心。而且滿清統治了中國，就把漢族當作被征服者，用高壓手段來對付，防範也十分嚴厲。但是壓力雖重，決不能毀完全消滅漢族的民族思想，至多只能求一時表面上的安寧。乾嘉以後，漢族反清的運動，仍是此仆彼興，常有發生。等到鴉片戰爭以後，腐敗的老大帝國滿清，屈服於西方的列強。外患頻來，政治的黑暗，人民生活的困苦，更足以激起漢人推翻滿清的心理。而且西方世界新興的民族民權的思想，隨歐風美雨而俱來。革命運動便勃興了。

最早提倡革命運動推翻滿清以救中國的，誰都知道，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在中法戰後，就決意從事革命。他學的是醫科，「以學校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等到甲午中日戰爭的時候，孫先生就赴檀香山，聯絡華僑，在那裏創立了興中會。興中會是最早的革命團體，旋孫先生在遊歷倫敦的時候，中了滿清駐英公使館的陰謀，險遭不測。脫險後徧遊歐洲，並由歐赴日本；因為日本是中國的東鄰，聯絡中國國內比較便利，就在那裏提倡革命運動。一時留日的中國學生，受了孫先生的感動，都傾向黨人，效力革命。

本篇的主角徐錫麟，便是一個留日學生，孫中山先生的信徒，而且做了最早的革命犧牲者。

徐錫麟是當時維新青年中的一個。他很早就受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戊戌變法的失敗，他很覺惋惜。但是他相信埋頭苦幹，在暗地裏布下革命的種子，將來一定可以開出燦爛的花朵。那時的維新派，全認定教育是興國建業的基礎，開辦學校借此宣傳革命的很多。徐錫麟約了同志——同志中有他的表妹秋瑾，在他們的家

鄉浙江省紹興城，開設大通學堂。它表面上是學堂，其實是一個從事革命運動的機關。學校裏的訓練很嚴格，特別注重兵式體操，照徐錫麟的意思，原想養成一批革命健兒。一方面，徐錫麟和他的同志，還聯絡紹興縣一帶，民間秘密的幫會，將來起事時，可以作為基本隊伍。也許他開頭並不怎樣成功，也許他多點閱歷和朋友，徐錫麟又離開他的家鄉和學校，到日本留學去。留學日本，是當時最時髦的事情。

他是一個有志的青年，他想，要挽救積弱的中國，要掙脫滿清的統治，非得武力不可。他得做一個軍人。他決意在日本學陸軍，投考士官學校。因為他的身體不合格，士官學校不能進去，只得退一步，改習警察。好在軍警兩者原很相近的。

他在日本，認識了許多朋友。當時有志的中國青年，在本國沉悶窒塞得受不住，全跑到日本去讀書。未來偉大的革命運動，就萌芽在這批留日的中國青年的身上。徐錫麟有機會跟他們在一起，大家慷慨激昂地談論國事，推翻滿清的心意是更堅決了。然而徐錫麟更高興的，是他的表妹秋瑾，也來到了日本。秋瑾不單是他的親戚，而且也是他的同志。她有學問有見識，是當時女界中難得的人物。她極贊助徐錫麟的事業，勉勵他不屈不撓的努力。他們在閒話中，說到將來回國後，從事革命運動的計劃，真有眉飛色舞之概。然而有一次，徐錫麟在深思之後，却蹙着眉說：「滿清的統治，已經二百幾十年了，可以說是已經根深蒂固了，要把他推翻，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能夠揭竿起義，帶了堂堂正正的隊伍，來驅逐鞑虜，恢復中華，自然更好。萬一機會不能夠如意，我願意犧牲自己，效博浪沙中一椎，能殺做掉一兩個封疆大吏，也可以表顯我們的真精神，給滿清極大的打擊。這樣的犧牲是最值得的。」他頓了一頓，看着秋瑾說：「表妹，這個意思你以為怎樣？」

秋瑾莊嚴地說：「這個意思自然是好極了。我願意做中國的羅蘭夫人和蘇菲亞，雖然我不敢比擬她們倆的偉大。」

徐錫麟說：「捨生取義，我妹跟我是一樣的主意。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人。」

徐錫麟秋瑾和他們的同志回到了中國。中國還是腐敗的滿清政府統治着。

當初上海一班革命者，有光復會的組織，由蔡元培吳敬恆章炳麟幾個人主持。徐錫麟秋瑾和蔡元培是同鄉，也加入了光復會做會員。光復會的宗旨，顧名思義，就是光復漢族的山河。它跟孫中山先生的興中會，同是革命團體，而且還保持接觸。孫先生到日本後，便聯合了光復會和黃克強主持的華興會，組織了中國同盟會——這個中國同盟會，便是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徐錫麟秋瑾等，自然也做了同盟會的會員。

他們分頭去從事革命運動。秋瑾回到紹興去，開設一所女學，名叫大通女學堂，作爲聯絡機關。她自己做了校長。同志陶成章深入民間，約集武義永康東陽各縣的祕密幫會，大家計劃定當，就分頭走了。

徐錫麟想，要舉事如果沒有依靠，那是很困難的。他想弄到一官半職，當作憑藉。他花了一點錢，買到了一個做官的資格；他指定到安徽去就職。目的是安徽的省會安慶發動革命，直取南京，跟浙江方面聯絡。他到了安慶，還懷了一份介紹書，去謁見安徽省的巡撫恩銘。恩銘看過介紹書，一道徐錫麟是在日本學習警察的，他正需要這樣的人才，立刻約他來一談。徐錫麟的樣子不亢不卑，又英俊又恭敬，恩銘先十分中意。說到國家大事，世界局勢，徐錫麟侃侃而談，很清楚地回答恩銘的問題。尤其是他在談話中，流露着對於朝廷的忠義之心，痛罵革命黨人誤國媚外，更使這個滿清籍的巡撫大人欽佩。恩銘最後連連點頭說：「好，徐先生，就請你留在我這裏吧。我正需要你的幫忙。」

因爲徐錫麟是學警察出身，恩銘立刻請他主持安慶的巡警學堂，並籌備陸軍小學。徐錫麟辦事很努力，極得恩銘的器重。徐錫麟還請他的朋友陳伯平馬宗漢等，同到安慶來，幫他一同做事。

恩銘很賞識這個少壯的軍人，他有什麼重要的舉措，總跟徐錫麟商量。徐錫麟對於提拔他的巡撫大人，也顯出赤膽忠心的樣子，好像他給恩銘訓練一批軍警學生，作爲基本隊伍。省會裏的官場中，全知道巡警學堂的

主持者徐錫麟，是恩銘的心腹。有些衙門裏的官僚，看見巡撫大人這麼重用一個新進者，還十分妒忌呢。

徐錫麟努力訓練巡警學堂的學生，其實全不是爲了恩銘，却是另有用意。他要親手造成一批幹部。他和幾個同志，在暗中很活躍。他們跟浙江方面，時常秘密地互通消息。他知道他的表妹秋瑾主持大通女學，聯絡各方面，同志陶成章竺紹康等約集民間的秘密會黨，都是十分順利。徐錫麟很高興。他自己所訓練的巡警學生，在夏間也要畢業，他們全是聽自己指揮的。

忽然浙江方面，送來緊急的消息，說約集會黨的事，因爲有人向官府告密，已經失敗，非但起義全無希望，還怕展轉株連，把一切的秘密洩露出來。徐錫麟得這個報告，頓足長嘆。他苦心經營，全都布置好了，誰知道這麼一個波折，什麼都成泡影；而且安慶的他，和紹興的秋瑾，全在危險中。可是事情緊急，已經沒有遲疑和聯絡的餘地了。徐錫麟抓住最近的一個機會，決意冒險的幹一幹。

最近正有一個好機會。他要給巡警學校，舉行畢業典禮。他想，安慶的各位長官，全被邀請來觀禮，趁此舉事。如果成功呢，占據了省會重地，直指南京，各地的同志，一定紛起響應，給滿清一個重大的打擊。失敗呢，他把生命作賭注，爲國家民族犧牲，也是甘心的。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陳伯平馬宗漢幾個人之後，又是遲疑了一下：「恩銘待我很不錯，我下這麼辣手，人家要說我恩將仇報。……」從書本上看到的豫讓聶政荆軻的故事，突然在他的心頭閃現。他終於咬着牙齒說：「爲了國家民族，我可顧不了他。就這樣決定吧！」

畢業期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有些長官，覺得沒有意思，並不出席。惟有巡撫恩銘，因巡警學堂是他委派徐錫麟辦的，他無論如何，不能不去參加畢業典禮，享受他應得的光榮。他坐在禮堂上，檢閱畢業生的操練。步伐整齊，情形嚴肅，他覺得滿意極了。他回過頭來，想對站在旁邊恭陪的徐錫麟，說幾句嘉勵的話。說時遲，那時快，徐錫麟拔出身邊的手鎗，對着恩銘，「砰砰砰，」一連開了六七鎗。恩銘倒在地上。他的衛兵擁上



來，陳伯平、馬宗漢帶着幾個人，也同時動手。一場大混亂中，巡警學生全喊着：「打倒滿清！革命萬歲！」事變是發生了，有些到場的官吏，在混亂中狼狽地溜走。徐錫麟整理了隊伍，說：「我們去打軍械局去。」

他們占據了軍械局，外面已經給官軍包圍了。於是開始了苦戰。官軍越來越多，學生軍却潰散殆盡，連陳伯平也戰死了。徐錫麟指揮殘部想再衝突，官軍勢大，從四面八方攻入。他來不及脫逃，便被捕獲。

恩銘雖然被刺身死，事變總算不曾擴大，在極短的時間內救平。但是安慶城裏，已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成爲恐怖世界。幾個長官，預備從速了結這案件，免得蔓延。他們會同審訊徐錫麟，要他招供是誰指使的。徐錫麟說：「我爲了國家民族革命，立志驅逐韃虜，還有誰指使我！我既然被擒，拚却一死罷了，何必再株連他人。」

審訊的長官說：「恩巡撫待你如心腹，你親手殺死他，真是太忘恩負義了。」

徐錫麟說：「不錯，恩銘待我很好。對他的待我，只是個人的私事，我殺死他，是爲了整個的國家。我可不能穀以私廢公，所以只得對不住他。」

審判的結果，是不必說的。徐錫麟做了犧牲於滿清魔手的烈士。

徐錫麟失敗後，安慶的長官，立刻密電到他的故鄉浙江去，請趕快搜捕黨人。紹興的知府貴福，得到報告，派兵去搜查大通女學。

當時暑假已經開始，只有極少數的幾個教員和學生留着。秋瑾也在校裏，因爲跟各方面聯絡接洽，少不了她。她還不曾得到徐錫麟舉事和失敗的消息。官軍包圍了學校，把她和幾個員生捉去。可是她們在倉卒之間，已經毀滅了一切證據。搜查的官軍，希望在學校中找到軍火，好定一個私藏軍火密謀叛逆的罪名。結果什麼也沒有搜到，只得押着一千人犯到衙門裏。

秋瑾才知道了徐錫麟已經犧牲。她的心中很傷痛，但是表面上並不露形色。長官們要她承認謀叛；在嚴刑威迫之下，她堅不承認。她已經下了心，願意從徐錫麟於地下，什麼話也不肯說。長官要她寫供詞，她提起筆來，寫了七個字：「秋雨秋風愁煞人。」

雖然誰都知道秋瑾是女革命黨，跟她的表哥徐錫麟是同謀，可是沒有憑證和口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貴福便說在秋瑾的身邊，搜到手鎗一枝，指為凶器，把她判了死刑。

秋瑾被殺於紹興城的軒亭口。因為她是革命黨，親族怕受到牽累，大家都銷聲匿跡。她的尸骸暴露在那裏，沒有誰敢去收葬她。她生前有兩個知己的女友，一個是崇德徐自華，一個是桐城吳芝瑛，却冒了危險，把她收殮，後來還把她葬在杭州西湖的西泠橋畔，築墓立石，給後來的人瞻仰。

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轟轟烈烈的犧牲，傳遍了全國。一些熱血的革命青年，全受到極大的衝動。殺身成仁，捨身取義，這是多麼壯烈的事，這是怎樣值得革命者去效法！接着，各地的革命同志，紛紛乘機起事，暗殺親貴疆吏的義舉，也時有所聞。雖然失敗的居多，但是前仆後繼，再接再厲，蓬勃的革命事業，更表現了壯烈的黨人魂。中華民國終於在黨人魂中誕生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再版

# 俠義的故事

實價金圓五角九分

外加費運匯費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編 著 者 施 瑛

發 行 人 張 靜 江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